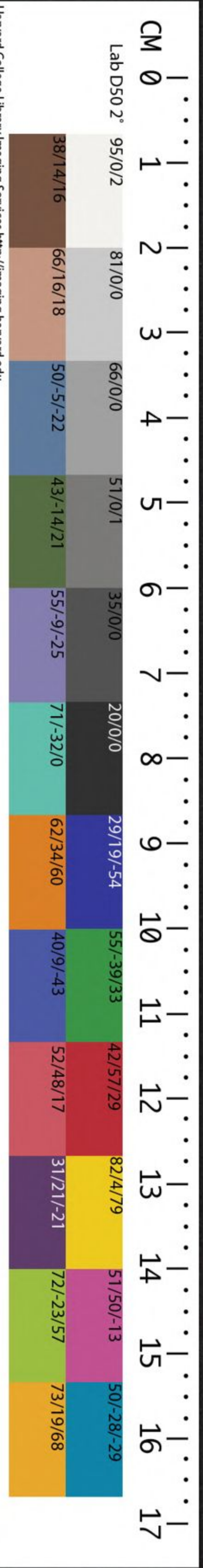


7

ChL 234/2112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SEP 20 1932



周易大全纂卷之六

武林後學倪晉卿伯昭纂

陳經國忠甫

門甥

劉九功維叙

校

三三三坎下
三三三震上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風吉

傳西南坤方坤之體廣大平易當天下之難方解人始離艱苦不

可復以煩苛嚴急治之當濟以寬大簡易乃其宜也如是則人心

懷而安之故利西南湯除桀之罪而以寬治武王誅紂之暴而反

商政皆從寬易也夫天下國家必紀綱法度廢亂而後禍患生聖

人既解其難而安平無事矣則當修治道正紀綱明法度進復先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代明王之治是來復也有攸往謂尚有當解之事也當解而未盡者不旱去則將復盛事之復生者不旱為則將漸大故夙則吉也
附林次崖曰難之既解國家之元氣方復閭閻之生意方蘇正當培養之時必掃去煩苛嚴急而行平易之政可也故利西南若方隅寧謐而無意外之警是无所往也即當來復其所而安靜歸將於朝歸兵於野與斯民相安於無事之天如是則不激變生災蒼生蒙福而吉矣如或事變生於意外是有所往也則當早往早復兵不再籍役不三載
平定之功如是則不養寡釀禍國家治安而吉矣不然天下之
者未瘳傷者未起當無聊困苦之餘上之人又從而促之則
生意其存幾何未有不生事擾民而至於覆國者也○陸斗南曰光武徇河北除莽苛政得西南之義

隴蜀平後不言兵穎川盜起即日討平得來復夙吉之義矣
質庵曰夙字就是來復
靜而能處之以靜因為安止其所動而即歸於靜亦為來復
總是安養天下之意

○彖曰解險以動動
乎險解

傳坎險震動險以動也不險則非難不動則不能出難動而出於險外是免乎險難也故為解

○解利西南往得衆也

註徐進齋曰往得衆指四坤為衆變坤成震九四往趨於西南平易之地則得衆心而無難矣豈非利乎**附**陳天瑞曰卦變三往居四入於坤入坤居西南平易之地也耦畫數多有衆之象也往而居之是當解之時為能處之以平易而不過於嚴刻平易則得

往即往歸
於四往字
衆字作坤
字音得衆
取所行平
易之意非
以得衆為
得民也

衆矣此西南之所以利也

○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

○傳有所為則夙吉也早則往而有功緩則惡滋而害深矣○徐進齋曰乃得中指二蓋天下禍亂已散來則復及於安靜之域不事煩擾此以靜而吉也往有功亦指二謂當時或有未解之難則宜亟往而散之夙則有功此又以速而吉也○丘建安曰大抵處時方平者易緩除惡不盡者易滋聖人於患難方平之際既不欲人以多事自疲又不欲無事自怠也○愚按卦變九二得中是能審時勢酌勞逸與伊息而無好大喜功之心所以來復其所而吉也夫二既以得中而往則謀畫萬全咸中機會既不至於亂亦不至於擾民早往早復而式過之功可建也

○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解之時大矣哉

○傳既明處解之道復言天地之解以見解時之大天地之氣開散

交感而和暢則成雷雨雷雨作而萬物皆生發甲拆天地之功由

解而成故贊解之時大矣○孔王者法天道行寬宥施恩惠養育兆

民至於昆蟲草木乃順解之時與天地合德也○註楊誠齋曰當解

之時如冬閉之久而忽逢春生天地之凝者散雷雨之靜者作萬

物之甲者拆大矣解之時乎○徐進齋曰雷雨作者氣之解也百

果草木皆甲拆者形之解也形隨氣而解則屈者伸鬱者暢生意

流行充周普徧解之時其大矣哉○附蔡虛齋曰甲者萌芽初發之

時尚有所包含而未拆也拆則自甲而暢矣○陳定庵曰人君解

民之難主於靜靜則民安之造化解物之難主於動動則物生之

甲者生意

含於中拆

者生意連

於外甲折

二字平看

不可謂甲

者拆

其用之不同如此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有心悖理為罪無心失理為過

傳赦釋之宥寬之過失則赦之可也罪惡而赦之則非義也故寬

之而已註丘建安曰雷雨交作天地以之而解萬物之屯赦過宥

罪君子以之而解萬民之難○胡雲峰曰雷雨者造化與物更新

之仁也赦過宥罪君子與民更新之仁也附丘瓊山曰當承平之

世赦不可有有則奸宄得志而良民不安處危疑之時赦不可無

無則反側不安而禍熾不解赦過宥罪蓋為難方解時言也○蔡

虛齋曰赦過宥罪者仁也然過則赦之罪則宥而不赦是又裁之

以義也○羅一峰曰過者震動之行赦而縱之罪者坎險之惡宥

而寬之聖人天地之仁也○崔子鍾曰君子於民過則赦之以共

誤也罪但宥之以其故也解者物離舊而更新之時赦宥所以滌

其舊而與之更新也過邪則非仁罪止宥戒則合義○周用齋

曰當蹇之時民遭陷溺○罪過至此則廣布仁恕咸與維新使

有過者得遷善之門有罪者獲更生之慶所以體天地之解而解

兆民之難也

○初六无咎

傳方解之初且安○以休息之附伊繼山曰難既濟矣多事則過

瘁之餘有所不堪失事則廢弛之後有所不振皆不可也初六以

柔在下上有陽剛之應則本之以平和安靜而濟之以果斷剛決

既不生事以自疲亦不失事以自廢何咎之有

○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不重柔一也

秦之際
剛初

亦交相為
與也不以
相濟言

張中溪曰居解之初患難方散之時也而初四相應剛柔交際
以此處解揆之於義自无咎也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

傳九二以陽剛得中之才上應六五之君用於時者也六五以陰
柔居尊位其明易蔽其威易犯其斷不果而易惑小人一近之則
移其心矣二既當用必須能去小人則可以正君心而行其剛中
之道田者去害之事狐者邪媚之獸三狐指卦之三陰時之小人
也獲謂能變化除去之如以之獲狐也獲之則得中直之道乃貞
正而吉也黃矢謂中直也謂邪不去君心一入則中直之道無由
行矣桓敬之不去武三思是也註劉氏彙曰狐者性柔而情狡晝
伏而夜動小人道也附行魯庵曰二有剛中之德而當三陰用事

此傳也
本亦

天詳云無
程傳

之時為能解而去之以杜惑上殘民之禍善類自集而得中行直
道之賢此二之貞也占者此守其貞則朝廷清而天下安矣吉

○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附周用齋曰二得中道則惡不偏舉措自當故能貞而吉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

傳六三陰柔小人宜在下而反居下之上處非其位猶小人宜在

下以負荷而且乘車非其據也必致寇奪之至雖使所為得正亦

可鄙吝也註王臨川曰負者小人之事六小人之材也乘者君子

之器三君子之位也附愚按草昧之時位浮於德者有矣今難之

既解公道昭明君子進而小人退彼無德而竊據高位者何所容

其身執雖得之必失之矣

○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傳負荷之人而且乘載為可醜惡也處非其據德不稱其器則寇戎之致乃已招取將誰咎乎雷氏曰負且乘小人自以為榮而君子所耻故可醜○張中溪曰負敗之人而且乘車處非其據竊位而已亦可醜也寇戎之至自我招之將誰咎乎我指三戎指上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

○傳九四以陽剛之才承六五之君大臣也下與初陰為應居上位而親小人則賢人正士遠矣四能解去初六之陰柔則陽剛君子之朋至而誠合也徐進齋曰朋謂二四與二皆剛故曰朋解之時陽能解陰剛能解柔九四欲解初六在下之陰解而拇也○附蔡虛齋曰初與四皆不得其位而相應胥失之矣然四陽終是善

內類為朋
四與二皆
陽剛君子
四比五二
應五皆
解類之責
者以四指
二亦

解拇車

去而附在骨
內此忍為安
能一噬而吞

類而陰非其類也是初四所當解而四亦庶幾其能解之者故勉之曰若能解去了初則吾善類不招而集矣蓋佞者在朝則賢者在野佞者在野則賢者在朝○林次崖曰大臣義無私交四位大臣與初相應而皆不正有私交之嫌聖人因而致戒蓋規人散私黨而上結於君者與○諸理齋曰四言君子不解善類不來五言君子不解惡類不退君子小人不容並立者也○愚按而汝也不徒曰拇而曰而拇者見其為四之所親也

○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傳四雖陽剛然居陰於正疑不足若復親比小人則其失正必矣故戒必解其拇然後能來君子以其處未當位也附徐魯菴曰初與四皆不得其位而相應應不以正是私情之合而非道義之交

未當位傳
專指四說
最是蓋四
本不正不
解小人則
不能來君

子故戒之
如日

理所當解者也是以使四解之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解謂解去小人曰維者見一解之外無他術也

○傳六五為解之主人君之解也以君子通言之君子所親比者必

君子也所解去者必小人也故君子維有解則吉也小人去則君

子進矣吉孰大焉有孚者世云見驗也可驗之於小人小人之黨

去則是君子能有解也○胡雲峰曰四能解非類之小人可以來

君子五能解同類之小人亦可驗其為君子○丘建安曰險難小

人之為也小人情狀不一狐以言其蠱惑隼以言其鷙害拇以言

其附麗負且乘以言其替竊也聖人於諸爻所以斥六三者已極

其形容矣至此復明以小人斥之以小人者所以顯其罪而

去之也然生天下之難者莫甚於小人而人君能解天下之難者

莫大於君子惟六五之吉得君子以為解難之助此小人之所以

心服而退聽也○林次崖曰五當君位乃與三陰同類則惡心志

蔽主聰妨政害治無所不至故占此爻之君子維能解而去之則

社稷生靈之福也吉然君子之解將何以驗之驗諸小人之退而

已小人若退則吾能為解也若曰吾欲去小人而小人尚在側則

是未嘗解也蓋庸君世主固有外迫公議必欲去小人而內牽私

愛姑飾辭以掩天下之耳目者故聖人開導之如此○張婁東曰

四去小人而君子至五維君子而小人去二者相為去留李絳入

而承瓘去欽若守而寇準任也二爻君臣之位故丁寧焉又曰維

言任君子之專獲言去小人之力

○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此夫子又為易之辭以歌動君子使解乎小人也

附孫質庵曰言君子有解則小人必退此解所以孚於小人也○胡金峯曰漢宣帝不能去恭顯之姦唐文宗不能散牛李之黨失此文之義矣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

傳上六尊高之地而非君位故曰公但據解終而言也隼鷙害之物象為害之小人墉墻内外之限也在墉上離乎内而未去乃害

之堅強者也上居解極解道已至器已成也故能射而獲之既獲

之則天下之患難已盡矣四所不利註張中溪曰公者大臣之稱

即上六也隼者鷙害之禽六三其小人之鷙者乎三負且乘竊據

高位乃高墉也上與三既無應乃其敵也故公用射隼云附蔡

虛齋曰六五言君人之解小人也上六言大臣之解小人也○姚

鳳梧曰三乃在位之權奸必上之得位而有權力者方可解而去

之夫小人既去則可以正君德可以安善類可以奠生靈何往不

利

○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註蔡節齋曰悖逆也解悖謂解三之悖逆而卒得其順也○胡雲

峰曰諸文惟六三為小人之尤悖之一字其惡著矣終論

所曰君子之解也以去小人為功故諸文之義皆去小人也三以

才柔而居下之上處非其任内則樹黨外則致戎小人之標幟也

三之召難非二與上不能解也九二居於中拂士也上六處於外

方鎮也曰獲狐曰射隼則各能勝其任者也四以陽剛處輔弼之

任解難濟險非一人所能勝故必資朋以自助也九二上六其朋

胡云隼指三若以

古者為公當去上六

不可從也

高者於

三取亦

也五履中而應剛有四為之求朋有二上為之除害用人而不自
用者也故惟推誠以結於君子君子既結則能解難而小人亦化
矣君修其德臣尸其功故射隼之事歸之於下而君無與也

三三 兌下 艮上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

註胡雲峰曰損本拂人情之事也損下未必大善而吉未必無過
未必可固守未必可有往惟損其所當損於理可行而下信之則
其占可如此爾附蔡虛齋曰有孚損所當損不妄損也不妄之謂
孚○林次崖曰何謂損所當損國家或不幸天災流行飢饉荐臻
或無之師旅之興國不足用其勢不得不於常數之外取民以自
益是損所當損也如此則民知上之取於下也非得已咸樂供輸

有攸往推
之天下而
皆也一
直一斷該
元吉无咎
本於有孚
可貞利有
又本於元
吉无咎

而事易濟故為大善之吉且揆之於理而無虧求之於心而無愧
上無恃入之貨民無非上之心何咎之有夫損下本非常法權時
用之則可損有孚而元吉无咎則不但權時可用雖常用之可也
言國家不幸遇有此事則此法可用也故曰可貞損本拂人情之
事行之未免傷民君德治道皆有所損本不利於有往也損有孚
而元吉无咎則不傷民不累德不害治决然可行故曰利有攸往

○曷之用二簋可用享曷何也簋盛祭器享謂
祭享不兼煎享言

傳此以享祀言之享祀之禮其文最煩然以誠敬為本故云二簋

可用享註胡雲峰曰上有不得已而損下者非以自奉也損之時
享猶不敢過則所以自奉者可知矣古者享禮陳饋八簋為盛四
簋為中二簋為簡附余四明日損出於不得已也既不得已而損

胡云當損
之時如凶
年最禮之
類不可用
誠敬等語

之亦當不得已而用之故祭祀乃國家大事宜厚而不宜薄惟當損時則雖二簋亦可用享焉蓋禮稱其情則殺禮不為嫌用適其宜則儉用不為固也祭祀尚然則凡百用度之間賓客燕享好用匪頒之類皆在所損可知矣若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則民既窮而歛愈急歛愈急而其用愈不周公私俱困國非其國矣夫豈可哉○孫質庵曰楚築高川屈原以為不時所謂不時者謂其時屈而舉羸也當損之時而不能裁節其用不為時詘舉羸乎故著易之用一句以見斟酌之權

○彖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

謂李隆山曰在下者民之象而在上者君之象也損民益君亦分之常而作易者名之為損蓋損民者乃所以損國故設卦命名深

寓至戒也○張中溪曰損者損下益上之卦自三而上其益在上故曰其道上行道者當然而然之謂以下奉上損實益虛損有餘益不足其道當如是非過損也附蔡虛齋曰下卦上畫之陽如何損上卦上畫之陰如何益曰此從下卦本乾上卦本坤看得是如此損下益上利歸於上也故曰其道上行○林次崖曰損下益上

下損則上亦損故曰其道上行道者損之道也如此道字方認得去傳註蒙引俱作利歸於上說以道為利恐不通

○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刑一簋

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剛柔指卦之上陽三陰而言

傳或損或益或盈或虛惟隨時而已過者損之不及者益之虧者盈之實者虛之與時偕行也註徐進齋曰卦辭曰損有孚象辭曰

損益盈虛
依程傳作
四項看蓋
損益者盈

虛之未定
盈虛者損
益之已成
也中溪謂
損盈益虛
蓋切卦義
耳亦通

損而有孚加一而字其義曉然矣○馮厚齋曰夫剛非當損柔非
當益也損剛益柔有時如此故二簋之享亦當有時如此也損而
不已必虛益而不已必盈○潘氏曰於時為損則享祀何所用哉
曰二簋足矣蓋處損之時則可若處萃之時則大牲矣○張中溪
曰當其可之謂時當損而損時也損其盈者益其虛者適時之宜
與之偕行雖聖人亦不能違乎時也○胡雲峰曰非特二簋之用
有時以卦畫推之損剛益柔有時以天下之理推之凡損益盈虛
皆有時也○孫質庵曰二簋薄物本非祭禮之常特以當損之時
不得不儉耳謂之有時明其不可為常也下以卦畫物理推之所
以發明時字之義剛柔之本不可損益今卦畫之中損陽益陰者
特以剛進而極時趨於損柔退而虛時趨於益故隨其時而有

益耳以至天下事物之理有漸消而損損而不已為虛者有漸長
而益益而不已為盈者要非人力所能為亦理勢之自然而不得
不然耳然則二簋之用亦時焉而已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

註或問忿怒易發難制故曰懲懲是戒於其後慾之起則其微漸

漸到熾處故曰窒窒謂塞於初古人說情竇竇是罅隙消是塞其
罅隙朱子曰懲也不專是戒於後若是怒時也須先懲治他始得
懲者懲於今而戒於後耳窒亦非是真有箇孔穴去塞了但遏絕
之使不行耳○懲忿如摧山窒慾如填壑又曰懲忿如救火窒慾

如防水○楊龜山曰君子之修德可損者莫過於忿慾忿之不懲
必至於遷怒慾之不窒必至於貳過○蔡節齋曰懲止也窒塞也

懲窒工夫
俱在心底
上理會非
徒忿之既
發慾之既
熾而後克
之也謂此
最要細膩

忿則陵物慾則溺已二者皆所當損○丘建安曰忿慾者吾身愛
惡之私皆所當損也然懲忿易窒慾難蓋忿屬陽其發也氣勢暴
湧如山之突兀人皆知之故懲之易慾屬陰其溺人也如水之浸
淫泯無痕迹使人不覺陷其中而不能出故窒之難懲忿惟用心
之剛者即能制之窒慾不惟用剛非見理之精未易察也附羅一
峰曰忿氣之起如山必懲而平之慾心之深如澤必窒而塞之○
余四明曰中和以養其心平易以養其氣或致戒於私忿未萌之
先或強制於客氣方張之頃懲忿也主敬以清其心養靜以定其
志內妄除而不開其端外誘屏而不導其流窒慾也忿而懲之身
非無忿也所忿者皆義理之勇矣慾而窒之身非無慾也所欲者
皆天理之正矣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

此當與四
爻參看作
損大臣之
疾上說初
四只言上
下不可說
君臣

傳初以陽剛應於四四以陰柔居上位賴初之益者也故初當酌
度其宜而損已以益之過與不及皆不可也註吳臨川曰已止也
事所作爲之事也初在下當止其所作爲之事而速往以益四也
居下者不當有爲以其有餘之才補益在上已損而上益此處
之道也故无咎附孫質庵曰酌損之要在未仕時先酌量彼己若
已往則無及矣初與四爲應不往而益之非義也然往而不以義
自裁或恐未信而諫以數而踈故再言酌損之欲其知所以益上
且知所以自處也後有立談之間而遽爲人痛哭殆不知酌損之
義者○愚按已事之事非進修之事只是舍己爲人公爾忘私之
意酌其淺深初與四相與之淺深所謂信而後諫者是也或謂淺

深字是借說酌損是法言異言當隨時上下也亦通酌字在端字上來聖人既云端字恐人一於往而不量彼已故又云酌字以曉之見忠與智之當無盡也

○象曰已事遄往尚合志也尚指六四

○傳四賴於初初益於四與上合志也註游廣平日四之志欲損其疾而初遄往使遄有喜焉故曰尚合志也○附程竹山曰志之合者四求初也志苟不合不可往矣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

○傳弗損益之不自損其剛貞則能益其上乃益之也若失其剛貞而用柔說適足以損之而已非損已而益上也附蔡虛齋曰桐江一絲扶漢九鼎節義之有益於人國也固如此○徐魯庵曰九二

務是以事功益上主於進者二建以節義益上主於退者

依傳之說

此文諸講俱以隱逸之士言然二與五正應本有君臣之分以九二為幽人覺不謂伊說是

剛中志在自守本能貞者也故占者守貞不仕乃為可貴苟妄有所行則降志辱身而得善矣然君子之於天下豈必往而後有益於上哉亦惟固守此正不自貶損則上啟尊德之心下抑奔馳之俗其為益也多矣○伊繼山曰此文玩本義不肯妄進句非不進而遯世者凡居下位而以節操自持不肯苟於進者皆是正如汲黯謫居河東終身不遷畧無求進之意然當時節義所著孰謂無益也

○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爲志也 **志字就是貞**

○傳九居二非正也而得中為善若志存乎中則自正矣大率中重於正中則正矣正不必中也能守中則有益於上矣附徐龜吾曰利貞有守定也中以爲志即九二剛中是也志定而守斯定矣

中以爲志有不肯以彼易此之意作原起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上一則字重

傳三人謂下三陽上三陰三陽同行則損九三以益上三陰同行

則損上六以為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也上以柔易剛而謂之損但

言其減一耳上與三雖本相應由二爻升降而一卦皆成兩相與

也初二二陽四五二陰同德相比三與上應皆兩相與則其志專

皆為得其友也三雖與四相比然異體而應上非同行者也三人

則損一人一人則得其友蓋天下無不二者一與二相對待生生

之本也三則餘而當損矣此損益之大義也註朱子曰三人行損

一人一人行得其友一陽上去換得一陰來伊川就六爻上說得

好○丘建安曰下體之乾三陽並進三人行也九三一爻損而上

之三人行則損一人也九三上而為上則上六下而為三

蔡云凡以兩致一者皆一陰一陽也以初

二言初陽而二陰以

四五言四陰而五陽

初傳謂初二為陽四

五為陰皆

六言恐非

為公本意

此本程傳以六爻說謂六爻各以兩相與

合一人行則得其友也○胡雲峰曰損以三之損而名故於此爻

極論損之精義三人行而損一人兩也一人行而得其友亦兩也

天地間陰陽剛柔鬼神造化之類皆兩而已本義兩相與則專又

曰戒古者當致一一則一陰一陽之謂也各致其一則為兩矣附

蔡虛齋曰下卦本三陽也上卦本坤三陰也三則雜而亂矣惟

乾之一陽上往坤之一陰下來則初與二四與五以比而相與三

與上以應而相與而各得以致一矣相比者各居其所相應者一

往一來○愚按此文四句當緊緊相承說切不可對謂同類之中

而有異類之雜是三人行也三人同行則情意不專當損去一人

一人既行則兩情相合必得其友而相與矣三兩字不必拘凡異

類者便是三同類者便是兩

○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

傳三人行則疑所與矣理當損去其一人損其餘也註張中溪曰夫一陰一陽之謂道首參之以三則疑心生焉此聖人因一人之行而得致一之理也附孫質庵曰損一人於三人之中益恐三則雜而亂其勢必至於相疑故去其異所以致其同也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

使設使也遄速也與初遄字相應

傳初之益四損其柔而益之以剛損其不善也故曰損其疾損其不善惟使之遄速則有喜而无咎人之損過惟患不速速則不致於深過為可喜也註楊氏曰物不得剛柔之中者俱謂之疾六四以柔居柔偏乎柔者之疾也得初九之陽以為應損其疾者也○張中溪曰初言遄往四言使遄蓋初之遄實四有以使之也○胡

本云損其疾非初損四之疾乃因初之益而自損其疾也觀本義以字可見

雲峰曰初方已其事而速於益四四以初之陽剛而損其陰柔之疾惟速則有喜不然彼方汲汲此乃悠悠非受益之道也附林次

崖曰救過之道當如救焚拯溺若因循怠惰終不能矯偏而歸之正必也書而有為夜而計過速以圖之則雖柔必強疾可去而有

喜矣○羅一峰曰遄往勸初之益四遄喜幸四之受益

○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

註游廣平曰有疾初無可喜因人而去之故曰亦可喜也附寧春溪曰純乎陽剛而無陰柔之疾固為可喜今有是疾而賴人以去之則變不美之質以為美矣亦可喜也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 玩弗克違便作亨福

傳六五於損時以中順居尊位虛其中以應乎二之剛陽是人君

此爻據損下益上當

作貢賦諒
玩本義虛
甲受此用
作受天下
之善諒為
是

能虛中自損以順從在下之譽也能如是天下孰不損已自盡以
益之註蔡節齋曰弗克違者不求而必至之意○胡雲峰曰益不
可以有心想惟不知其益之所自來而有不能辭者有德而自然
益之者也龜為大寶或益之以此其益也大矣然五有柔順虛中
之德未嘗求此益非五有柔順虛中之德亦莫能受此益○徐進
齋曰兩貝為朋朋直二百一十六元龜十朋直二千一百六十也
附伊繼山曰六五柔順虛中以居尊位是能純心以用賢者
當損之時受天下之益凡內自臣工外及黎庶靡不各
其發於衆心之誠有若或益之十朋之龜不得而辭者如此月
道得而治化行人心歸而天命眷吉孰大焉○蘇紫溪曰苑書以
善人為寶齊威以四臣為寶十朋之龜信非賢人不足以當之也

○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上上

附姚鳳梧曰五有柔順虛中之德克享天心而天佑之故能受天
下之益而得元吉也惟德動天惟天助順天人相與之際其不爽
如此不重以人驗天意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傳得臣謂得人心歸服无家謂無有遠近内外之限也註朱子曰

得臣有家其所得也小矣无家則可見其大○胡雲峰曰惠而不
費其惠也廣故得臣无家其得也大附蔡虛齋曰弗損益之以制

田里教樹畜為言不切正如漢文帝承高惠豐積之後而屢下賜
民田租之詔此固所謂貞也所謂惠而不費也○徐魯菴曰上九
當損之時居卦之上始以不足而損人終以有餘而自損者也然

得臣无家
雖自惠而
不費說然
亦本貞字
來况貞是
弗損益之
裏面事非
兩件事也

居上而益下則但因其所利寬其所徵而已不必損己以益人也如是乃可塞已責而慰民望故无咎然不以正則事雖公而意實私非王道矣故又當存公平正大之體而無違道干譽之私然後道為盡善法可常行因能得人之歸而無内外遠近之間也

○象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傳居上不損下而反益之是君子大得其志也君子之志惟在益於人而已**附**程竹山曰損己益人則所及有限而難久弗損益之則無一夫不彼其澤其道大行君子樂之故曰大得志也**總論附**蘇紫溪曰損者損下益上之謂也自下而言則過往之勤勞勛彰矣利貞之守節義植矣三人之損朋黨杜矣何也求其有益於吾君吾國也自上而言則損疾之喜資直諫也十朋之龜屈群策也

大字從弗
損字說來
片是人歸
而本於天
與上是得
臣而因以
得志皆君
道之益也

弗損之益也休澤也何也君受其益於臣而民亦資益於君也夫損益之幾微矣損乎此則益乎彼其應不可與也

三三 震下巽上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註李隆山曰損卦先在下本乾體天下富實之象也乾陽在下損

乾之九三以益坤於上則是損下之陽實以益上之陰虛者也益

卦巽在上本乾體朝廷富實之象也乾陽在上損乾之九四以益

坤於下則是損上之陽實以益下之陰虛者也下富實而上虛弱

則損下以益上上富實而下虛弱則損上而益下上下相交而更

為損益其道一也而損下益上則謂之損損上益下則謂之益何

也蓋肥已瘠人者民貧而已無所寄已雖瘠而天下肥者民樂而

君亦無憂故損下以自益君子以為自損自損以益下君子以為自益也○張中溪曰此卦下體本坤上體本乾損乾下爻以益坤下爻其益在下故曰益處益之時無所不利以行則利往以濟則利涉也○胡雲峰曰他卦言利往者不言利涉益兼之蓋益以興利也○附孫質庵曰卦體二五中正有善益之道故利有攸往卦象二體皆木有濟險之具故利涉大川攸往如制田里教樹畜之謂涉川如恤鰥寡慈孤弱疲癯殘疾各得其所之謂隨時常變無所不利益下之事備矣

○彖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

○註胡雲峰曰損其道上行益其道大光損益皆以道言後世以聚歛培克為損下益上者非道也况損下之道僅可上行益下之道

圖去靈峰
論道字雖
有哉規然
非本義

大而且光釋彖之旨深矣哉○附林次崖曰損上益下看來與損上九一般皆在制民常產之外如山林川澤之利捐以予民蠲民田租之類不然說不得損上○孫質庵曰卦體損上益下則是君能自損以益民民之被其澤而說者自無疆限之可言矣然上之所損以益下者實自上而究於下恩由上出澤自君推非徒為一切轉移之術而姑為益下之名者也此其恩惠廣大真有覆冒宇宙昭格上下者此民悅之所以无疆也夫以君益民民之益也民悅道光則君之益亦多矣故名為益○程竹山曰自上下下雖生於損上益下一句然又見其有廣被極到意故曰大光利歸於下故民悅無遠弗届故道光

○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本道乃行

有慶即利
往乃行即
利涉益道
之善也曰
中正曰木
道道所
以善也

傳五以剛陽中正居尊位二復以中正應之是以中正之道益天下天下受其福慶也註朱子曰巽為木是卦中取象震為木乃東方屬木五行之木也附徐魯庵曰益下之道惟中正為盡善卦體二五中正則君臣同德而凡所以益下者莫不出於存主之公講求之密故往以益人而民受其福也○盧中庵曰木道本卦象說在卦象為木道在人事則為益道木道乃行則是濟險有具而益道為大行矣○陳紫峰曰宋神宗與王安石非不欲益下也特所行不中正故不利耳

○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傳為益之道其動巽順於理則其益日進廣大無有疆限也天道資始地道生物天施地生化育萬物其益可謂无方矣方所也无

動字不可
全輕順字
解巽字不
盡巽順也
入也謂依
理而做又
做得潛心
懇到也

謂廣大無窮極也天地之益萬物豈有窮際乎註蔡節齋曰无疆以悠久言无方以廣大言附蔡虛齋曰凡益之道二句謂凡其時之當益無有不益者如動而能巽時當益也則日進无疆矣天施地生時亦當益也則其益無方矣以此推之凡一切益道莫不與時偕行也時者理之宜而已矣○林次崖曰動進為也巽入也動而巽是有所進為而潛心懇到以入之必當於理而後已如是則理為吾得日增月益而不可量矣故進无疆○孫質菴曰盈天地間不過氣化人事之推遷而其自消而息自屈而伸自虛而盈者皆謂之益然皆出於理勢之自然而非人力所能為者先時求益固不得過時求益亦不能此隨時之益所以通於萬事萬物而莫能違也益道其天非卦之體德所能盡故又推廣言之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傳風烈則雷迅雷激則風怒二物相益者也君子觀風雷相益之象而求益於己為益之道無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也見善能遷則可以盡天下之善有過能改則無過矣益於人者無大於是註朱子曰遷善當如風之速改過當如雷之猛又曰風是一箇急底物見人之善已將不及遷之如風之急雷是一箇勇決底物已有過便斷然改之如雷之勇決不容有此子遲緩○胡雲峰曰雷與風自有相益之勢速於遷善則過當其真決於改過則善當益純是遷善改過又自有相益之功也附錄次崖曰見善則遷未必有過也特見彼之善有勝於己則遷徙而從之有過則改是有過失直須更改也○盧中菴曰先之以咄咄驗繼之以擴之皆遷善事

凡雷益之反

先之以悔悟繼之以懲創皆改過事○孫質庵曰遷善所以存天理改過所以遏人欲此為學大益且理欲本相乘除去得一分人欲便存得一分天理又交相益者也

○初九利用為大作元吉无咎

傳初九震動之主剛陽之盛者也居益之時其才足以益物雖居至下而上有六四之應在下者得在上者從之則宜以其道輔於上作大益天下之事利用為大作也居下而得上之用以行其志必須所為大善而吉則无過咎蓋在至下而當大任小善不足以稱也註馮氏曰益爻用亨帝用凶事用遷國皆大有作為之事故曰益以興利附錄呂涇野曰元吉者何言天下之大謀非好名也任天下之大事非利己也○甯春溪曰此文當以布衣看蓋已仕在

厚乎只是君
中只是臣
周公負康也
是

下而受上之益可以隨其職之卑小以盡職圖報何以云不可徒
然無所報効耶只是為布衣而受土顧問親禮束帛蒲輪之益者
然既不欲仕不可徒然無所報効故利用大建明於上於以敷陳
王道極言時政以少答君上之殊渥也然此重大之事乃宰相之
職非布衣之分必使所建明者務加持重謹畏周悉萬全真足以
安邦致治然後可塞其妄陳冒言之咎也○愚按此文當說以位
卑者言不知卑官受上之益不過金帛之類若以為爵祿之益則
又臣子本等職分不可謂之益也况抱閔擊柝皆有當職以賜於
上如何教他利用大作看來審說亦是

○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傳在下者本不當處厚事厚事重天之事也當大事必能濟大事

而致元吉乃為无咎能致元吉則在上者任之為知人已當之為
勝任不然則上下皆有咎也附愚按一可以大作者益下之時而不
可厚事者居下之分時在而分不在故必元吉然後无咎也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末貞吉王用亨于帝吉

十朋之益
是人臣受
君之寵不
可依程傳
作受善說

傳六二處中正而體柔順有虛中之象人處中正之道虛其中以

求益而能順從天下孰不願告而益之夫滿則不受虛則來物理
自然也故或有可益之事則衆朋助而益之然而質本陰柔故戒
在常末貞固則吉也王用亨于帝吉如二之虛中而能末貞用以
享上帝猶當獲吉况與人接物其意有不通乎求益於人有不應

乎註胡雲峰曰損九五受下之益益六二亦受上之益五元吉二

必末貞而後吉位有剛柔之殊分有君臣之異也附蔡虛齋曰此

爻以下受上之益王者無上宜於此文無所用矣然以王對上帝則王又為下故曰王用享于帝吉是亦居下而受上之益也然皆必有所以受益者帝無常享享於克誠虛中處下亦誠德也故享帝吉○蔡晉江曰此可見柔順之德非惟宜於臣而亦宜於君以順受福非惟報於君而亦報於天也○徐魯菴曰六二虛中處下以當益時孚誠謙遜以事其君者也故能獲上而受其益名位寵祿群然並至雖欲辭之而不可得可謂善矣然以陰柔不能固守故又戒以常永此德守而勿失然後君寵不衰能保其益而吉也

○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

附蔡虛齋曰自外來者不求而自至之辭也二虛中處下所謂謙受益也故曰或益之要之只是受上之益○胡姚江曰所謂或益

一說言以物益之者

是自意料之外而來也

之者何也蓋以有求而益則其益有方矣六二有虛中之德則雖不求益而益自外至故其所益者多而無定主也○蘇紫溪曰益曰或益以見益之不可窮來自外來以見來之無所真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傳圭者通信之物凡祭祀朝聘用圭王所以通達誠信也有孚誠

三受十朋之益而求貞則其道可通於天三受凶事之益而孚中則其道可通於君

而得中道則能使上信之是猶告公用圭也註胡雲峰曰下三爻皆當益下之時而受上之益者也三處多凶之地益之以凶事者困心衡慮乃所以增益其所不能也如此可以无咎附蔡虛齋曰益用凶事者上之責望我也有孚中行者所以應其責望之意也告公用圭者所以慰其責望之意也此只據理言受上人凶

事之益者當如此○陰柔不中不正正是不能有孚中行也上之

人益用凶事者正欲其有孚中行也有孚中行蓋謂制行處事有誠心而得其中耳有孚只在中行上見不必謂有孚指心中行指事○徐魯菴曰益用凶事者投之艱阻以抑其銳實之盤錯以深其謀也无咎者諳練久而義理精閱歷深而知識廣向之不善庶可因此而去也○愚按告公用圭非是有孚中行了把此去陳於君前只是盡其道於已使名譽自然上達以慰吾君責望之心便猶告公而用圭以通信者然

固學考者固有之德

○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云固其本有也主益之者言

附徐魯庵曰降衷秉彜人所本有特以溺於安樂而或失之益用凶事欲其震動修省於拂鬱之中而固其所本有者非棄之也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為依遷國

益下為心就合于中行不必分為三事為依字不甚重然亦不可少

註徐進齋曰四居近君之位必得中道而行則告諸公上而見從

况四與初為往來之交四有上遷之象遷國順下而動也而利於

用者為依衆心之所欲雖遷徙國都之大事亦可成功而致益矣

○張中溪曰初本坤體而上遷於四有遷國之象依依五也以四

依五是以柔附剛以弱附強得所依矣用之遷國何往不利○楊

誠齋曰周遷依晉鄭刑遷依齊許遷依楚皆弱故也若盤庚之遷

亳高祖之遷長安光武之遷洛何依人之有附蔡虛齋曰國者宗

廟社稷之所在百官萬姓之所居宜乎不可遷矣而至於遷者要

在於益下耳如太王遷岐曰君子不以養人者害人盤庚遷亳曰

視民利用遷可見天下事如果有益雖國亦可遷今六四以益下

為心則可為依以遷國矣九四居大臣之位蓋主張欲遷者○盧

古言其益

行期于中
心而拘執
于國六

中庵曰六四以輔治為責而有益下之心者也故戒之曰能以益下為心而發之謀猷者順天理合人情切時事補國體揆之中道而無不合以是入告爾后后必信其言而無柄鑿之憂且為國特患無益下之心耳能如此則雖為依遷國亦未嘗不利也蓋一時雖有煩擾之病終獲安靜之休矣○蘇紫溪曰中行只是因勢處宜各得其當意蓋益下之事原非一端有利於昔而不利於今有利於此而不利於彼故必參而酌之量度取中方為得益下之宜也○愚按告公從上之人信之也利用句極言益下之利於有為是下之人信之也不可平對

○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

○傳告公而獲從者告之以益天下之志也志苟在於益天下上必

信而從之○附姜鳳阿曰所告所從者何事乎蓋遷國之事也遷國者不以利已惟欲益民此所以告公而從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

○傳五剛陽中正居尊位而中心至誠在惠无血於物其至善大吉不

問可知有孚惠我德人君至誠益於天下上下之人無不至誠爰

戴以君之德澤為恩惠也註胡雲峰曰益莫大于信惠莫大于心

有孚惠心上有信以益下也有孚惠我德下有德信以益上也言

惠不言益益之大者也○附蔡虛齋曰出於我而歸於彼之謂惠惠

心上惠下之心也惠我德下惠我之德也而其所惠者皆有孚也

上感而下應也○有孚之施於下者在上則為心自下之受此施

者則為德實非有二也○陳紫峰曰有孚惠心謂人君發政施仁

此文當依
程傳本九
五德位說
勿問元吉
是決之之
辭有孚惠
我德是申
其所以勿
問元吉也

以惠乎下者一出于真心實意而無一毫之虛假也如是則不閉而元吉可必矣何也君民一體感應一機上既有孚誠惠下之心則下必懽忻愛戴而樂於供貢服役亦有孚誠以惠我之德矣○姚鳳梧曰感恩已思圖報而况惠出真心則民亦真心愛主以我之德為惠矣惠我德即所謂民說无疆其道大光也此所謂元吉也

○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志謂益下之志
○傳人君有至誠惠益天下之心其元吉不假言也故云勿問之矣天下至誠懷五德以為惠是其道大行人君之志得矣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傳利者衆人所同欲也專欲益己其害大矣欲之甚則昏蔽而

恒只豈人情物理

義理求之極則侵奪而致仇怨故夫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九以剛而求益之極衆人所共惡故無益之者而或攻擊之矣立心勿恒凶聖人戒人存心不可專利云註朱子曰或擊之言非但一人擊之也勿字是不字非禁止之辭○胡雲峰曰五之吉由中心之有孚上之凶由立心之勿恒吉凶之道孰有不自心生者附蔡虛齋曰陽性務進况居益極益不已貪而無厭者也求益不已便是立心不恒凶即莫益之或擊之也○于孔安曰恒謂有常久之德求之有道取之有節乃為常久之德反是則見擊而凶矣

○象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註胡雲峰曰二不求益而或益之自外來也上求益而或擊之亦自外來也嗚呼是孰有以來之哉附蔡虛齋曰偏辭對寃言之看

同云損上九損極而益極而凶

損益盈虛
聖人之情也

非上九之偏辭也是說聖人係此句且偏就其求益一端而云未
及究言其弊也○林性之曰欲利者人之同情然貪得之禍甚大
求益不已豈特莫益之而已哉謂之莫益者猶從其求益云云然
擊而必曰或者蓋其志在求益出于意料之外也總論附胡金峰
曰益為損上益下以益民為義也六爻五為誠心益下之君二為
虛中受益之臣初受益而當圖報效者三受不益之益而當求感
孚者四則心乎益下而隨在可通上則求益不已而人莫之與此
可見孚中乃受益之原而君之益乎臣臣之益乎君無非為民也
○蘇紫溪曰致益固難保益尤難是故大作之用勵其志也未貞
之吉堅其守也有孚中行練其材也有孚中志心降其感也此君臣
相為維持以保其益於不替者也不然一有求益之心而或擊隨

之終將歸於損矣益其可恃乎哉

三三乾下
兌上

○夫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傳五陽在下長而將極一陰在上消而將盡衆陽上進決去一陰

所以為夫小人方盛之時故含晦俟時漸圖消之道今既小人

衰微君子道盛當顯行之於公朝使人明知善惡故云揚于王庭

孚誠意也號者命衆之辭君子之道雖盛而不敢忘戒備故至誠

以命衆使知尚有危道雖以此之甚盛決彼之甚衰必有戒懼之

心則無患也○君子之治小人以其不善也必以己之善道勝之

故聖人誅亂必先修己舜之敷文德是也告自邑先自治也以衆

陽之盛決一陰力固有餘然不可極其剛至於太過不利即戎也

告自邑與
不利即戎
一意作一
正一反說

利有攸往
本上文來
程傳卑說
文是一義

卽從也從戎尚武也利有攸往陽雖盛未極乎上陰雖微猶有未
去是小人尚有存者君子之道有未至也故宜進而往也註丘建
安曰不利即戎言君子不當專尚威力以勝小人蓋君子之勝小
人固自有道若徒以力角力則君子未必有加於小人而適以敗
天下事耳此聖人所以深戒也○胡雲峰曰夬以五陽去一陰亦
易易耳而彖爲危懼儆戒之辭不一蓋必揚于王庭使小人之罪
明以至誠呼號其衆使君子之類合不可以小人之衰而遂安肆
也有危道焉不可以君子之盛而事威武也有自治之道焉必如
是乃利有攸往聖人爲君子謀至矣於剝見剝一陽之易於夬見
夬一陰之難君子難進易退小人易進難退故也爲君子者安可
以易心處之也附蔡虛齋曰揚于王庭聲彼之罪也孚號集已

之也然君子之防小人常踈而小人之伺君子常密故彼罪雖
著吾力雖齊尚有危厲不可安肆也且無諸已而後非諸人以力
服人者非心服也故又當自治而不可專尚威武也如是則所以
去之者有辭所以制之者無隙小人可得而夬而所往自利矣○
胡氏曰小人之罪不明無以喻天下而服其心君子之黨不合無
以弼吾躬而奪其勢私邑不治已不正矣專尚威武則疾之已甚
易以生亂故繫辭如此則夬陰之道備矣然後利於勇往以夬之
也○林次崖曰夬小人非衆力不克衆力非孚號不齊若陳平交
歡周勃以誅諸呂狄仁傑密約五王以去二張得孚號之義矣
○彖曰夬夬也剛夬柔也健而說夬而和

健而說以
卦德言而

註吳臨川曰夬雖以五陽夬去一陰然不可恃陽之盛而過於猛

人事在其
中決而和
是贊辭決
指卦名和
字通承健
說

上是決小
人之德此
是決小人
之道

卦德內健而外說健說相濟則其決陰也無不及亦無過故和
者無過不及之中也附孫質庵曰卦有健說之德則以之決小人
也既不緩治以失其機亦不輕動以激其變不猛不縱不激不隨
所以決小人者得中道矣不其和乎

○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乎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
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傳柔雖消矣然居五剛之上猶為乘陵之象陰而乘陽非理之甚
君子勢既足以去之當顯揚其非於王朝大庭使衆知善惡也盡
誠信以命其衆而知有危懼則君子之道乃無虞而光也又當
先自治不宜專尚剛武即戎則所尚乃至窮極矣註徐氏曰君
子自治甚嚴治人甚寬固不為疾惡之已甚未嘗容惡而不去也

玩乃字則
往字有工
夫

俾小人自知惡大罪積不可久居其上而甘心於退屈也戎剛從
而決之則不勞餘力一決而為乾矣若虞朝之去四凶周室之誅
三監藹藹賢才之盛無復貞勝之憂是得決之義也後世衆賢在
位得時得君其始未嘗不欲去小人以除君側之惡大抵不知夫
夫之義而勇於一決機失事敗禍亂相尋卒貽君子之害而家國
從之者何可勝數可不戒哉附林次崖曰剛長乃終此見小人有
垂盡之勢攸往之所以利也○徐貞吾曰柔乘五剛踰節凌分慢
上暴下便是小人之罪此揚于王庭以斥之也既曰乎號君子之
勢已集而又曰危厲者蓋小人之禍不測必危厲以處之則謀出
萬全而決小人之道乃光也既曰告自邑君子之身已正而又曰
不利即戎者蓋惟理可以服人苟專尚威武則疾之已甚亂也必

一說剛長
乃終言小
人之黨類
已盡而終
於此所謂
終不可長
也不可謂
陽道終於
此

取困窮矣剛長乃終謂剛復一長則為純乾陽道已終君子滿朝

無一小人之阻矣往何不利耶未二句一直說下蓋快之之辭也

○愚按復一陽臨二陽泰三陽長而未盛未可謂之終今五陽盛

長至於乾為陽之終也故聖人於復之利有攸往則釋之曰剛長

以復為一陽方復之初所以原其始也於夫之利有攸往則釋之

曰剛長乃終以夫乃五陽盛長之時所以要其終也

○象曰澤上於天夫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祿忌澤也德即祿也

○李隆山曰居者積而不流之謂○胡雲峰曰居德則忌程傳居

德謂安處其德則約也忌防也以爲約立防禁則與潰決之意相

妨王弼作明忌非也諸家以爲居其德而不決則忌然大象例無

及辭本義缺之爲是附蔡虛齋曰水性潤下澤上於天其勢必潰

決而散漫於下夫之象也施祿及下其澤四布而周徧潰決之意也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爲往前字是活字前其此即先人而行也

傳夫之時而往往決也故以勝言九居初而壯於進躁動者也

故有不勝之戒陰雖將盡而已之躁動自宜有不勝之咎不計彼

也註蔡節齋曰壯者決之勇也○潘氏曰初九在四陽之下首以

剛進壯于前趾也陰居高位而初欲決之猶布衣論權臣不量力

之甚往則不勝其咎宜也○胡雲峰曰夫五陽一陰君子豈不足

以勝小人然居下而早用其壯固自有不勝之理不可不戒勝在

往前可必其往往而不勝故戒其往附蔡虛齋曰壯固非所任者

况居下而任壯乎居下任壯則所謂揚庭乎號告自邑者或不暇

顧而即戎則有之矣宜其往不勝也其不勝者自爲不勝也故曰

馬云往不
勝爲咎者
言若往而
不勝則爲
往其非言
其不勝也

爲咎明非時勢之不利也○林次崖曰君子之去小人事成則以爲功不成則禍及身而國亦隨之適是以爲過而已若杜喬李固之於漢李訓鄭注之於唐是也初之不勝不足哀其志之不就直當謂其事之不減也故曰往不勝爲咎

○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傳人之行必度其事可爲然後決之則無過矣理不能勝而且往其咎可知註張中溪曰陰居高位而初欲決之往必不勝徒取咎耳知其不勝而且往焉能无咎乎○楊誠齋曰勝在往先者勝往在勝先者負况不勝在往先者乎故周公言往不勝而仲尼斷之曰不勝而往咎也○胡潛齋曰京房欲去恭顯而卒困於恭顯劉蕡欲去宦官而卒困於宦官皆不勝而往之咎也附虛中菴曰

而往與爻辭似畧不同彼以專言道夫來也此以理言據夫來也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

○傳君子決小人不可忘戒備而二處中居柔不爲過剛能知戒備處夫之至善也內懷兢惕而外嚴誠號雖莫夜有兵戎亦可勿恤矣註楊誠齋曰此狄仁傑從容存唐之事也附薛畏齋曰夫之時五陽雖在內而二不敢恃一陰雖在外而二不敢忽惟兢惕以警已心號呼以協兵力則自治有道而外患非所憂矣

○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註張中溪曰寇至而勿憂以九二得處中之道而不忘戒備故也附愚按得中道只是謀爲持重區畫精詳所以防備之者有其道

也重自治嚴密一邊與決而和不同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

○註朱子曰君子之去小人不必悻悻然見於面目至於遇雨而爲所濡濕雖爲衆陽所愠然志在決陰必能終去小人故亦可得无咎也蓋九三雖與上六爲應而實以剛居剛有能決之象故壯于頄則有凶而和柔以去之乃无咎○王童溪曰壯于頄聖人戒剛也居乾健之極而疾惡之心見於顏色此凶之道也何也小人我疑也小人我疑君子之禍至矣○胡雲峯曰當衆陽之冲而獨應乎陰不能不爲陰所濡不能不爲陽所愠矣然君子者果能決其決不牽於私應則雖遇雨若濡有愠而猶可以无咎蓋其勢不能不合於上六而其心能決於去之也○附蔡虛齋曰君子之決小人

不必怒氣悻悻顧其本心何如耳本心果是要決小人則雖暫與之合而爲善類之愠終必能決之而无咎不愈於壯頄而有凶乎此所以貴於決而和也○嶠之必爲晉室去敷此其夬夬之志也方其爲敷司馬深結錢鳳時進密謀若誠心爲之宣力者自君子之不察者觀之能無疑乎是爲獨行遇雨若濡有愠也然卒遂其志功在晉室則其无咎又不足言矣○盧中庵曰此文是言有決小人之心者不可不善其決之道如剛壯見於面目而使小人無容身之地決陰非不嚴也特速小人之禍而已故凶誠有決之心不爲他私愛所係則雖不得已外僞與小人合好受他滋潤而爲君子所愠然却是弛小人之備拊小人之背而斃之之道也故終必能決去之而吾之心事暴白於天下矣○孫質菴曰夬夬

是我的心若濡是我的迹有愠者以迹而疑之也曰无咎則心果能决而迹不得以累之矣始之愠又何足言

○象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

附林次崖曰終无咎則知暫時不免有咎也所謂若濡有愠是也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次且是不

傳九四以陽居陰剛决不足欲止則衆陽並進於下勢不得安猶

臀傷而居不能安也欲行則君柔失其剛壯不能強進故其行次

且也註李西溪曰四與上六同在君側位望已重無意除亂欲止

則衆陽並進於下勢不得安故臀无膚欲往則與上同事心不能

斷故其行次且四若能牽引群陽以進則悔可亡然四不中正非

能决者雖聞此言亦必不信鄭東谷曰羊之性狠居前而力挽

李註以牽羊為牽引群陽而進之本義不

之則忿而不行却行而使之先則行矣切雲峯曰聞言不信者

蓋如牽羊則悔亡而九剛必無下人之志聞牽羊之言當信而四

柔必無克己之功附蔡虛齋曰首二句危之之辭為其不知牽羊

之術也牽羊句教之之辭轉危為安之道也聞言句策其不能信

所以激勵之使必信也林性之曰九四是才弱而志剛者也志

剛則不肯自安欲與衆陽競進才弱則不能自遂終必見泥而不

進進退兩難其悔可知矣

○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附胡一川曰聞言不信者以其好進之心勝有以蔽其本心之明

是其聰之不明也若明者則知其言之有理而信之矣

○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

中川者五
身上着兩鈔
也所記告自邑

註丘建安曰三五皆稱夫夫者蓋三應上五比上皆當決柔之任
故欲其決而又決而不係累於柔也又皆以剛居剛亦有夫夫之
義附林次崖曰五為決之主其義不可不決而五為陽爻又庶幾
其能決者故聖人教之如此○孫質庵曰五近於上是以人君而
親近小人殆不能無比昵之私陰邪之累矣故象如其陸夫夫中
行正所謂健而說決而和者蓋牽於私者或係而不能決果於決
者或激而傷於暴故必夫夫中行而後為決之善也

○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註朱子曰中未光也言事雖正而意潛有所係吝流注不斷皆意
不誠之本也○胡雲峰曰三與上應三健體也健於決之終可无
咎五與上比皆說體也事雖正而意有所係故於中道未得為光

大也附施達泉曰此夫子誅心之論也人心惟無欲方為光明五
於小人特屈於義之不可而後去之則其繫戀之情猶有潛伏於
中而未能脫然無累者中心未得為光明也

○上六无號終有凶

終窮身剛長
乃終三和五

傳陽長將極陰消將盡獨一陰處窮極之地是眾君子得時決去

危極之小人也其勢必須消盡故云无號終凶註胡雲峰曰九二

陽號呼眾陽也上六一陰何所號哉終凶而已附薛畏齋曰夫之

時群陽在內同德相與而上六獨以陰柔說體居卦之外誤言令

色以求說於人而人莫之信也號人不從用說不已必有惑世誣

民之誅終必決而去之故終有凶共堯三苗之類當此占矣○周

用齋曰謂之終有凶者見小人始雖播惡於眾而終為君子所決

去則其所以得志於一時者竟何益哉

○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以終字与文終字相應*

傳小入之道既已窮極自然消亡豈復能長久乎雖號咷無以為也故云終不可長也 總論 附陸婁東曰大抵下三爻乾體純剛又與陰遠故戒其過而取其中四五爻兌體少剛又與陰比故四次且而五未光也○周用齋曰君子於小人理不可不決而決又不可不和故初則壯趾而有凶三則壯頰而有凶決而不和者也四則欲決而不能故曰次且而教以牽羊之術五則能決而不力故曰莫陸而勉以中行之善求其決而能和者惟九二之惕號近之

三三 異下 乾上

○姤女壯勿用取女

註邵子曰復次剥明治生於亂乎姤次夬明亂生於治乎時哉時哉未有剥而不復夬而不姤者○朱子曰不是說陰漸長為女壯乃是一陰遇五陽○張中溪曰一陰方決於上而一陰已生於下陽不擬陰之來而與之邂逅故名曰姤自姤以往為遯為否為觀為剝為坤比皆初六之為也非女壯而何女壯則男弱故以勿用取女戒之也○楊誠齋曰陰陽之相為消長如循環然當一陽之生也聖人未敢為君子而喜必曰朋來无咎言一陽未易勝五陰也當一陰之生也聖人已為君子而憂遽曰女壯言一陰已有敵五陽之志也既曰女壯又曰勿用取女申戒五陽以勿輕一陰之微而親暱之也 附孫質菴曰聖人好陽惡陰欲治惡亂故一陽始生則曰復若期而至也一陰始生則曰姤謂不期而來也一陰而遇

五陽寡能敵衆是壯盛能加害於陽也勿用取女以去害也蓋小
人害正君子引而用之是自貽其害也寇萊公之於丁謂有明鑒
矣曰女壯者惡其盛曰勿用者嚴其防

○彖曰姤遇也柔遇剛也

○註李元量曰夬之一陰不為主者陰往而窮也故曰剛決柔姤之
五陽不為主者陰來而信也故曰柔遇剛是姤主陰遇陽而為言
也○附馮文所曰陽來為復內之也陰生為遇外之也

○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

長字宜讀上声

○附姚鳳梧曰言小人害正不可與其事取而用之是自貽伊戚之
故曰勿用取女其源也

○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

此與下條
乃于卦中
別取一義
而為姤之
最善者也

○傳陰始生於下與陽相遇天地相遇也天地相遇則化育庶類萬
物章明也○註李隆山曰一陰之生是為五月五月在辰為午南離
之光所照耀者也萬物相見乎離而蕃衍乎大夏非品物咸章而
何○附蔡虛齋曰此以陰陽之不可相無者言若女壯是以淑慝之
分言也○胡姚江曰天地相遇謂當純陽用事之時而卒與陰遇
也不可以陽降陰升言蓋陰陽升降乃泰之時非姤之時也况相
交與相遇亦不同相交者陽感陰應而相遇者非感應之時而卒
然相遇者也

○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

○註蔡節齋曰中正五也以剛明之才遇中正之位也○吳臨川曰
卦之一陰遇五陽乃陰始生而消陽之卦然九五剛中正君尊位

一說中正
亦指德言
遇者乃適
其宜之謂

現九五小象亦有理

故彖辭雖慮小者之始生而勢漸盛又喜大者之居尊而道得行亦扶陽抑陰之意也附晏雲石曰大行以治化言不可謂道之行

○姤之時義大矣哉

此句承卦名來朱錄是承上兩條說

註朱子曰上面說天地相遇剛遇中正正是好時節而不好之漸已生於微矣故當謹於此○胡雲峯曰柔遇剛遇之不善者也別取一義曰天地相遇曰剛遇中正遇之善者也姤之時義大矣哉非替遇之大也一陰之生雖微可慮者大也衆君子在上忽有一小人長於下幾微之際大可慮也故聖人謹之附程竹山曰雖微必盛盛不可為矣聖人所謹慮之於早也慮之於早勿用取女焉耳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君方

誥告也

註趙氏曰天下有風與風行地上義頗同姤為太虛之風自上而下觀為地上之風旁行而遍歷太虛之風吹號萬籟后之誥命象之○張中溪曰風者天之號令所以鼓舞萬物命者君之號令所以鼓舞萬民風自天而下無物不遇而君之命令實似之人君尊居九重與下民本無相遇之理惟王言一布則萬民爭先快觀莫不鼓舞於其下而君民之心始遇矣○李氏開曰天子曰元后諸侯曰群后一國天下皆可言四方附羅一峯曰風徧乎天下風與物遇矣命徧乎四方君與民遇矣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

程傳係于金柅作君于止小人說又是

傳一陰始生則長而漸盛制之當於其微而未盛之時止之以金柅而又繫之止之固也固止使不得進則陽剛貞正之道吉也使

之進往則漸盛而害於陽是見凶也羸豕孚蹢躅言羸弱之豕雖未能強猛然其中心在乎躑躅跳躑也陰微而在下可謂羸矣然其中心常在乎消陽也防於微則無能為矣註丘建安曰姤之所以為姤者在此一爻一陰始生非以金柅繫之則柔道何所牽制而不敢進雖然一陰方生其勢漸長終有不容過者繫之正所以防之也○胡雲峰曰繫于金柅非有以繫之也一陰之柔能自繫於五陽之下而不進是之謂靜正而吉也動而進則見凶矣一動一靜分而為一吉一凶之上使小人自擇焉附蔡虛齋曰見凶不必說到獲貞則凶自失所覆處蓋是時一陰方微而君子之勢猶盛故自止為利不止則禍矣○孫質菴曰一以禍福喻小人恐其肆害於君子一以後患儆君子恐其受害於小人

○象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傳牽引而進也陰始生而漸進柔道方牽也繫之于金柅所以止其進也附林次崖曰人進當相牽故以進為牽也○周用齋曰小人依阿澗恣其其如體最易牽引故曰柔道牽也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賓者對主之稱指眾陽而言

以賓作眾曰未也

不利賓他
身我們作
对

傳二與初密比相遇者也相遇之道主於專一一則雜矣包者菴裏也魚陰物之美者陽之於陰其所悅美故取魚象二於初若能固畜之如包苴之有魚則於遇為无咎矣賓外來者也不利賓也苴之魚豈能及賓謂不可更及外人也註張中溪曰魚指初六初與四為正應魚本四之有也今九二先與初遇以陽納陰包而有之則二為主而四為賓矣此豈四之利乎故曰不利賓○胡雲峰

曰剝五陰曰貫魚始一陰故但曰魚包如包直之包容之於內而
制之使不得逸於外也二與初遇制之猶可以无咎若不制而使
遇於衆始之有魚將爲剝之貫魚矣吁可畏哉附林性之曰二與
初遇是小人在統馭之中我得以制之也制之在已庶躡躡之撈
可消故无咎設或不制而使得時位以遇於衆則機會一夫爲害
百端必不利矣○林次崖曰丁謂爲寇準拂鬚時包有魚也準不
能制及從而進之卒之身且不保昧於不利賓之義矣

○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附林次崖曰義字有味蓋以制陰之責責君子也○程竹山曰義
不及賓者宜早制也及賓則已遲矣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

蔡云不安
不進二句
通承不遇
无應言不
必分

附蔡虛齋曰居不安只是欲進行不進又是不能進也欲進而
不能進者性躁而勢孤也凡得於陰者往往亦失於陰故小畜九三
卒致說輻之虞而兌之九五不免乎剝之厲今雖孤危亦時之不
遇耳與孽自己致者異矣故无大咎

○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附伊繼山曰上下皆無所遇是以孤立無助而行未進也

○九四包无魚起凶

傳四與初爲正應當相遇者也而初已遇於二矣失其所遇猶包
之无魚也四當始遇之時居上位而失其下下之離由已之失德
也爲上而下離必有凶變起者將生之謂民心既離難將作矣附
周用齋曰一陰柔也自九二視之則爲害正之邪而欲其遠之自

九四視之則為所御之民而欲其近之易爻之惟其時物如此

○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

註朱子曰陽在上為君陰在下為民○胡雲峯曰易象或以陰為小人或以為民以為小人遠之可也以為民民不可遠也

○九五以把包瓜含章有隕自天包是要包籠範圍使不至于溢潰之意

註朱子曰有隕自天言能回造化則陽氣復自天而隕復生上來

都換了這時節○張中溪曰有隕自天猶碩果不食而剝落復生

此言陰陽升降消長循環之理也○胡雲峯曰二視初為魚五視

初為瓜魚與瓜皆陰物之美者魚之餒瓜之潰必自內始二與初

遇故包有魚五與初無相遇之道猶以高大之把而欲包在地之

瓜也有隕自天始其可將轉而為復乎○蔡虛齋曰以把包瓜志

包瓜則是以葉包裹之而防其潰也程傳為是

欲勝之也含章度不可勝而自守也有隕自天過則行矣○含章

者非避陰也靜以制陰也是用意周密不動声色而自有以消患

於未萌也○陳紫峰曰狄仁傑所以反周為唐者得含章之道也

漢黨錮諸賢不知此道故至於敗○愚按有隕自天不期之辭謂

衰者修而盛消者修而長依舊又是陽明世界若自天而降也本

無條有非謂本無君子也小人退則君子進此理間不容息若本

無而條有者耳

○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附愚按五有中正之德則其充養粹器量宏固不亟於取勝亦不

怒於幾微夫是以能含章以制陰也其曰有隕自天者蓋陰陽迭

勝天運自然五知陽無終盡之理心心念念不舍乎天命而必欲

志不舍命也

靜以回之此所以有自天之福也若作順天說是不違非不舍也

○上九如其角吝无咎

傳以剛居上故以角為象人之相遇由降屈以相從和順以相接

故能合也上九高亢而剛極人誰與之註胡雲峰曰遇本非正不

遇不足為過咎也○李隆山以上九當遇之時巍然在上剛亢絕

物雖無所合而亦不近陰邪可無意外之患附陳紫峰曰謂之姤

其角者不問其所當遇與否皆不與之遇也不遇其所當遇固為

孤立而可羞不遇其所不當遇則亦無所傷而无咎矣

○象曰如其角上窮吝也無遇便是窮

傳以剛極居高而求遇不亦難乎註趙氏曰三重剛不中上以剛

居一卦之極故厲而吝然皆无咎者以陰不相遇不與其進也

論附蘇紫溪曰陰之遇也是天地間之不可有者也其隱憂甚深

其遺孽甚遠而聖人於此亦有戚然不勝其危者故隱其義於取

象之間而深其防於命辭之際自卦言之則於女為壯自初言之

則於豕為羸壯可畏也羸不可忽也自二視之則為魚自五視之

則為瓜瓜可包也魚不可使遇於眾也至於三之次且上之姤角

邈然一無遇於世而猶命之曰无咎若曰此猶愈於小人之遇者

也茲其不獲已之心哉

三三坤下
三三兌上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傳天下萃合人心總攝眾志之道非一其至大莫過於宗廟故王

者萃天下之道至於有廟則萃道之至也天下之聚必得大人以

禮夫人只
就人聚說
不必依程
傳魚事聚
財聚說

卦辭都從
聚之一字
來作四項
說利見大
人利貞是
一串意

治之人聚則亂物聚則爭事聚則紊非大人治之則萃所以致爭
亂也萃以不正則人聚為苟合財聚為悖入安得亨乎故利貞萃
者豐厚之時也其用宜稱故用大牲吉不能有為者力之不足也
當萃之時故利有攸往大凡興工立事貴得可為之時萃而後用
動而有裕天理然也註胡雲峰曰彖五句各是一事本義以為皆
占吉而有戒之辭益言萃之時如是則亨且利否則不亨不利如
是則吉否則不吉也附蔡虛齋曰王假有廟是有事於廟也廟本
聚祖考精神所在子孫之假之也又必先聚已之精神乃可以往
聚之是王假有廟為聚已之精神設也重在已上物既聚所以主
宰是物者非大人不能不見大人則物之聚者又將渙亂無統安
得亨乎故必見大人方亨然所聚不正則衆之聚為苟合如是而

欲仗大人以致事可乎用大牲吉苟非時物之聚胡可得也故曰
大牲必聚而後有於以見用二簋非吝也時乎無也用大牲非吝
也時乎有也有則用無則止此亦見戒意聚則可以有所往者正
語成器而後動者也凡事豫則立徒手舉事鮮有能濟者然萃而
不往則亦徒聚而已非易之道也○伊繼山曰利貞如漢高撫
運光武中興而能委心以從之者即為正也○施達泉曰卦辭舊
以四項平說南京程式則以事神事君二項立說謂格廟以事神
見大人以事君用大牲承假廟來攸往承見大人來上下聯續着
二說俱通但見大人程式專指君子與舊說泛指衆人者為不同耳
○彖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

順以說君
民之情聚

傳上說而下順為上以說道使民而順於人心下說上之政念而

也剛中而
應君臣之
情聚也

順從於上也註張中溪曰上有剛中之主而下得柔中之應此君
臣聚會之際也

○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
往順天命也

聚已之精
神猶在致
孝享之前
致孝享正
是假廟時
事

傳萃之時見大人則能事蓋聚以正道也見大人則其聚以正道
得其正則亨矣用大牲以享祀而言豐聚之時交於物者當厚稱
其宜也物聚而力贍乃可以有為故利有攸往皆天理然也故云
順天命也註吳臨川曰物聚人聚則祭者宜盛居者宜往此皆順
天道之本然也附林次崖曰孝享是一串語人之享祖考皆其孝
心所形故謂享為孝享猶思親曰孝思也致即致敬之致猶云行
孝享○姚鳳梧曰利見大人亨言其所聚者乃分與義之當然非

以植黨非以懷私也如張良之從沛公亦是以正而聚者後來功
成志遂便是得亨○大牲必聚而後可用不然是為尚侈靡不可
用也學術必聚而後可往不然是為急事功不可往也以此為順
天命蓋天命是天理之當然時而已矣時乎當豐則豐者即為順
時乎當往則往者即為順蓋順時所以順天命也

○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觀其所聚
泛說不指
上文

傳天地之化育萬物之生成凡有者皆聚也故觀其所以聚則天
地萬物之情可見矣註徐進齋曰天地萬物高下散殊咸則見其
情之通恒則見其情之久萃則見其情之同附伊繼山曰陽唱陰
和乾施坤承天地之情一聚也形受氣感聲應氣求萬物之情一
聚也

○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傳衆聚則有爭物聚則有奪大率既聚則多故矣故觀萃象而除

治戎器用戒備於不虞除謂簡治也去弊惡也註張中溪曰兌澤

之水。上於坤地之上。有散而方聚之象。水聚而不防則潰。衆聚而

不防則亂。除者去舊取新之謂。戎器久則必弊。當簡治而除其弊

壞也。○胡雲峰曰戒不虞者防民之聚者有時而亂也。○丘建安

曰天生五材誰能去兵用兵亂也去兵亦亂也君子當萃聚之世

而除戎器非右武也特戒不虞而已如秦王之銷鋒鏑鑄金人李

唐之議銷兵則非謂之除戎器漢武席文景富庶之極至窮兵黷

武以事四夷又豈戒不虞之義乎附伊繼山曰衆聚則爭物聚則

亂當萃之時袞亂所伏可不預為之備乎於是修其戎器聚之武

備則萃可以長保矣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為笑勿恤往无咎

○傳初與四為正應本有孚以相從者也然當萃時三陰聚處柔無

守正之節捨正應而從其類乃有孚而不終也乃亂惑亂其心也

乃萃與其同類聚也初若守正不從號呼以求正應則一握笑之

矣一握俗語一團也謂衆以為笑也若能勿恤而往從剛陽之正

應則無過咎不然則入小人之群矣附蔡虛齋曰有孚不終乃亂

乃萃正以其恤衆笑而苟且與比者聚也勿恤而往則非惟無妄

聚之愆而又得所聚之正矣故无咎初六本是妄聚者聖人特為

反正之術以戒占者耳○林次崖曰初從九四而二陰笑之者所

謂初六也

姚云中溪此語亦巧但時說俱主澤潤上行萬物長養上有出萃之象與此不同

謂邪人亦指正人為邪也。○盧中菴曰：乃亂乃萃，還頂有孚不終，蓋惟應四之誠不終，故心志惑亂，遇聚遂萃也。○孫質菴曰：勿恤而往者，正以見人言不足恤，而守正之不可不堅也。

○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傳：其心志為同類所惑亂，故乃萃於群陰也。○附：蔡晉江曰：乃亂乃萃者，其志自亂，中無定主也。故君子先定志。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傳：引者相牽也。人之交相求則合，相待則離。二與五為正應，當萃者也。而相遠又在群陰之間，必相牽引則得其萃矣。五居尊位，有中正之德，二亦以中正之道往與之萃，乃君臣和合也。其所共致，豈可量也。是以吉而无咎也。孚，信之在中也。禴，祭之簡薄者也。非

引字程傳
六二引五說
虛齋語萃
連二陰以
萃于五蓋
從小許也

薄而祭不尚備物，直以誠意交於神明也。孚乃者，謂有其孚則不用文飾也。上下相聚而尚飾焉，是未誠也。蓋其中實者不假飾於外用禴之義也。○註：馮厚齋曰：二與五為正應，引初六六三以萃於五為得君臣之大義，故吉而无咎。○丘建安曰：君臣相孚之後，上下皆以誠實相與，不尚虛文，猶用薄祭亦可薦之於神明矣。苟未孚而用禴，則非所利也。○朱漢上曰：禴，夏祭以聲為主，祭之薄也。

○附：徐貞吾曰：本義雜於二陰，雜字是不好字，而舊說引二陰以萃於五，非是。如關羽在曹卻張遼而不背先主是也。牽引與遇主于菴同意，言二雜於二陰之間，古雖不能無疑，我則委曲牽引以萃之也。孚乃利用禴者，蓋臣之於君素不相入者，則其感之也難。

引其私交

以為公用

今二五相應孚之至也。有此孚誠則不必於煩文縟節而自有以

獲人君知遇之隆矣於此尤見牽引之非難也○愚按卦用大牲吉而二乃利用禴者君道隆故隨時以盡物臣道殺惟竭誠以相孚也

○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中處正是多

傳二五雖正應然冥處有間乃當萃而未合者也今能相引而萃則吉而无咎以其有中正之德未遽至改變也變則不相引矣附沈翼亭曰謂二柔上應不為二陰變亂也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傳三陰柔不中正之人也求萃於人而人莫與求四則非其正應又非其類是以不正為四所棄也與二則二自以中正應五是以不正為二所不與也故欲萃如則為人棄絕而嗟如上下皆不與

求萃于近
依傳謂四
與二或云
觀本義近
捨不正之
強援只就
四說為是

无所利也惟往而從上六則得其萃而无咎然而小吝何也三始求萃於四與二不獲而後往從上六人之動為如此雖得所求可可小吝吝也註胡雲峯曰號與嗟皆上兌口之象號可无咎嗟何所利必不得已惟往從上六則亦可以无咎耳又曰小吝者以別物之往无咎也初往從四四其應也故无咎三往從上上非應也故雖无咎而小吝附蔡虛齋曰陰柔不中正而求萃則無以取重於人上無應與而始求萃則無端而自往故人莫之與而其萃也嗟如嗟如者不得故嗟也然上下俱六雖無相偶之機而三之與上實有相應之分往而從之庶得上之受而无咎耳然困然後往則是窮來歸出於不得已而非其夙心復得陰極無位之爻縱與之萃亦何足以伸其願哉然以理論之畢竟是吾正應小吝所

*本義此句
寫刑爻之
位乎*

周易大...

四十五

不恤也所恤者其見不早耳

○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傳上居柔說之極三往而无咎者上六巽順而受之也附林次崖曰上巽謂上從上六也夫子言此正緣六三既無正應恐人不知所往為誰故言此以明六三之往即上六而非他也

○九四大吉无咎

傳四當萃時上比九五之君得君臣之聚也下比群陰得下民之聚也得上下之聚可謂善矣然四以陽居陰非正也雖得上下之聚必得大吉然後无咎夫上下之聚固有不由正道而得者如齊之陳恒魯之季氏是也然得為大吉乎得為无咎乎註張中溪曰四處近君之位應初比二皆有求萃於四之意然四以陽居陰位

則不當以臣得民聚不以正必得盡善乃無僭竊之咎否則強君在上威權太逼未有不召釁產禍者九四可以戒矣○胡雲峯曰五曰萃有位以見四之萃非有位者也無尊位而得衆心非大吉安能无咎附房氏曰大吉謂匪躬盡瘁始終無玷可免專民之咎有謂立大功可免咎者非也若然則竇憲何以伏誅耶

○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傳以其位之不當疑其所為未能盡善故云必得大吉然後為无咎也註郭白雲曰四得上下之聚而非君位故不當也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

傳九五以陽剛居尊位稱其位矣為有其位矣得中正之道無過咎也如是而有不信而未歸者則當自及以修其元永貞之德則

傳辭彙

匪孚要旨

得活

匪孚以下
依程傳就
九五說下
不過設詞
耳蓋有德
是自已事
信孚是在
人事自吉
固有有德
若尊而人
未盡信服
者但要益
加自反耳

無思不服而悔亡矣元未貞者君之德民所歸也故萃天下之道
在修德以來之如苗民逆命帝乃誕敷文德是已所謂德元未貞
之道也元而恒求貞固則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思不服矣乃無
匪孚而其悔亡也所謂悔志之未光心之未慊也註或問九五以
陽剛中正居尊位安得又有未孚朱子曰此言有位而無德則雖
萃而不能使人信故人有不信當修其元未貞之德而後悔亡也
○馮縉雲曰卦二陽爻所以聚衆陰也九四臣位九五之位則君
也故九五之萃為有位以四之位不當萃也附徐貞吾曰元未貞
總是一箇仁未是仁之不息貞是仁之不雜○愚按九五以陽剛
中正居尊位是有元求貞之德而無忝厥位者也故人無不孚然
此自其萃道之常言之耳設或大順之中猶有未孚者則是吾德

猶有未至也故當益修其元未貞之德元未貞之德即所謂陽
中正也如此則又何不孚之有匪孚即后夫之類也

○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傳王者之志必欲誠信著於天下有感必通含生之類莫不懷歸
若尚有匪孚是其志之未光大也附蘇紫溪曰觀此可以得堯舜
猶病之心伊尹納溝之耻矣

○上六齎咨涕洟无咎

註馮縉雲曰齎咨嘆也涕洟悲泣也○鄭氏曰自目曰涕自鼻曰

洟附徐魯菴曰上六處萃之終萃極而反散者也加之陰柔則才
弱無位則望輕以是求萃必不得矣故當操心危慮患深齎咨涕
洟以自戒懼則雖不得萃猶可自保而无咎也

周易卷六
○象曰齋咨涕洟未安上也

傳六之涕洟蓋不安於處上也陰而居上孤處無與既非其據豈能安乎註張中溪曰五為萃主而上乘之故其心憂懼未敢自安於上也附徐魯菴曰得萃則安上六求萃不得故未安於上也論附馮文所曰萃之為卦二陽相比而群陰萃之君臣合德萬物極盛之時也然而聖人不以此自喜也故於陰之求萃也以傾邪為戒陽之主萃也以強亢為戒者懼盛聚之易耗是所以能保其萃也嗚呼保天下之萃者非大法小廉君明臣良不萃也二之引吉四之大吉大小協恭也二以孚為利五以匪孚為戒君相合德也萃天下者其時哉

三三巽下
三三坤上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元亨泛言下乃其實也見大人南征皆升意勿恤吉皆元亨意是兩平說小註則以南征根見大人來
註張中溪曰升進也升而上之則有大通之理是以元亨大人二也用見五應之也勿恤勿勞憂恤也南征前進也二能前進以應乎五則吉矣○胡雲峯曰易以陽為大凡言大者皆陽爻也此卦用見大人六五見九二之大人也六五能下應九二之剛中則不必憂而有前進之吉附盧中菴曰南征有前進向上之義仕而有為也不與見大人一樣蓋進而見君則蒙其知遇而無見摧之憂進而有為則殊勲可集而無不竟之嗟也故曰勿恤又曰吉

○彖曰柔以時升九子貴剛惟進升利柔

註張中溪曰柔指六四柔本居三進而為四自下升上時焉而已故曰柔以時升附胡一川曰柔字輕即六四也重在時字時謂當

二項之串

時字生于柔

升之時言升不驟升以時而升不先不後適得其可也故謂之升

○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

附姚鳳梧曰內巽是深潛縝密之人非欲速躁進者外順是又能從容審圖非冒時干進者皆可升之德也剛中而應是剛毅正直之臣遇明揚汲引之主又可升之會也其德與機會皆利於升是以大亨

○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傳凡升之道用巽順剛中之道以見大人必遂其升遂其升則已之福慶而福慶及物也南人之所向南征謂前進也前進則遂其升而得行其志是以吉也附倪宗正曰慶者幸其道之所以行也得君則道賴以行而其慶以得志者期其道之所以行也身出則

見大人南征有本巽順剛中說者蓋據程得也

道在必行而其志以遂是大人者操福之主南征者行志之階也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傳善不積不足以成名學業之充實道德之崇高皆由積累而至

積小所以成高大升之義也註朱子曰樹木之生日月滋長若一

日不長便將枯瘁便是生理不接學者之於學不可一日少懈大

抵德須日日要進若一日不進便退也○胡雲峯曰木之生也一

日不長則枯德之進也一息不慎則退必念念謹審事事謹審其

德積小高大當如木之升矣附陳氏彥直曰靜存動察便是慎字

意積一理而至於萬理之兼備積一善而至於萬善之純全便是

積小以高大意

○初六允升大吉

慎者修謹之謂所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是也工夫全在順德內皆以積小為工夫則順德虛了

姜云九升
本義以為
信能升胡
氏以為二
三二陽信
尚還照解
初信二為
是

傳允者信從也初之柔巽惟信從於二信二而從之同升乃大吉也註潘氏曰初六陰柔在下無應於上本不能升密近九二剛中之臣陰陽志合而相允九二援而升之所以大吉賢者在下而無與非遇特達之知何以自奮哉附蔡虛齋曰初六之才似不能升以其當升時而能從陽也故二陽挈之而拔茅連茹其升必矣大吉即是允升

○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附馮文所曰初之允升信於二也二之用禴孚於五也信於剛則不為援孚於柔則不為允小臣行志大臣納約無不順也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

傳五雖陰柔然居尊位二雖剛陽事上者也當內存至誠不專外

心之决程
傳就既道

言則是誠
意交孚而
後可以有
為意

飾故曰利用禴自古剛強之臣事柔弱之君未有不為矯飾者也禴祭之簡質者也云孚乃謂既孚乃宜不用文飾專以其誠感通於上也如是則得无咎註吳臨川曰二剛中而應五然五柔未易遂孚故必待誠孚於五而後用禴則上不疑其簡故无咎

○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傳二能以孚誠事上則不惟為臣之道无咎而已可以行剛中之道澤及天下是有喜也註丘建安曰九二雖不言升而上下既已

交孚豈惟无咎且有升進之喜也

○九三升虛邑

註胡雲峯曰九三進臨坤陰如入無人之邑其升如此之易者剛正故也附孫質菴曰三以陽剛之才當可進之時而又上臨於坤

愚見此六不
必主仕進談以
進德說

有喜在得
君行道
上說

其勢易入故其升也沛然南征之利如虛邑然可為吾道幸矣

○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疑疑阻也

附伊繼山曰九三陽剛當升時則經綸有術際會有機是以前進而無疑碍也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

註徐進齋曰王蓋指文王而言六四坤體本順又以柔居柔順之至也以順道而升此岐之王業所以亨也故有吉而无咎或曰升卦二四不言升何也曰五君位也二應五大臣也四承五近臣也其位不可升也升則疑於五而有逼上之嫌矣故在二言亨在四言順其義可槩見也○朱子曰王亨于岐山與亨于西山只是說祭山川○問升何以取祭祀意曰人積其誠意以事鬼神有升而

王祭祀虎

一說臣道

說謂積誠

意以感君

心則吉眷

蓋隆而居

或疑愧也

上通之義附徐魯菴曰六四以柔居柔升於坤體是積其誠意以

上升者也以是誠意享于岐山則福祿可綏濟慢可免矣本義云

義見隨卦彼取隨之極此取順之至故皆可用享也

○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附胡金峯曰此當就臣道說觀本義曰有登進於山之象不曰義

而曰象亦可見矣順順德也事即升也以此順德而上事其君即

謂以順而升也升字要說得活

○六五貞吉升階

註朱子曰此謂有其位必當有其德若無其德則雖有升階之象

而不足以升矣○張中溪曰坤為土故曰階附胡一川曰觀未錄

則升階只言其居位之易但九五已居位不可更說升尊位了蓋

天位不可虛居惟有德者居之則位可以長守而居之不難矣所謂履帝位而不疚者此也故曰升階或就治道上說升謂升斯世於大猷也亦通

○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附胡一川曰行道濟時君子之本心貞吉升階則其道大行無一夫不被其澤而疇昔之所願欲者遂矣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

傳六以陰居升之極昏冥於升知進而不知止者也其為不明甚矣然求升不已之心有時而用於貞正而當不息之事則為宜矣君子於貞正之德終日乾乾自強不息者也以小人貪求無已之心移於進德則何善如之註張中丞曰貞而不息則利不貞而不

息則何利之有若能以升位之心而移之於升德則無不利矣附蔡虛齋曰冥升是據上六才質言也利于不息之貞是為占者設一變化之術也君子為善惟日不足小人為不善惟日不足冥升與不息之貞之謂也○徐魯菴曰貞謂正道乃人所當力行固守而不可息者故曰不息之貞

○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不富破冥升之象

傳昏冥於升極上而不知已 惟有消亡豈復有加益也不富無

復增益也註郭白雲曰消息一理息則富而消則不富也總論註

丘建安曰以六爻言六五為升之主下四爻則皆來升者也初三於五非近非應無嫌於五故初允升三升虛邑蓋可升而升者也九二應五則礙而不得進六四近五則進而不敢逼是知不可升

天位不可虛居惟有德者居之則位可以長守而居之不難矣所謂履帝位而不疚者此也故曰升階或就治道上說升謂升斯世於大猷也亦通

○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附胡一川曰行道濟時君子之本心貞吉升階則其道大行無一夫不被其澤而疇昔之所願欲者遂矣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

傳六以陰居升之極昏冥於升知進而不知止者也其為不明甚矣然求升不已之心有時而用於真正而當不息之事則為宜矣君子於真正之德終日乾乾自強不息者也以小人貪求無已之心移於進德則何善如之註張中丞曰貞而不息則利不貞而不

息則何利之有若能以升位之心而移之於升德則無不利矣蔡虛齋曰冥升是據上六才質言也利于不息之貞是為占者設一變化之術也君子為善惟日不足小人為不善惟日不足冥升與不息之貞之謂也○徐魯菴曰貞謂正道乃人所當力行固守而不可息者故曰不息之貞

○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不富破冥升之象

傳昏冥於升極上而不知已 惟有消亡豈復有加益也不富無

復增益也註郭白雲曰消息一理息則富而消則不富也總論註

丘建安曰以六爻言六五為升之主下四爻則皆來升者也初三於五非近非應無嫌於五故初九升三升虛邑蓋可升而升者也九二應五則礙而不得進六四近五則進而不敢逼是知不可升

而不升者也故二爻不言升上處窮極之地不當升而猶升焉
則是冥升而已矣

三三坎下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亨有戒意
貞承亨未
吾即亨貞
咎即不亨
貞也

註胡雲峰曰蹇能止則知足以避需不陷則義無所窮困之為卦
上下三剛皆掩於柔窮而無所容所以為困也然處坎之險不失
兌之說時雖困而道則亨身雖困而心則亨也處困能亨則得其
貞貞由於亨也曰貞又曰大人者困而能亨是為真正之大人非
不正之小人所能也有言不信又戒處坎之險不可尚兌之口也
○徐進齋曰處困之時當務晦默尚口多言人誰信之困且窮而
已故戒附伊繼山曰有言不信泛戒人之處困者困而有言意欲

資口說以求免耳此其不能亨而失其貞也亦甚矣曰不信者益
以困也○陳紫峰曰亦有不當晦默者當言即言以及於禍則身
死而心不死亦所謂困而亨也

○彖曰困剛揜也

傳卦所以為困以剛為柔所掩蔽也陷於下而揜於上所以困也
陷亦揜也剛陽君子而為陰柔小人所揜蔽君子之道困窒之時也
○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惟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
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險以說是在人事上
就卦德說去只是一
意其惟君子乎正起

傳下險而上說為處險而能說雖在困窮艱險之中樂天安義自
得其說樂也時雖困也處不失義則其道自亨困而不失其所亨
也能如是者其惟君子乎困而能貞大人所以吉也蓋其以剛中

下文二句
君子即大
人也剛中
義含貞
程內

之道也五與二是也非剛中則遇困而失其正矣當困而言人所
不信欲以口免困乃所以致窮也以說處困故有尚口之戒註揚
誠齋曰坎一陽陷二陰之中兌一陰蔽二陽之上皆剛揜於柔也
剛揜於柔君子揜於小人能不困乎然困而亨何也亨不於其身
於其心不於其時於其道也○胡雲峰曰困而不失其所亨即是
貞君子即是大人困而亨之君子即剛貞之大人也附程竹山曰
顛沛流離之際處之泰然而不失其心之所樂所謂困而亨也是
惟君子能之故曰貞大人吉也然所謂貞大人吉者於卦亦有取
焉二五剛中剛不屈中不倚所以為大人之知義守命處困而亨
者也當困有言非處險而說之道矣蓋其不說而有言也若此者
非惟不能免困而益以困矣○伊繼山曰夫心之真樂人所固

日中二字不
平不重中
字

特以戚於困而失之今處險而悅則恐懼怨尤不足以累之而吾
心之真樂自在故曰不失其所亨指心言所字要着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註朱子曰君子道窮之時但當委致其命以遂吾之志而已致命
猶送這命與他不復為我之有雖委致其命而志則自遂無所困

屈附蔡虛齋曰致命未必却死只是他已拚一死了如蘇武是世
不為虜所屈則困而亨矣若死者則如比干之自靖自獻於先王

亦為亨矣所以遂其志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余子華曰志之

所期者義也遇君父之仇值國家之難者當如此致命非必是殺
其身也只是舍命幹事以遂其志之所欲為不以死生利害有所
顧避耳○徐貞吾曰致命則無所顧而不屈於人不屈則無所欲

而必遂乎已所以雖困而亨也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株木之有株者株即刺也此體困故曰幽谷

○註朱子曰初在困之下至困者也株木不可坐臀在株木上其不

安可知○張中溪曰人之體行則趾為下坐則臀為下初六困而

不行此坐困之象也○吳臨川曰入于幽谷不能自拔以出於困

也○附蔡虛齋曰株木非所安也而臀困之幽谷非明地也而入之

至三歲不覿甚言其才也地也時也皆不足以有濟也

○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傳幽不明也謂益入昏暗自陷於深困也明則不至於陷矣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享祀征凶无咎方者來而未已之詞

○傳酒食人所欲所以施惠也二以剛中之才而處困之時所困者

此文當以

德字時字

重看古之

人似之者

孔明是也

惟困於所欲耳君子之所欲者澤天下之民濟天下之困也二未

得遂其欲施其惠故為困于酒食也君子懷其道而困於下必得

有道之君求而用之然後能施其所蘊上有五五剛中之君道同

德合必來相求故云朱紱方來朱紱王者之服蔽膝也利用享祀

在困之時利用至誠如享祀然其德既誠自能感通於上也征凶

无咎方困之時若不至誠安處以俟命往而求之則犯難得凶乃

自取也將誰咎乎註朱子曰此文是好文當困時則是困於好事

○附姚鳳梧曰二剛中以處困時是有濟困之德而居大臣之位者

又上承九五之應廟謨國計盡瘁於一身所謂王事賢勞者也不

為困于酒食乎朱紱方來正言其所以困于酒食也蓋寵命愈隆

責任愈重困不益甚乎二句合為一義總是困於所欲之多意享

一說困于

酒食朱紱

方來三句

平說以酒

食為人臣

祿位之象

周易大傳卷六

五十五

以朱紱爲
人希寵遇
之象

祀之占從剛中上應來征凶從處困時來无咎又從剛中之德足
以濟困上來言困時雖不可以有爲而其德固足以有爲者也○
愚按享祀亦當在臣道上看夫剛中上應有誠實感通之理占者
惟積其精誠以格君心如享祀然則不惟無負於朱紱之寵而酒
食之欲且不爲困矣如此講似覺貫串

○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附伊繼山曰二有剛中之德必爲時用故有此王事艱勞之困而
非若諸爻之困非所困也慶即困于酒食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傳六三以陰柔不中正之質處險極而用剛不善處困之甚者也
益自困耳進退與處皆不可惟死而已其凶可知右堅重難勝之

物蒺藜刺不可據之物註張中溪曰六三進則遇乎九四之陽如
石壓其上而無所納是困于石也退則乘乎九二之陽如棘刺其
下而失所憑是據于蒺藜也六三以陰居陽而上六以陰居陰故
三以上爲妻然三與上無應無應而入于其宮宜不見其匹耦也
附徐魯菴曰六三陰柔而不中正才德不足不善處困者也故欲
前推九四以上進則四堅不可動退倚九二以圖安則二銳不可
依進退失據如此則禍必及身而家隨以喪雖居三而得上六爲
之應亦終不能保矣

○象曰據于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

傳當困之時上下相求理當然也四與初爲正應然四以不中正

程傳以來
徐徐指四
中溪雲峯
指初易例
自下而上
曰往自上
而下曰來
還指四說

以易例本文就
人而言則曰生也
文未就而言則
曰果

處困其才不足以濟人之困初比二二有剛中之才足以拯困則
宜為初所從矣四欲從初而阻於二故其來遲疑而徐徐是困于
金車也已之所應疑其少已而之他將從之則猶豫不敢遽前豈
不可羞各乎有終者初四正應終必相從也寒士之妻弱國之臣
各安其正而已註張中溪曰坎為輿九二居坎體而又剛健故曰
金車初六之來徐徐者以困于九二之金車也然四之志則在乎
初始若可吝久必有終也○胡潛齋曰九四欲來初六之心即初
六欲觀九四之心未觀未來者一時之困耳時移困解則欲觀者
終於觀欲來者終於來故曰有終附姚鳳梧曰九四處位不當無
濟困之才而初六方困於下又隔於二是以四之來拯也徐徐而
不急而初之就拯也亦困抑而難進猶來徐徐困于金車者然夫

正應在下莫之能濟使之困於時而阻於間誠可吝也然本正應
二亦不得而間之始雖見阻終必得合故曰有終

○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四句相連說下

註吳臨川曰下謂初志在於拯初也不當位謂居柔故其行徐有
與謂與初為正應行雖徐終能就初而拯其困也附程竹山曰小
象畧四之才言四之志人患無其志耳苟有其志則才雖不足終
必相合而有與也

○九五剝削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

傳截鼻曰剝傷於上也去足為削傷於下也上下皆揜於陰為其
傷害剝削之象也赤紱臣下之服取行來之義故以紱言註胡雲
峰曰九五君也亦言困者下無應也然二雖非應而同德故一時

一諾利用
祭祀是言
誠足以格
神而又何
片下難化
之意

雖困乃遲久而有說也二五取象皆相應二曰朱紱五曰赤紱紱所以行也二五不應欲據行得乎故二方來五乃徐有說二曰享祀五曰祭祀亦以二五當困之時必誠一切至如祭享然則或有可通之理也二言征凶五不言者二在下不可急征以求上上之求下則不可以是例論也附余子華曰上為陰揜是上為近習所蔽也下則乘剛是下為強臣所迫也故象剝則夫臣下本備吾之使令者也既為所傷則無所用而反為困故象困于赤紱剛中內有决斷也說體則能處之不見聲色故能漸以去之而有說也說者能制其近習去其強臣也利用祭祀者以其有剛中之德也剛中即誠也誠則無不格也○張曼東曰朱紱赤紱皆行飾所謂天子純朱大夫赤者也朱紱方來精君寵也困于赤紱失臣翼也二

動字是聖人提
點定知動之
為悔則定之
靜

臣位故言享祀以誠感其君也五君位故言祭祀以誠化其臣也○象曰剝剝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附林次崖曰中以心言直以理言○程竹山曰陰揜則暗乘剛則危危與暗豈得志之時乎中而且直直只是剛所以不為上下所撓屈而有說也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臲曰動悔有悔征吉

傳物極則反事極則變困既極矣理當變矣葛藟纏束之物臲臲

危動之狀六處困之極為困所纏束而居最高危之地困于葛藟

與臲臲也動悔動輒有悔無所不困也有悔咎前之失也曰自謂

也若能曰如是動皆得悔當變前之所為有悔也能悔則往而得

吉也附蔡虛齋曰陰柔才之弱也困極時之窮也故困于葛藟纏

束而不得解于艱危震撼而不得安定時全不得動動時全不得少定動輒有悔無行不困也如此則不可征矣然物窮則變占者若能悔咎前之非而改前之為則可以征而吉無復萬萬艱危之悔矣動悔者事可悔也有悔者心悔其事而有改也

○象曰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未當指陰柔處困極說

總論註丘建安曰困剛揜也卦以三柔揜三剛為象然剛為柔揜者吉而柔揜剛者凶下卦以初三之柔揜九二之剛則初三凶而二吉上卦以上六之柔揜四五之剛則四五吉而上凶彖曰困而不失其所亨其惟君子乎二剛爻之謂矣

周易大全彖六卷終

周易大全彖卷之七

武林後學倪晉卿伯昭纂

門人 張文炎維謙 校

翁汝遇獻甫

三三 巽下 坎上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繙井羸其瓶凶

傳井之為物常而不可改也邑可改而之他井不可遷也故曰改

邑不改井汲之而不竭存之而不盈无喪无得也至者皆得其用

往來井井也无喪无得其德也常往來井井其用也周井之道也

井以濟用為功幾至而未及用亦與未下繙於井同也君子之道

貴乎有成有濟物之用而未及物猶無有也羸敗其瓶而失之其用

盧云得喪 本義只承 上文說程 傳不同而 意亦自好

抄

以字法
此亦

此辭常說
在治法上

講近謂六
爻伊三性

之德言不
必別取一

義現繫辭
傳云井德

之地也又
曰井居其

所而遷則
近說亦有

理日合胡
註

此條辭若
兩節意則

一貫不可
天分析

喪矣故凶註馮厚齋曰繙汲水索瓶汲器文從缶瓦器也○胡雲
峯曰澤無水為困命也澤雖無水而井則有水性也知困之義則
知安命知井之義則知盡性易性命之書而言之明且切者莫井
困二卦若也改邑不改井三句為井言汔至三句為汲者言改邑
不改井井之體也性靜而定也死喪无得往來井井井之用也性
動亦定也汔至未繙井而羸其統人之於性知之而行有未盡者
其猶是乎附蔡虛齋曰无喪不失其舊也无得亦非有增於其舊
也○晏雲石曰此卦名辭俱以治法言井是一定不移有行之萬
世而無變意改邑以下是許法之可久而深戒乎用法者在井井
截改邑以時之可改者言如唐改為虞虞改為夏是也不改井以
先王之仁政言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正所以遵先王之法也汔至

以下不能遵先王之法垂成而敗者也○陸斗南曰此卦專自性
之德上講以卦象言則是性之淵泉而時出者也夫井德之地也
事有變而理不遷改邑不改井也本體自如無加無損居安資深
應用不竭无喪无得而往來井井矣然敬又為聖學之始終也苟
操之弗固至於幾成而敗則孰德不恒非汲井之無成功乎

○彖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巽木也入也水者地之津潤

附孫晉菴曰井之為井本水在下而出之於上者也卦以巽木入

乎坎水之下而上出其水則是木之根莖下着土膏故土之潤上

達而為木之華是猶井水在下而汲之上行也故為井是井也不

動而及物有以為烹飪灌溉之用於凡往者來者皆井其井而無

有窮盡井之為用益如是此釋井之名而因及其用也

象傳俱
該在心
學上得

古人輓轡之類
皆水

○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繙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註丘建安曰井以上乎水為功汔至亦未繙井猶未可以得水故未有功也既不得水併與其甕而羸之則汲之用廢矣是以凶也附姚鳳梧曰二五剛中有常德也蓋非剛則不能堅久非中又非可久之道惟曰剛中是德性堅定克養純粹而紛更好動之失俱不能累是以能會守成法如此

○象曰水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勞者安存慰勞之意相助也勸相者勸民使相助也註朱子曰木上有水說者以為木是汲器則前面却有甕瓶自是瓦器只是說水之津潤上行至那木之杪這便是井水上行之象便如井中之水水木在井底却汲上來給人之食故取象如此

○吳臨川曰井之養人所及者衆君子觀其象教民以相養之道勞者閔其勞而休息之也勸勸勉之意相助也勸相者使之各勸勉以相助也○胡雲峯曰以君養民使民自養又有井田之義附孫質菴曰井養萬物而不窮君子者萬民之所賴以養者也民之失養其誰之辜故必勤於撫字以慰勞斯民而又勸勉以相助之道使之彼此調恤而無一民不遂其養也勞之不已又從而勸之此愛人無已之心容保无疆之治○張氏曰勞民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薄其稅歛時其補助之類是也勸相者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以至比閭族黨之相友相助相周相恤皆是也○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

井泥不食則成舊井
傳六以陰柔居下上無應援無上水之象不能濟物乃井之不可

井泥不食則成舊井

一貫意舊
謂廢而不
用者

食也井之不可食以泥汚也在井之下有泥之象井之用以其水
之養人也無水則舍置不用矣井水之上人獲其用禽鳥亦就而
求焉舊廢之井人既不食水不復上則禽鳥亦不復往矣蓋無以
濟物也註胡雲峯曰井以汲而日新泥不可汲則為舊井矣○徐
進齋曰人品汚下不能強於為善無用於世為人所棄觀此可以
知所勉矣附陳紫峯曰德不足於已功不及於人初之可鄙如此
○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谷井旁穴也射注也鮒
甕屬甕就屬亦汲器也

註胡雲峯曰井以上出為功二無應心而下昵於初以井言如井旁
穴出之水僅能射鮒以汲井言如敝甕不足以上水而反漏於下
附蔡虛齋曰九二剛中本有泉也然上無正應以為之汲引而下
比初六又是卑賤之交故其功不上行無能及人也○周用齋曰
井之道上行者也井谷之水下流者也有才而無援猶有泉而下
流井不為井而為谷也其何能以上行乎不養人而注於鮒不上
行而漏於甕其可惜哉○愚按初六之不食德不足也其咎在已
九二之射鮒時不遇也其咎在人

○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傳井以上出為功二陽剛之才本可濟用以在下而上無應援是
以下比而射鮒若上有與之者則當汲引而上成井之功矣註吳

傳以比初
為射鮒又
是一說

臨川曰與謂應無應在上故無提挈之以出者

○九三井渫不食為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為猶使也我者傍人自謂之辭

註張中溪曰三以陽剛之才而居一井之半則泥者去注者深此

渫治之井泉可食矣泉可食而人莫之食非惟使我心惻也而行

者過之亦為之惻然也然三有甘潔之泉苟上遇汲者之明則美

泉見食而邑人皆被其井養之功猶下有陽剛之才而上遇王者

之明則賢才見用而天下並受其利澤之福也○胡雲峰曰為我

心惻者非我心目惻也行道之人為我而心惻也惻此水可用汲

而不汲也附周用齋曰九三剛陽得正有濟時之才者也居上之

下未為時用蓋懷才抱德而莫之識者徒使輿論興嗟知已稱屈

而已然君子能為可用而不能使人必用其具有在舍彼其誰哉

可用汲三句作其望
他說亦好

可用汲二句非是實
說蓋憫其
不為時用
而設為此
辭總見使
我心惻之
意也

猶井之可用汲者然苟明王有作汲引在位則上下俱蒙其休澤
矣豈終不食而已哉始惜其不食而卒期其不終於不食聖人所
以深致意於剛明之君子也

○象曰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求字頂惻者為求惻與求為

註楊誠齋曰可食者泉也不食者人也井何惻焉人之行者惻之

非為井惻也為有才德之君子不見用於上者惻也井一用一邑

受其福君子一用天下受其福有美井無善汲則如無井有賢者

無明王則如無賢故微明揚之堯帝則大舜雷澤之漁父微明哲

之高宗則傳說巖野之胥靡附周用齋曰行惻者見行道之人無

與於彼者而為之稱惜以明天下人心之公論也蓋賢者之行歲

係生民之休戚故耳

求字是夫
子為九三
親望之辭
作遇字看
謂遇得一
箇王者明
也或作見
字於王明
亦通

此爻是謹
而有餘而
才不足者

○六四井甃无咎甃者以磚壘井而修其壞之謂

○傳四雖陰柔而處正上承六五之君才不足以廣施利物亦可自守者也故能修治則得无咎○胡雲峰曰初才柔有井泥象三之潔潔初之泥也二位柔有井谷象四之甃甃二之谷也潔與甃其皆日新之功乎日新而不已寒泉之來不窮矣○附孫質菴曰四本陰柔不泉然柔而得正為能反身修德不污於俗故雖無上出之功亦不失為清修之士矣无咎

○象曰井甃无咎修井也

○註丘建安曰三在內卦潔井內以致其潔四在外卦甃井外以禦其污蓋不潔則汚者不潔不甃則潔者易汚此君子内外交相養之道也○附伊繼山曰大凡謹厚之士多能修潔而不自亂於汙濁

之俗特才有所不及耳孔子有取於猶蓋為此也然則孔門之原憲唐之盧慎其是之類乎○盧中菴曰修井者正本澄源使不流於卑汚但自修治而已未及物也然而井冽之體勿幕之具已全而濟人有其本矣

○九五井冽寒泉食

○傳冽謂甘潔也井泉以寒為美甘潔之寒泉可為人食於井道為

至善也○註毛瀘川曰三與五皆泉之潔者也三居甃下未汲之泉

也故曰不食五出乎甃已汲之泉也故曰食○胡雲峰曰井至此

初泥已沒二漏已修井道全矣所謂井養而不窮者正在此爻寒

者水之性也冽潔也三之潔潔之也潔之可食矣而不如五之食

者何哉五在上三猶在下故也然則潔與冽性也食與不食命也

盧云冽寒泉三字請介夫謂井以冽為貴泉以寒為尚恐不必分還依程傳且于上文有照應

中正依程
傳以德言

附余四明曰中正不以位言蓋九五卽是君位了惟其陽剛中正所以取象爲井冽寒泉功及於物卽食也雖分而言之其實一貫不可分截謂之曰井冽則是不停污寒泉則得其本然之性也○陸斗南曰陽剛中正俱以德言有此德則井冽矣寒卽冽也自其在井言則曰井冽自其及物言則曰寒泉○蔡虛齋曰中正就時位說方北上出之意蓋九二九三非不泉者然不上出故功不及物正爲欠中正耳細分之井冽寒泉就陽剛說食就中正說

○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傳寒泉而可食井道之至善者也九五中正之德爲至善之義附盧中菴曰中正者天德也寒泉之食本之以中正者所謂有天德便可語王道也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傳井以上出爲用居井之上井道之成也汲取而不蔽覆其利無窮井之施廣矣大矣有孚有常而不變也博施而有常大善之吉也附蔡虛齋曰上出爲功以全體言坎口不掩以上體言合之有井收勿幕之義此便是井之有孚處其實正意有孚謂人也言君子有實德而其施不窮猶井之有泉而其出不窮也非謂井有孚也○徐魯菴曰井之上六能普其井養不窮之惠使人人被澤在在蒙恩猶井收勿幕然天下無無體之用故占者必須涵養精純修治完具使吾實德之蘊真有時出而不窮者則源深流長自然功效及物大善而吉矣

○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附孫質菴曰養道以萬物得所為極致今於井養之終而得元吉則博施濟眾為聖人功化之極事業至此大有成就矣豈曰小補之哉總論註胡雲峰曰象始末揭下上二字見井之用在上不而在下初井泥為時所棄下也故在上則由修而中正由中正而大成愈上則井之功愈大附馮文所曰道之成也必成於出故井之為義以出為貴也初之无禽泥蟠之象也遯世而不見知之際也二之射鮒浮沉間里之際也少有所見者也三之井潔潔其內而可食也四之井甃飾其外而可汲也所謂修身見於世而猶未用也五之井冽寒泉則志高行潔用於上矣而所食猶未廣也至上六之井收勿幕則已推其美群利其有博施而有常井養之功為大成哉夫井之成成於德也有遯世不悔之精神則有萬物皆覩

之氣象君子之養天下亦在養其德也

三三 離上

○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註李隆山曰已日乃孚言不信於方革之時而信於已革之日也

○王氏曰民可與習常難與通變可與樂成難與慮始革之道所以已日乃孚也

○胡雲峰曰革必已日乃孚者民難與慮始革之初人未遽信必已日而後信也離明則酌義理而非妄革兌說則隨時勢而非強革此所謂革之貞也不貞則所革人不信事不通

悔不亡矣附蔡虛齋曰已日乃已革之日已日乃孚以革之得正言見革之未易孚也

○林次崖曰人情樂於因循憚於更改革之初不見聖人變革之深意鮮不以為害成而病已者至於變革之

地云元亨利貞是革之事悔亡是革之效益至于悔亡而後人心始孚矣

後勞事過而逸事來宿弊革而新利興然後知向之所變更者非勞也我逸也非害也我利也不惟無怨嘆之言而且有感德之思矣故曰已日乃孚子產為政民歌之曰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其政既成民歌之曰子產其死誰其嗣之是其驗矣革而不孚者王安石是也○周用齋曰初革而人心疑已革而後人心信甚矣改革之難也然有不容不革者亦何暇恤哉但貴於元亨而利貞耳其悔亡者即已日乃孚也由革之盡善也

○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

○註程子曰息訓為生者蓋息則生矣一事息則一事生中無間斷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王臨川曰澤火非如坎離有陰陽相逮之道其相遇則相息而已其相息也惟勝者則革其不勝者爾

○附徐魯菴曰相違特性各異趨耳相息則有相害之勢矣不同行特志各異歸耳不相得則有相害之心夫與睽雖相似而實不同

○已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

○傳文明則理無不盡事無不察說則人心和順革而能照察事理和順人心可致大亨而得真正如是變革得其至當故悔亡也○註

郭白雲曰明見於未革之先說見於已革之後○胡雲峰曰當字即是貞字一有不貞則有不信有不通皆不當者也○楊氏曰革

而當者如盤庚之遷始則其民之不孚迨夫遷都一定民情安然

無所疑慮其悔乃亡使其革而不當則是嬴秦取井田而阡陌之

取封建而郡縣之取鄉遂而兵農之安能免其所謂悔歟○附蔡虛

齋曰革而信之謂其革至是而後人信之也不可以革字為已革

文明以說
解元亨利
貞革而當
二句承上
卦德意下
來解悔亡
盧云明則
見其可革
而後革說
則順人心
之所欲革
而後革總
是革時事
曰雲分言
非也

亦不可以為已日也。

湯武革命比
于四時所以傳于
易入于中者後
世妄肆抵詞也

○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傳推革之道極乎天地變易時運終始也天地陰陽推遷改易而
成四時時運既終必有革而新之者王者之興受命於天故易世
謂之革命天道變改世故遷易革之至大也故贊之曰革之時大
矣哉註李氏曰夏革春而陽事畢春革冬而陰事畢時變繫焉湯
革夏而為商武革商而為周天命繫焉○張中溪曰時未當革聖
人不能先時時而當革聖人不敢後時革而當其可之謂時附胡
一川曰革命之命是王者易姓受命之命何謂應天順人蓋桀紂
之君罪惡貫盈天命之所當誅流毒四海人心之所共忿湯武革
命是有以順之應之也○伊繼山曰天地之革與湯武之革命皆

不外一時也故贊其時之大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歷明時歷謂紀數之書

時四時也
晦朔弦望
及二十四
氣總歸在
四時內故
本義只云
四時之變

傳君子觀變革之象推日月星辰之遷易以治歷數明四時之序
也夫變易之道事之至大理之至明跡之至著莫如四時觀四時
而順變革則與天地合其序矣註朱子曰澤中有火水能滅火便
有那四時改革底意思附余四明曰時者上而官府修事下而黎
民耕種皆本於一時使時序不明則政事錯繆矣故治歷明時帝
王之首務也○孫質菴曰治歷明時者制為曆書推日月星辰之
經次以考其中氣節氣之分步盈虛消息之數以定夫二分二至
之候則氣朔不差寒暑不惑而四時之變明矣是故明此於上則
可以敬天而勤民明此於下則可以因時而起事

居初依傳
以時言謂
事初也虛
齊以位言
則是新進
任事之初

○初九鞶用黃牛之革

心以勿革為革也

傳變革事之大也必有其時有其位有其才審慮慎動而後可以無悔九以時則初也動於事初則無審慎之意而有躁易之象以位則下也無時無援而動於下則有僭妄之咎而無體勢之重以才則離體而陽也離性上而剛體健皆速於動也如此有為則凶咎至矣當以中順自固而妄動則不可也附蔡虛齋曰中順亦甚分不得只是安常守分凡事且仍舊貫之意誠以革而不當則有悔又不如勿革之為愈故聖人慎之○伊繼山曰初非中順而取象黃牛者蓋安常守分時止而止則合乎中道而有順時之美故亦以中順言也若不可革而妄革則非中矣不可革而強革則非順矣賈生以新進之士文帝猶未信之專而遽欲革當時之弊正

不知此義也

○象曰鞶用黃牛不可以有為也

附周寒栢曰未可有為者時未可為也不可以有為者不當去為也

○六二已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傳以六居二柔順而得中正又文明之主上有剛陽之君同德相

應中正則無偏蔽文明則盡事理應上則得權勢體順則無違悖

時可矣位得矣才足矣處革之至善者也然臣道不當為革之先

又必待上下之信故已日乃革之也附胡雲峰曰六二有德有位

而有應可革之時也而必已日乃革之寧詳緩無急遽也如是則

往吉而无咎聖人謹重之意可見卦曰已日乃孚爻曰已日乃革

者君之革不待已日其所革已日而後孚耳臣待君之造始而後

*已日乃革未易
革也己日乃孚
易字也心分君
臣*

支辭乃字
須玩正以
今日尚未
可革必已
日乃革之
始可吉而
无咎耳

已日只是詳審

代終故已日乃革之附余四明曰已日猶言歇一日所以致思而不敢遽也非空過一日也○徐魯菴曰一當革時而有德有勢可以革者也然革非得已不可以遽故當從容慎重擬議於已日之久必舊政不可一日存而新政不可一日無然後從而革之則人有樂從之善已無紛更之失往得吉而无咎也

○象曰已日革之行有嘉也

傳行則有嘉慶謂可以革天下之弊新天下之事也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

註朱子曰革言三就言三番結果成就如第一番商量這箇是當革不當革說成一番又更如此商量一番至於三番然後說成了不是三人來說○丘建安曰革之征一也而二征吉三征凶者蓋

以六居二其才順而位中及時以而革革而當者也故以征則吉以九居三其才剛而位偏過時以而革革之不當者也故以征則凶革雖同而時位異也附蔡虛齋曰征凶貞厲躁於革則不可也革言三就有孚審於革則可也九二本躁於革者爻辭盡是戒辭革言議革之言也三就謂三次成就也凡有所更革必先謀諸心次問於人區畫詳盡務使當乎事體合乎人情然後其事當而人安之有孚亦只是可革而未成革也

○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新也即再斯而後之也

傳稽之衆論至於三就事至當也又何之矣乃俗語更何往也註徐進齋曰凡事詳審至再至三則止矣革至於就又何往焉附陳紫峯曰又何之矣言至此極矣更無別去處矣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

註蔡節齋曰革則有悔悔亡革而當也當則人心皆信之矣故可改前之命令○胡雲峰曰九四有其時有其德亦既改命矣必有孚乃吉甚矣天下事不可輕改也其謹重之意可見附蔡虛齋曰悔亡但不乖於事體不拂於人情而已吉則一消去日之弊而永收來日之功也命謂政事也不必言革命蓋革命是九五事○林次崖曰巳日乃孚孚在革後有孚改命孚在革前何也蓋文明以說則所革者當故巳日乃孚以陽居陰則所革未當故有孚乃革○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傳改命而吉以上下信其志也註張中溪曰革至於四則革者當矣彖所謂革而當其悔乃亡是也附孫質菴曰上焉志通於君君

信其更化以善治下焉志通於民民信其通變以宜俗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

註胡雲峰曰虎變謂希革而毛毳益仲夏毛希而革易仲秋毛落更生潤澤而鮮好卦體離夏革為兌秋故有此象未占有孚蓋革

重事也必如成湯未革夏命而室家已相慶於來蘇之先乃應此

占不然湯武之事未易舉也○蘭廷瑞曰乾之飛則曰龍革之變

則曰虎要之為大人則一也堯舜之揖遜天下惟德之見故曰龍

湯武之征伐則有威存焉故曰虎附姜鳳阿曰彖言巳日乃孚而

爻之三四五皆曰有孚則知變革重事非有人孚信之不可也○

馮文所曰五以大人之德為革之主損益千古斟酌百王文章之

美煥炳宇宙龍飛其德虎變其威有孚之慶豈待占乎三之有孚

此爻是創
業之君如
湯武革命
而有天下
者本義自
新二句相
承說只重
順天應人
句
法文只作制和作
梁之君也罷示
又革命

求孚於上四之有孚能孚於下五之有孚上下罔不孚也

○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炳者光明宣著之意

張子曰虎變文章大故炳豹變文章小故蔚附徐魚菴曰大人

革命如虎之變則必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以新天下之耳目一

天下之心志其文宣朗炳然可觀矣一直說下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

傳革之終革道之成也君子謂善人良善則已從革而變其著見

若豹之彬蔚也小人昏愚難遷者雖未能心化亦革其面以從上

之教令也小人既革其外革道可以為成也苟更從而深治之則

為已甚已甚非道也故至革之終而又征則凶也當貞固以自守

革至於極而不守以貞則所變隨復變矣天下之事始則患乎難

此文是守成之君如周之成康是也君子小人以德言皆從革之人也

小人亦革面故
虫竟舜之治下
之四凶亦又添出
小革心未

革已革則患乎不能守也故革之終戒以居貞則吉註王氏曰豹

虎之小者文次於虎均為能變持其文有炳蔚不同虎文踈而著

故曰炳豹文密而理故曰蔚附徐魚菴曰革道已成是當重熙累

洽之日此時此際正比屋可封世界其在君子則遷全徽德而光

輝外見如豹之變矣其在小人亦皆畏威遠罪雖未革心而已革

面矣夫君子小人皆有維新之化治道至此不容更有所為况上

六之才又非可以有為者故戒以征凶而居吉言不利於革而利

於無所革也

○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蔚文深貌

傳君子從化遷善成文彬蔚章見於外也中人以上莫不變革雖

不移之小人則亦不敢肆其惡革易其外以順從君上之教令是

革面也附蔡虛齋曰大人虎變指王者言君子豹變泛指天下之君子言文炳之文昭於天下禮樂風化之類是也文蔚之文止於一身言動威儀之類是也○羅一峯曰文蔚革內而著於外順從則革於外而已總論附蘇紫溪曰變革之事重矣事出於急遽則後先易舛權制於獨任則謗譏易興慮不顧後則為烏啄之食計不使民則為治絲之焚聖人蓋懼之也是故明以審之說以順之亨貞以成之時尚持久則鞏用黃牛而不嫌其固時尚變通則有孚改命而不憚其勞言必三就而不厭其詳孚必已日而不求其速至於圖田周密之後然後制作一新而文炳文蔚之治舒徐以觀其成焉聖人之慮如何其難而其令終何其久也

三三巽
離上

○鼎元吉亨

傳下植為足中實為腹受物在中之象對峙於上者耳也橫亘乎上者鉉也鼎之象也註胡雲峰曰人所需者飲食飲食所需者鼎與井革茹毛而為火食包羲有取于鼎也尚矣後世制器尚易之象而伏羲畫井爻之象則已取諸井爻之器矣附蔡虛齋曰有足有腹有鉉有耳者鼎之體烹飪者鼎之用○徐魯菴曰鼎者天下之重器在君所以置之而此卦德位兼備又有其輔所謂置之安則安者也故占者如之則調燮有方天命凝而人心戴而鼎之重器可保於無虞矣元亨

○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

聖賢

烹煮也
飪熟也

傳鼎之為用生人所賴至切者極其用之大則聖人享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註董鄱陽曰子夏傳云初分趾也次實腹也中虛耳也上剛鉉也故曰鼎象也○張中溪曰鼎者所以制器而取象也以木巽火巽入也木入火然則可以成烹飪之用聖人制器豈自為口體之奉而已享上帝尚質故止曰亨養聖賢豐盛故曰大亨○蔡節齋曰烹飪不過祭祀賓客二事而祭之大者無出於上帝賓客之重者無過於聖賢附姚鳳梧曰火無體待木而後為體木無用待火而後為用以巽木入離火木入火然後可以致烹飪此鼎之用也○陳定菴曰報功莫大於享帝享帝者鼎也崇德莫大於養聖賢養聖賢者鼎也鼎之功用於是為大矣○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巽而聰明則
聰明不厚

附孫質菴曰巽則中心和順而入義理之淵微耳目聰明則聞見昭融而極事變之通達此君德之純也卦自巽來陰進居五是徽柔之主陟元后之尊天位隆矣六五得中下應九二是虛中之主禮陽剛之賢元良佐矣夫有是位而又有德以居之有賢以輔之則陰陽燮理化育誕敷而重器可保矣故曰元亨○蘇紫溪曰巽而達之以聰明則其巽非虛也聰明而出之以巽則其聰明非察也內外並重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註朱子曰此言人君臨朝也須端莊安重一似那鼎相似安在這裏不動然後可以凝住那天之命○項平菴曰草木皆具水火之

氣其生也水氣升於上水至木杪則為滋液象井泉之上出也其

巽云正位
蕪表裏言
朱錄臨朝
端重之說
恐未盡
頂上三種奇

成也火氣見於上火至木杪則為華實象鼎氣之上蒸也○鄭東
谷曰革以改命鼎以凝命知革而不知鼎則天下之亂滋矣○胡
雲峰曰鼎之器正然後可凝其所受之實君之位正然後可凝其
所受之命正者端莊安重之謂也附林次崖曰君子體鼎之象小
心翼翼昭事上帝齋明盛服非禮不動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
施令罔有不臧要皆以正乎南面之位如是則上帝鑒觀四方攸
同上天之命不能舍之而往亦猶鼎之器正而有以凝其所受之
實也○孫質菴曰齋戒神明內之正也整齊嚴肅外之正也○諸
白川曰人君所居曰位所錫曰命其實一而已凝命者是命已受
於天今我不忘命而去凝之也非正位了命便自凝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兩象一意
顛趾出否
象初之應
四得妾以
下又象顛
趾出
顛趾出否
之義於人
事未顯故
之用下句
以申明之

日折顛出否正所謂
謂強一跌長一說也

一說顛趾
出否謂益
以凶事而
因之震動
有為也一
說當與九

傳六在鼎下趾之象也上應於四趾而向上顛之象也鼎覆則趾
顛趾顛則覆其實矣非順道也然有當顛之時謂傾出否惡以致
潔取新則可也故顛趾利在於出否註朱子曰此又是因禍致福
所謂不幸中之幸蓋鼎顛趾本是不好却因顛覆而傾出鼎中穢
惡之物所以反得利而无咎得妾是無緊要其重却在以其子處
○胡雲峰曰此爻象中取象陰柔在下於鼎為趾象於人則又為
妾象顛趾非利出否則為利得妾未為重有子則可重矣因敗以
為功因賤以致貴天下事固自有偶如此者非可有心以致之也
附林次崖曰管仲舉於巾車孟明勝敵於囚虜之餘因敗以為功
也韓信舉於行陳陳平拔於亡命因賤以致貴也○徐魯菴曰初
居下位而應九四越為下之分取越上之嫌是猶鼎趾在下今反

四相形看
言力不足
以勝任而
致四之得
公鍊是顛
趾也諸說
紛紛徐魯
為正

伊云此象
大段文勢
不一是各
申其義本
義因可出
言以從貴

向上而顛者也然當鼎初美實未充而否惡尚積因顛而出則取
人之善去已之汚而反為利矣亦猶丈夫下偶於妾在禮雖顛而
因得子以承宗者也是則有維新之功而無舊染之累何咎是有
○象曰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陰沈昭參於孤沈活者
傳鼎覆而趾顛悖道也然非必為悖者蓋有傾出否惡之時也去
故而納新馮惡而受美從貴之義也應於四上從於貴也附林次
崖曰陽貴而陰賤初六陰也上應九四之賢是從貴也在爻為從
貴在鼎則為去故取新故曰從貴謂應四亦為取新之意○孫質
菴曰居下應上於分乖矣然可因以去其惡則越分所以取善援
上所以求益亦未為悖也所謂利出否者蓋九四陽剛為貴初乃
居下而上從虛心屈已以資其善從貴之義也蓋美惡二者不容

是通樓下
史以解未
悖句非以
下二句中
上二句意

並存既能取新則不安於舊矣既能舍舊則必得乎新矣○徐魯
菴曰初之應四也或為顛趾或為從貴易之不可為典要如此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

傳二以剛實居中鼎中有實之象然與初密比陰從陽者也相從
則非正而害義是有疾也二當以正自守使之不能來就已則吉

也註徐進齋曰怨偶曰仇不善之匹也謂二五為正應而密比初
柔陰陽相匹而非正是初為我仇也即就也附林次崖曰九二以

剛居中懷才抱德之士也故為鼎有實不幸切近初陰非其正應
彼將相誘是我之仇也惡人相誘一時不免為之害故為有疾然

二者可謂篤信守死之君子矣○盧中菴曰初六是箇損友最能

染人疾雖在初正是病二的又曰疾是疾善之疾據二言初也非謂初有疾也○愚按我仇有疾謂彼來仇我而為我所病也何謂仇陰陽相求而非正圖我以私干我以欲欲我同歸於惡是我之仇耳疾是汚浼之意謂其足以損德而喪名也

○象曰鼎有實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傳鼎之有實乃人之有才業也當慎所趨向不慎所往則亦陷於非義矣我仇謂初初比已而非正是有疾也既自守以正則彼不能即我所以終无過尤也○孫質菴曰下二句承上說來言能慎所往則雖密邇小人而小人自不能近又烏得而免之故曰終无尤明守身之義也

○九三四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

虧如虧盈之虧謂減去其悔也

新耳革二句緊緊相承九三本是有德的故曰實曰雉膏然不仕無義故曰革曰塞曰不食塞字承革字來

註朱子曰三與五不相應五是鼎耳鼎無耳則移動不得革是變換之義三在上下之間與五不相當是鼎耳變革不可舉移雖有雉膏而不食○徐進齋曰九三陽剛其才足以有濟而於六五無相遇之道有乖異之情故其行則不通於雉膏則不食猶人有才德而不為時用也三懷才不遇有不足之悔然五有聰明之德三終上進之物方將和合而相得始雖有不足之悔而終獲相遇之吉也○胡雲峰曰六五鼎耳三與五不相遇如鼎耳方變革而不可舉移故其行不通然五文明之主三上承文明之腴必以剛正自守五終當求之方且如陰陽和而為雨始雖有不遇之悔終當有相遇之吉○愚按此爻是剛介壁立不偶於時者耳指五舉鼎在耳行道在君過剛不中越五應上則失其所從不遇於君而其

此不食是三日不欲為人食

謂之悔則不
食乃三之九

道難行矣故為鼎耳革而其行塞也其行既塞則雖有膏澤亦終
積於無用而已此即所謂悔也然三原非避世之流可以君臣之
義動者故曰方雨虧悔方雨者君臣之合也虧悔者不至於悔也

○象曰鼎耳革失其義也

註徐進齋曰君臣以義合者也鼎耳革其行塞則於義乖矣故曰
失其義也附孫質菴曰君臣之義不可廢也三越五應上所謂不
仕無義者矣○林次崖曰義主於裁制三越五應上無所取裁是
失其義也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傳四大臣之位任天下之事者也天下之事豈一人所能獨任必
當求天下之賢智與之協力得其人則天下之治可不勞而致也

四下應於初初陰柔小人不可用者也而四用之其不勝任而敗
事猶鼎之折足也鼎折足則傾覆公上之餗餗鼎實也居大臣之
位而所用非人至於覆餗不勝其任其凶可知詩胡雲谷曰初顛趾
四應初故有折足之象初未有鼎實故因顛趾而出否四已有鼎
實故折足則餗皆覆矣○丘建安曰四處大臣之位以剛居柔下復
折則鼎毀而用廢矣○丘建安曰四處大臣之位以剛居柔下復
應柔力小不能任重且所用非人無以自輔卒至敗天下國家之
事而負君上之所托亦何異乎鼎之折足而覆餗也附蔡虛齋曰
此正所謂大臣誤陛下而大臣所用者誤大臣也范氏曰唐肅宗
任房琯而房琯任劉秩安得不敗乎

○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信者期
約之謂

傳大臣當天下之任必能成天下之治安則不失所期乃所謂信也。不然則失其職，誤上之委任，得為信乎？故曰：信如何也。附蔡虛齋曰：人君之用大臣與大臣之見用於君，其始未嘗不以康庶事寧兆民相期許。今大臣任用非人，至敗乃翁事，則向者相期許之意竟何如也。○林次崖曰：信如何言自負其平生也。責之之辭。○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

傳五在鼎上耳之象也。鼎之舉措在耳為鼎之主也。五有中德，故云黃耳。鉉加耳者也。二應於五來從於耳者，鉉也。二有剛中之德，故為金鉉。六五居中應中，不至於失正而質本陰柔，故戒以貞固於中也。附余四明曰：國之主宰九君而承君以宣化，則在臣鼎之舉措在耳而貫耳以舉措，則在九。○姚鳳梧曰：六五虛中而應九

二是以純德之君任剛明之佐，猶鼎黃耳而貫之以金鉉也。此任賢勿貳在五固無不正矣。占者於其委任之際，不以內外終始貳其心可也。故又戒之以利貞。

○象曰：鼎黃耳，中以爲實也。

附余四明曰：五於鼎為耳而乃謂之鼎黃耳者，蓋黃者中色，五在中是中也。乃其實德也。此所以為黃耳也。中字宜虛講，具所以任賢不貳亦皆此中之運也。○孫質菴曰：中以爲實言中德在五至於充滿而積實不偏不倚存之為實體，無過不及避之為實用也。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

註王童溪曰：在鼎之上受鉉以舉鼎者耳也。六五之象也在耳之外貫耳以舉鼎者鉉也。上九之象也。○楊誠齋曰：鼎法象之器也。

初鼎之足二三四鼎之腹五鼎之耳上鼎之鉉承鼎在足實鼎在
腹行鼎在耳舉鼎在鉉鼎至於鉉之舉厥功成矣○李西溪曰玉
和物也鼎道貴和得玉鉉則陰陽和而鼎之功成矣鉉一也五取
金上取玉金剛而玉和五體柔故貴剛上體剛故貴和離為火而
鉉居之金畏火而玉不畏火故成鼎之功以玉為貴也附徐魯菴
曰上承五以宣化猶鉉貫耳以舉鼎也而以陽居陰剛而能溫於
精明之中存博大之體臣德之至純者也占者如是則事皆盡善
而化無不達矣○陸婁東曰五耳也以上為鉉以九為金虛以待
鉉柔以內剛君之聖也上鉉也以六為鉉以上為玉剛以為質柔
以為用臣之節也君於臣惟恐其有所畏難而直不盡故曰金臣
於君雖致其直而恭不替故曰玉

○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節者制而不過之義

附徐魯菴曰九陽在上而居陰是剛而節之以柔者也成於身則參和不偏達於治則寬嚴並用如良玉溫潤而栗然總論附蘇紫溪曰鼎重器也夫天下之器不能自主而付之於君君又不能獨承之也而付之於臣玉鉉之臣冲和之德也其公孤之佐乎金鉉之臣正直之才也其風紀之司乎下而雉膏之食出否之利皆一德一藝之長足以自見者也其分理之牧乎君不挾其亢心而冲焉於上臣不挾其忌心而各効其能於下是故庶務理而天命凝也不然其不至覆餗者幾希

三三震下震上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此卦之占
似當屬長
子說若屬
常人則於
不喪七鬯
句有礙

施云震有
二義有以
事變之動
言者有以
人心之動
言者

依朱子震來
雷者

傳當震動之來則恐懼不敢自寧旋顧周慮兢兢然也兢兢顧慮
不安之貌處震如是則能保其安裕故笑言啞啞言笑和適
之貌雷之震動驚及百里之遠人無不懼而自失惟宗廟祭祀執
七鬯者盡其誠敬之心則雖雷震之威不能使之懼而失守故臨
大震懼能安而不自失者惟誠敬而已此處震之道也註朱子曰
言人常似那震來時兢兢地便能笑言啞啞到得震驚百里時也
不喪七鬯這箇相連做一串說下來○震未便說到誠敬處只是
說臨大震懼而不失其常○李隆山曰震本坤體乾以一陽交於
下上二爻陰氣凝聚陽氣在內蘊結而不得出於是乎奮擊而為
雷附蔡虛齋曰當震之來以心言謂事之可懼而吾懼之也其震
懼之也兢兢然非震來而後兢兢也兢兢所以狀其震來也○足

盧云震來
之震與諸
爻中震字
俱是事變
之自外來
者言震動
我也介夫
以震字皆
作自震意
不可從

一說震來
兢兢若指
平居無事
時言恐與
木義當震
之未句相

有所事者皆當懼懼便是震來也夫震來兢兢則始於憂懼終於
逸樂而福祿永綏矣其不笑言啞啞乎震驚百里意謂可懼之大
者也不喪七鬯意謂能不失其常度也凡當懼而不惶惑失錯遺
其所事者皆是不失所主也○震來兢兢之懼以心言震驚百里
之懼以事言不喪七鬯不懼也不懼由於能懼○陳紫峰曰震有
亨道之震乃危懼意與震來震驚之震不同震來下皆申震亨意
震驚百里二句又所以足笑言啞啞之意大意謂人於平時若能
如震之來而恐懼則可以致福雖卒然禍變之來亦無可患也○
蘇紫溪曰易中多言危者使平之意而震為長子則其所當危懼
尤有大者震來非直來也此心之中安不忘危常若震之來也笑
言啞啞者未亂而憂則無亂未危而懼則無危也震驚百里如苗

民之逆穢狃之侵是也不喪七鬯者方畧素定不至臨事而眩也
蓋主祭者誠敬於未祭之先則中常有主故不以震驚而懼王治
者憂勤於無事之日則中有定筭故不以外患而動也

○彖曰震亨

○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傳震來而能恐懼自修自慎則可反致福吉也笑言啞啞由能恐
懼而後自處有法則也有則則安而不懼矣處震之道也註董氏
曰致福云者見君子常以危為安也有則云者見君子不以忽忘
敬也附林次崖曰恐致福見其震來虩虩者非無事而徒然驚恐
也後有則承恐致福說來言恐懼以後則備禦有方凡事皆有法
則矣故動止不失其常度而笑言啞啞正是福也

○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

傳卦辭云不喪七鬯彖以長子宜如是因承上文用長子之義通

解之謂其誠敬能不喪七鬯則出而可以守世祀承國家也註丘

建安曰驚者卒然遇之而動乎外懼者惕然畏之而變於中驚遠

懼邇甚言雷威之可畏也○楊誠齋曰震雷能驚百里而不能失

七鬯於主祭之手者蓋執七鬯以祭則一敬之外無餘念一鬯之

外無餘物當是之時白刃前臨猛虎後迫皆莫之覺故震雷驚百

里亦莫之聞敬有所甚而懼有所忘也○張中溪曰出者猶詩云

明天子出矣即說卦帝出乎震之謂也曰王者猶詩云百神爾主

矣即序卦主器莫若長子之謂也若舜之烈風雷雨弗迷可以出

而嗣位肆類于上帝矣○胡雲峰曰堯舜巍巍蕩蕩事業自兢兢

不喪七鬯注
不失其所至最
妙心又添出故

出是已出
矣長子是
大君也重
在可以二
字是贊許
之辭非謂
今日助祭
而他日主

祭也

業業致之人須臾不可不知戒懼出而主宗廟社稷者其可懼尤甚焉(附)徐魯菴曰雷聲迅烈其勢可畏故凡百里之內無有遠近而皆驚懼也此天威之大者故以為大事之喻出可句承上言震驚百里遠近皆懼而主祭之長子乃能不喪七鬯則其性度真足以任天下之重矣故出可以守宗廟社稷而為祭主無復傾危之禍也此承長子一義而贊美之與彖傳自不同也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洊重也

(註)丘建安曰兩震相重故曰洊雷雷天威也方其仍洊而至聞之者莫不恐懼而君子於恐懼之後必以修省繼之者所以盡畏天之實也徒恐懼而不脩省則變至而憂變已而休猶無懼爾恐懼者憂其變之來修省者思其變之弭○毛瀘州曰恐懼者作於其

恐懼屬心
然重在修
省上不可
兩平

心修省者見於行事○張中溪曰宣王周盛世之君也遇災而懼側身修行景公宋小國之君也反身修德災惑亦為之退舍此皆恐懼而能修省者也(附)史泉南曰恐懼畏天之心修省畏天之實也無畏天之心則不能修省然徒畏於心而不知修省則無畏天之實亦何益哉○孫質菴曰恐懼者無敢戲豫無敢怠荒戰兢惕厲而所存者莫非敬天勤民之心也修省者修吾之慝省吾之愆省察克治而所行者莫非敬天勤民之事也恐懼以啓修省之端修省以致恐懼之實身心交致君子弭變之道盡矣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

(註)張中溪曰初恐懼虩虩而後笑言啞啞蓋先震而後定先恐而後安宜其吉也爻辭與卦辭同者以初九為成卦之主也○項平

此卦震來虩虩
未卦是也當震
未卦是也當震
未現後字亦見

周易大

二十五

菴曰震有二義有震動之震有震懼之震初四二爻乃震之所以為震者震動之震也二三五上四陰爻乃為陽所震者震懼之震也附蔡虛齋曰後字與震來字相對見得必始於懼而後得以無懼也

○象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震與象同但彼以君道言此以常人言

註吳臨川曰恐謂虩虩致福謂致笑言啞啞之福有則謂不以恐懼而失其常度也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傳六二居中得正處震者也而乘初九之剛九震之主震剛動而上奮孰能禦之以震來之厲度不能當而必喪其所有則升至高以避之也勿逐七日得二之所貴者中正也遇震懼之來雖量

蔡云九陽數之極也

七數之未極也此云

七日者言其未甚也

也云九陵言其極高

喪貝躋于九陵

此字躋于九陵

此字躋于九陵

勢巽避當守其中正無自失也不失其守雖一時不能禦其來之時過事已則復其常故云七日得億度也且所有之資也躋升也九陵陵之高也七日者卦位有六七乃更始事既終時既易也註吳臨川曰六二因怖畏而有喪失又且辟易遠避可謂怯懦無所守矣然居中得正苟有墮甑弗顧之達則有去珠復還之喜故曰勿用追尋至七日而所喪之貝可得也○胡雲峯曰常人之情震驚則多喪失二當初九動而方來其勢其危大喪其貝事之危也躋于九陵地之危也其危如此二中正自守不以已即物始也有喪而不追其喪末也有得亦以數窮而自得之也七日得者自二至上又自上至二七數二中正故始雖失而終復得之附蔡虛齋曰二乘初剛則以柔弱之資而遇強梁之人是當震之來而危厲

見中表也也宅
不中表也也道分
其內全

億作度字

也抑不但危厲而已因怖懼而喪其所持之貨且遠避而升于高陵之上其不違安處如此然柔順中正足以自守其所遭雖不幸其所存自不亂故雖一時不能禦其來然時過事已則有以復其常而其所喪者不待追求而七日自獲矣○貨貝重物人所必守今却喪之惶懼之至也與不喪七鬯正相反升于九陵之上則據高以觀望一則遠引以幸安也○伊繼山曰此如太王避狄人以遷岐下而終以存周漢高避項羽以就漢中而卒以入關是也○蘇紫溪曰喪其貨貝非曰驚懼而喪之也有不徇利之心躋于九陵非登高遠望也有飄然遠舉之意○愚按億字本義未詳傳曰億度也亦是但以度字解億无喪似未妥不若作大字看蓋十萬曰億億大也億喪貝言大喪其所有之貝也九五象曰大

喪也大字即億字是甚言其无喪也以此證之億為大者當從

○象曰震來厲乘剛也

附盧中菴曰以柔乘剛自彼而言有震之來自我而言有危之道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青二震字皆以震懼言行改圖也

傳三以陰居陽不正處不正於平時且不能安况處震乎故其震

懼而蘇蘇然若因震懼而能行去不正而就正則可以無過也附

蔡虛齋曰蘇蘇謂神情渙散不收拾也當危懼之時而又有行陰

之行安得不至於震蘇蘇如唐肅宗當祿山之變而猶私與張良

姊局戲不已其變是以滋甚而狼狽也○周用齋曰剛正之人雖

處震時所主者定惟居震而不正者一有變故倉皇失措故其震

也不云兢兢而云蘇蘇言不勝驚悸而精神恍惚不攝其體也此

蘇云震行
重行字震
而不行亦
徒震耳此
恐懼所以
修省也

字也西加蘇
三觀之異

則何所利哉若能以震而行恐懼修省求得其正則所主有定而措置有方出乎危而即乎安矣何青之有

○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

附羅一峯曰懼而自失以不當也能無行乎

○九四震遂泥

傳九四居震動之時處柔失剛健之道居四無中正之德陷溺於重陰之間不能自震奮者也以不正之陽而上下重陰安能免於泥乎處震懼則莫能守欲震動則莫能奮也震道亡矣豈復能光亨也附晏雲石曰遂泥之震震驚之震也自震之震震動有為之震也遂者言一向驚震也

○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附伊繼山曰當震之時而能奮發有為斯有光也今震而遂泥則終於曖昧局促而已非光明之道也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

傳諸卦二五雖不當位多以中為美中常重於正也蓋天下之理莫善於中苟不失中雖有危不至於凶也往來皆危時則甚難但期於不失中則可自守註胡雲峯曰二在初陽之上陽之來甚急必至於喪其所有五在四陽之上四方溺於二陰之中或往或來而未定其來也猶緩故不特无喪而又且有事功附蔡虛齋曰六五當震之時才不足以制變而德足以自守也能自守則无所喪而又能有事矣是亦始於懼終於無懼者也○于孔安曰喪即有事之反事者當震而有為喪者因懼而失守○周用齋曰六五尊

一說无喪與不喪七

盛同謂中
心下變其
所至也不
以喪敗實
言亦可有
事猶言有
為言天下
事尚可為
也

一說五雖
危厲而得
中則所事
皆在中道
此王所以
免喪也

隣對躬而
言總是先
事而懼不
必泥其字

位當天下之震者也。以驚遠懼邇之秋，旋乾轉坤之力，往來皆厲，不違寧處矣。幸有中德，恐懼修省，足以維持不至狼狽，故神器之重不失，而抑有資理興邦之功焉。○蘇紫溪曰：欲進而克之，則力不足以自奮，欲退而守之，則氣不足以自立。一來一往，無適而不危也。

○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附：蔡虛齋曰：其事在中，與牽復在中同例。大无喪也，明其有功而非止无喪而已。○伊繼山曰：危即震厲行，即往來也。在中即得中，意有事以其中也。以中德而有事，所以大无喪也。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隣，无咎。婚媾有言，索索消索，不存之狀。震動之極，其驚懼之甚，志氣殫索也。矍矍

不安定貌。志氣索索，則瞻視徬徨，以陰柔不中正之資，而處震動之極，故征則凶也。不于其躬，謂未及身也。鄰者近於身者，也能震懼於未及身之前，則不至於極矣。故无咎。婚媾，親也。有言，有怨咎之言也。○註：胡雲峯曰：三蘇蘇神氣散緩，上索索矍矍，神氣無復存矣。蓋以陰柔處震懼之極，故其行也必凶。猶幸四震之來也，緩上之懼，不於其身之時而已。懼於及五之際，則庶乎可以无咎。然亦終不免于婚媾之有言者，近於五而無應於三也。六爻惟初言吉，唐房喬曰：震之初九，謹始恐懼，所以致福。豫之初六，懼始逸豫，所以貽凶。○附：盧中菴曰：誠齋云：天下之禍，莫大乎于其鄰。而于其身次焉。何也？身者必防鄰者必玩也。江亡而秦穆懼其亡，而晉國弔其知，所謂雖无咎而畏隣戒者與。○余四明曰：以陰柔處震極

好以誌

防之早故示
極

林云中心
失也猶方
寸亂矣此
是索索變
變意作推
源說未是

是本無才能而遇事變者也故當震之來志氣消索視瞻惶怖莫
知所為矣以是而行則先自亂而無以御事變故凶所以然者以
其不能圖於早耳使當震未及身之時恐懼修省則可以無索索
矍矍之外矣然以陰柔之質故雖戒懼之早亦不免於意外之變
如婚媾之有言也夫婚媾有言他可知矣○李九我曰索索者心
之懼而形於氣也矍矍者心之懼而形於目也此正震于其躬而
自失者何以能出震故凶震不于其躬二句是教以豫防之術婚
媾有言是儆之之辭益以見豫防之不可已也與上相聯屬方妙
○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隣戒也

註胡雲峯曰六陰柔處震懼之極中心有所未安故見於外者如
此附余四明曰大抵心有主則能不動陰柔之人中心無主而居

震極安得不索索也○諸理齋曰此云畏隣戒非真有所謂隣者
古人致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皆畏隣戒也○孫質菴曰防之於
未然者易為力制之於已然者難為功戒方在隣而我先畏之則
必不入於畏矣弗畏入畏凶其能免乎此豫之道勝也○總論附胡
金峯曰震在先事而懼故臨事可以無懼而處之不失其則卦之
不喪七噬豕之致福有則象之恐懼修省無非先時而能憂故臨
時而有備也初之後笑言啞啞上之震于其隣是震未來而教以
恐懼於其始也二之勿逐自得三之震行无肯五之无喪有事是
震已來而戒以修省於其終也四之震遂泥不能先為之慮亦不
能後為之防何以恐懼而致福哉

三三三長下
三三三長上

○良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註朱子曰伊川謂良其背為止於所不見竊恐未然據彖傳自解得分曉曰良其止止其所也上句止字便是背字故下文便繼之云是以不獲其身更不再言良其背也止是當止之處下句止字是解良字所字是解背字蓋云止於所當止也所卽至善之地如君之仁臣之忠之類○良其背渾只見得道理合當如此入自家一分不得着一些私意不得又曰欲出於身人纔要一件物事便須以身已去對副他若無所欲則只恁地平平過便似無此身一般○良其背不獲其身是只見箇道理不見自家行其庭不見其人是只見箇道理不見箇人此段工夫全在良其背上行其庭只輕說過緣良其背既盡得了則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也

小菴子
見人不分
動靜之說

見有已也不見有人都只見此理○卦辭四句只畧對良其背一句是總腦這四句須是說良其背了方靜時不獲其身動時不見其人也又曰此段分作兩截却是良其背不獲其身為靜之止行其庭不見其人為動之止總說則良其背為止之時止所當止了所以止時自不獲其身行時自不見其人此三句乃良其背之效驗○郭兼山曰人之耳目口鼻皆有欲也至於背則無欲矣○附孫質菴曰天下之道莫不有止誠於當止之處有以止其所而不遷是良其背也止於所當止則心與止為一而止之外無心心之外無物故靜而無事之時純是一團天理更不知吾身之有嗜慾故不有其身也由是動而接於事物亦惟天理之順應而人之毀譽予奪皆所不恤故行其庭不見其人也夫內而忘已心純於靜靜

不獲其身
三句雖分
動靜而意
貫一串盧
識是

固止也外而忘物心純於動動亦止也動靜皆定內外兩忘則無
一時一事不合於理有以盡己性而立人極矣復何咎哉○盧中
菴曰我一身既先不有則自見人不得益顧人者為己也已自不
見又何憚人為此不有其身所以不見其人也○顧魯齋曰如為
人臣止於忠是良其背也則內不恤己之利害不獲身也外不顧
君之從違不見人也○諸白川曰不獲其身謂內欲不萌說箇身
見情欲之所自生嗜好之所由動也行其庭二句謂外誘不擾說
箇庭見利欲之交攻紛華之靡蕩也○蘇紫溪曰不獲非無身也
獲乎理之所當獲而不為有我之意所累也不必說到利害得喪
處不見非無人也見乎理之所當見而不為物交之感所移也不
必說到禍福予奪處

林云其道
光明就良
止上看只
是光明俊
偉之意朱
註未是

○彖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
註朱子曰行固非止然行而不失其理乃所以為止也○問艮何
以為光明曰定則明凡人胃次煩擾則愈見昏昧中有定主則自
然光明莊子所謂泰宇定而天光發是也○止有兩義得所止之
止是義理之極行止之止則就人所為而言附蔡虛齋曰艮止也
無下行止二意時止之止與艮止之止不同時止非止時止則止
方是止也時行非是以行為止時行則行方是止也○時與所一
般時乎當止則止也者即其所當止之所也時乎當行則行也者
即其所當止之所也○林次崖曰內不愧於心外不作於人磊磊
落落如青天白日而不暗昧停停當當如精金美玉而无瑕類是
其道之光明也○伊繼山曰此條止也截上是釋艮義為止下是

推極止義而又贊之也時止時行以動靜之時言則止則行以動靜各止其所言二則字亦是無留滯之意其道道字就是所止之道蓋此道之在人心本未嘗不光明特以有所蔽而失之耳今動靜不失其時則此心渾然無欲莫非此道之昭著而已私莫能蔽故曰其道光明○盧中菴曰時止則止二句有箇廓然太公物來順應意光明正是他止的景象所謂湛然止水瑩然明鏡空空洞洞底意只在內外兩忘而此心澄然無事上見得若心寄於行止則有所牽制便不光明矣

○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傳止之而能止者由止得其所也夫子曰於止知其所止謂當止之所也夫有物必有則文止於慈子止於孝君止於仁臣止於敬萬物庶事莫不各有其所得其所則安失其所則悖聖人所以能使天下順治非能為物作則也惟止之各於其所而已○註程子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時行對時止而言亦止其所也○項平庵曰上下卦陰陽各正其性而无外求之情故有不相與之義○丘建安曰有止之時有止之所止之時如夫子之仕止久速各當其可也止之所如大學之仁敬孝慈各得其分是也釋彖辭上節言止之時此節言止之所○附蔡虛齋曰凡應者陰與陽應陽與陰應也此謂敵應應字只帶敵字說謂初與四二與五三與上陰則皆陰陽則皆陽陰陽各以敵相應不互相為偶而各止其所若一陰一陽則此往彼來有不得止其所者矣○盧中菴曰敵應不相與

盧云止之所如在物為理止之時如處物為義非有二也建安說若過分拆

動靜皆
定之善釋卦辭見物我兩忘之效○徐魯菴曰人之一身惟背為
守之固隨其所在而止之則所止者莫非天命人心之正而不墮
於虛遠卑汚之域矣蓋學必貴於能止而止之又必於其所乃為
得所止之道也

却無顧盼回互之情只據理行去止其所而已釋卦名見動靜皆
定之善釋卦辭見物我兩忘之效○徐魯菴曰人之一身惟背為
守之固隨其所在而止之則所止者莫非天命人心之正而不墮
於虛遠卑汚之域矣蓋學必貴於能止而止之又必於其所乃為
得所止之道也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無猶重也

傳君子觀艮止之象而思安所止不出其位也位者所處之分也
萬事各有所得其所則止而安若當行而止當速而久或過或
不及皆出其位也况踰分非據乎註董氏曰兩雷兩風兩火兩水
兩澤皆有相往來之理惟兩山並立不相往來此止之象也○丘

位字依丘
註兼時位
地位說

建安曰位者止之所也思不出位則於止知其所止有兩山並立
不相侵越之意大學言君仁臣敬父慈子孝與中庸言素富貴行
富貴素貧賤行貧賤之類皆其義也凡人所為所以易至於出位
者以其不能思也思則心有所悟知其所當止而得其所止矣附
陳紫峯曰思者欲如是之謂不出位有恰好之意稍有過不及便
是出位○蘇紫溪曰思如思誠之思惟心無越思故行無妄動非
是所思不出其位也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

傳六在最下趾之象艮其趾止於動之初也事止於初未至失正
故无咎陰柔患其不能常固也故方止之初戒以利在常永貞固
則不失止之道也附盧中庵曰艮初當止之初也以陰柔居此必

此艮字即
止其所之
意貞即艮
也不可作
仕進說

及其止
保其有終也故戒以利永貞只是要他常常如此○周用齋曰良

能止而不動則是亦時止而止者矣陰柔於初雖能如此然不能
保其有終也故戒以利永貞只是要他常常如此○周用齋曰良
其趾者於妄念初萌之時而即止之使不得行也

○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傳當止而行非正也止之於初故未至失正附姚鳳梧曰艮趾正
所冒時止則止止不失時者又可失正之有

長卦之文皆論心孝之以及極人之失而不快于心也愚以為此文之詞皆主于心也○孝最難純二之中正蓋亦知如此然以甘
以事不知其所以之要外感之未一於強制之不動若良其趾也然其保其不隨也隨其宜馳之於中宜馳之於中宜馳之於中
以事不知其所以之要外感之未一於強制之不動若良其趾也然其保其不隨也隨其宜馳之於中宜馳之於中宜馳之於中
之說也故合九三論之六二之艮趾也強制也也終于隨物而不快于心九三之艮限不知止之固執也也終于戾物之
董其其所說以病則一也此說當以告子之柳

類不能救也

曰不拯其隨凡臣之於君弟之於兄僚屬之於官長皆是失三

他字還作生馳
其心不快矣
六二不憂自了
漢

所隨者也吾既隨之便當拯之今乃不能則是危而不持顛而不
扶則將焉用彼相於心安乎故其心不快也不拯其隨亦是二失
職處○林次岸曰楚人伐江滅黃而齊桓不能救春秋責之則知
六二之不快矣○姜鳳阿曰六二自止其腓於已得矣然以相維
之分而無相成之益於其上有負多矣其可謂之自憊乎哉○蘇
紫溪曰二之中正只是恬靜自守不為情欲所蕩如原憲之克伐
怨欲不行耳較之聖學所謂時止時行者殊隔一層否則拯其隨
亦時行之不容已者也安有正已而不能正人者乎○姚鳳梧曰
三位乎上是二所隨也三過乎剛是二所當拯也顧才質柔弱雖
有拯三之責而無拯三之功
○象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
夫子之明責二

及其趾
漢

此文如冉
有之於季
氏大畧相
似季氏剛
強而冉有
柔弱此所
以伐顯更
旅泰山之
顛不能救
也

能止而不動則是亦時止而止者矣陰柔於初雖能如此然不能保其有終也故戒以利永貞只是要他常常如此○周用齋曰艮其趾者於妄念初萌之時而即止之使不得行也

○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傳當止而行非正也止之於初故未至失正附姚鳳梧曰艮趾正所謂時止則止止不失時者又何失正之有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

註徐進齋曰二有中正之德宜止不動然艮主在剛故其隨在三三剛列寅不得止之宜二不能拯救其失故曰不拯其隨以二之中正而柔弱不能拯其所隨豈其所欲哉故其心不快附蔡虛齋曰不拯其隨凡臣之於君弟之於兄僚屬之於官長皆是夫三五

他字還作生馳
其心不快
六二不憂自了
漢

所隨者也吾既隨之便當拯之今乃不能則是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於心安乎故其心不快也不拯其隨亦是二失職處○林次岸曰楚人伐江滅黃而齊桓不能救春秋責之則知六二之不快矣○姜鳳阿曰六二自止其腓於已得矣然以相維之分而無相成之益於其上有負多矣其可謂之自憚乎哉○蘇紫溪曰二之中正只是恬靜自守不為情欲所蕩如原憲之克伐怨欲不行耳較之聖學所謂時止時行者殊隔一層否則拯其隨亦時行之不容已者也安有正已而不能正人者乎○姚鳳梧曰三位乎上是二所隨也三過乎剛是二所當拯也顧才質柔弱雖有拯三之責而無拯三之功

○象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
夫子之明責二

附蔡虛齋曰不拯其隨固是六一柔弱之過然亦以三之過剛不中而不肯退聽乎二也本義亦字甚緊密○林次崖曰爻辭罪二而象獨罪二者分過於三以互相發也○姚鳳梧曰拯救在二聽從在三三既不能虛已以受善二亦安能如之何是二過三亦過也見二之病病於過柔三之病病於過剛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

限即腰膝在腰下膝口兩股之間列裂同絕也夤曰脊脊骨也

傳三以剛居剛而不中為艮之主止之極也已在下體之上而隔上下之限皆為止義故為艮其限是確乎止而不復能進退者在人身如列其夤列絕其夤則上下不相屬也止道貴乎得宜行止不能以時而定於一則處世乖戾與物睽絕其危甚矣人之固止一隅而舉世莫與宜者則艱蹇楚忿畏焚撓其中豈有安裕之理

厲薰心謂不安之勢薰爍其中也註毛瀘川曰三處上下之間故為限人身榮衛流通則泰而充疾上痞下結則危矣○鄭剛中曰限謂束帶之處夤謂夾背肉肉附脊則身有主而可立分列其夤則百體無以相屬心處中背處陰與在背與心密相向列其夤則憂危之厲安得不薰爍及其心也○胡雲峯曰寂然不動者心之體如之何可以徇物感而遂通者心之用如之何可以絕物二陰柔隨三而不能拯之是徇物者也二本中正故其心以為不快三過剛確乎止而不能進退以至上下隔絕是絕物者也三不中惟見其危厲薰心而已附蔡虛齋曰凡止道貴乎得宜不可膠固不通况九三當限之處乃上下之要衝尤不可以固止者也而過剛不中乃確於止而不知變則上下判隔其危甚矣○余四明曰凡

身皆有可止惟限上下之際屈伸所繫本不可止也止之則限之
上限之下脉絡判隔矣便如列開黃一般○周用齋曰厲薰心者
言不得於外而其心躁急如熱其中者然蓋外有所齟齬則內有
所不安自然之理也○陸斗南曰此乃惡動以為靜而反至於動
其心者蓋心之與物本相聯屬時止而止時動而動則事應於心
而心常泰然有意於絕物則物終不可絕而心終不可靜矣將以
止之適以擾之雖欲不為而滅東生西蓋大有所不安者故其象
云云
○象曰艮其限危薰心也
○六四艮其身无咎
註胡氏曰自止其身使不安動不為物遷故无咎○張中溪曰艮

若能得无咎

注沈兮時而止
便且兮時而止
豈亦便廢

易中漁其躬
匪躬之故亦証

以身取象四正當心位不言心而言身者蓋心不可見而身者心
之區宇也觀其身之止則知其心之止又安有妄動之咎哉附蔡
虛齋曰六四以陰居陰純乎陰者也一於止而不能動者也若艮
其背則無時行而行說○孫質菴曰六陰又有靜止之德四陰位
當靜止之時故能時止而止不與事而紛紜不隨物而膠擾艮其
身也如是則靜而不失其時私欲不撓而其道光明矣又何妄動
之咎乎
艮其躬止
靜

○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

附余四明曰止字解艮字躬字解身字但躬字有動意如曰躬行
止諸躬則不動矣○陳定菴曰躬者已之私也所謂艮其身者豈
必絕天下之物而後為得所止哉亦惟於有我之私止之而不行
周易大全卷七

耳上下作兩樣看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

傳五在上故以輔言輔言之所由出也艮於輔則不妄出而有序也故悔亡有序中節有次序也註張中溪曰五以柔居尊而得中發則為絲綸之言故與其言未中倫孰若止其輔而不言非不言也不輕言也言不妄出則秩秩德音自然有序而其悔乃亡附沈氏曰艮其輔則言便有序如所謂言不妄發發必當理也序謂義理之次第○孫質菴曰五當輔處而以陰居陽似不無口過者然以其得中心本安靜而言不妄發其頌諸渙汗者莫不申乎時宜合乎義理如此則其出不悖其來無違夫何悔

○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

附孫質菴曰心定者其言安以舒以其得中故內斯靜專而言不妄發○周用齋曰此即仁者其言也詎之意

○上九敦艮吉

傳九以剛實居上而又成艮之主在艮之終止之堅篤者也人之止難於久終故節或移於晚守或失於終事或廢於久人之所同患也上九能敦厚於終止道之至善所以吉也附林次崖曰敦艮者敦厚於艮艮得牢固不始勤而終怠也○孫質菴曰此艮字與卦同以陽剛居止極德性堅定真積力久故能動靜各止其所而始終不渝其心敦厚於止者也如此則德盛仁熟而其道光明故吉○陸氏曰六四艮身能慎其行者也六五艮輔能謹其言者也至於上九則慎行謹言要之於有終者也

周易大全卷之七
○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厚終即是敦艮

總論附胡金峯曰艮止也時止而止靜固止也時行而行動亦然也象言思不出其位亦因時而止之義六爻以人身取象言四取象於身而內無妄思靜而止也五取象於輔而言不妄發動而止也初為止之始故因以堅其守上為止之極故因以厚其終二止其腓能止而不能極人三止其限知止而不知通變此可見止非難也而隨時以得所止者之為難也

三三艮下巽上

○漸女歸吉利貞

傳天下之事進必以漸者莫如女歸臣之進於朝人之進於事固當有序不以其序則陵節犯義凶咎隨之然以義之輕重廉耻之

利貞說得廣凡進皆利於正女歸特漸之一事耳

道女之從人最為大也故以女歸為義且男女萬事之先也註張中溪曰漸者進以序而不迫之義女適人為歸故曰女歸女歸固以漸為吉而其利尤在於得正也○吳臨川曰巽女在外將入而來歸艮男在內方止而未往迎有女歸以漸之象自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六禮備而後成婚女歸之以漸如此○胡雪峯曰咸取女吉取者之占也漸女歸吉嫁者之占也然皆以貞艮為主艮止也止而悅則其感也以正是為取女之吉止而巽則其進也以正是為女歸之吉附蔡虛齋曰或謂女歸既以漸又胡不正曰天下固有漸而不正者如魯昭公之娶同姓孔文子使疾弟遺室孔姑當時禮數未必有缺但有不正在耳○伊繼山曰君子之守已猶女子之守身占者誠能以漸而進如女子之歸自重而不

輕則出處之分明可以有為而吉矣然天下固有漸而未必正者故其進也必以正自守毋曲學以阿世毋枉道以從人乃為宜焉蓋君子莫重乎始進故當以漸而又必以正也

○彖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

附伊繼山曰漸漸進之義也天下之漸進者莫如女歸君子之進而能如女歸之以漸則可以得吉也此釋卦名而及其辭

○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

附林次崖曰進得其位之正貞之義也有功正邦貞之利也進得位而以正則有功而能正邦如此此漸所以利貞也○顧魯齋曰四句固是一串意然下二句須進一步說進以正言不惟得位而得之以正也正邦言不徒有功而寧正邦之功也○孫質菴曰

得位位字謂陽位也陽當位者謂之得位非以得位為得君臣之位也得位便是正

不可把得位得正做兩項看

自漢來云皆陽上進而得陽位也進得其位則建功立業之本於斯而植必足以濟世而成功矣所以然者何也蓋陽得陽位則是君臣之進皆得其正君以正而立極臣以正而調元則治本端而萬化出以此正邦而百官萬民莫敢不一於正矣不其往而有功乎進得位就是正但上就爻位說正意未明故下發出正字以見得位之所以有功也

○其位剛得中也其指九五位乃爻位此二句又申可以已即之意

傳所謂位者五以剛陽中正得尊位也附孫質菴曰承上文卦變固有得正之善又卦體九五以剛居中則有發強剛毅之善無太過不及之差剛而不過君道之中者也中則無不正矣○止而巽動不窮也

其位又取上位字

是

正云漸進也
只釋卦
義未及其所以為漸處故此方釋之

傳人之進也若以欲心之動則躁而不得其漸故有困窮在漸之義內止靜而外巽順故其進動不有困窮也附余四明曰人惟汲汲以求進也未必遂其進自重其身者正所以取重於人也止而巽則有以起君相之敬畏而無阻抑之患矣動不窮只是得遂上進之心意宋有狀元及第而兩及相門宰相薄其為人故抑之此便是窮處○徐魯菴曰止者未進而安靜恬退心不必於進也巽者方進而從容詳審身不躁於進也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居即寬以居之之居

傳人之進於賢德必有其漸習而後能安非可陵節而遽至也在己且然教化之於人不以漸其能入乎移風易俗非一朝一夕所能成故善俗必以漸也註楊氏曰居賢德而以漸修而後至勤而後精所謂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也善俗而以漸替而始變又而後成所謂善人為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也附蔡虛齋曰居德畜德也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豈一朝一夕之力哉故居賢德必以漸善俗者變其舊日不美之習使之歸於皇極須是薰蒸涵濡之

義方可致是善俗必以漸也○孫質菴曰居德者以善自淑善俗者以德及人德必積累而後成俗必漸摩而後善故皆以漸為貴○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

傳六居初至下也陰之才至弱也而上無應援以此而進常情之所憂也君子則深識遠照知義理之所安時事之所宜處之不疑小子惟能見已然之事從衆人之所知非能燭理也故危懼而有言益不知在下所以有進也用柔所以不躁也無應所以能漸也

小子不當着初者不與與君

於義自无咎也若漸之初而用剛急進則失漸之義不能進而有所咎必矣(註)張中溪曰鴻水鳥也木落南翔水泮北徂往來有時先後有序漸之象也干者水之濱也鴻為水宿之物初在卑下有鴻漸于干之象○胡雲峯曰鴻之飛長在前而幼在後幼者惟恐失群故危之而號呼長者必緩飛以俟之故為小子厲有言之象(附)蔡虛齋曰進將以上也始進於下既未得其所安而上復無應則又失其所憑藉故為鴻漸于干之象○林次崖曰小子者未成人之稱自漸言是士之新進者新進之士名位未定故危厲而名實未孚不免人之唇齒故有言然此乃時命之不偶非志義之不美故无咎品其謹在漢文之時其小子厲者洛陽年少專事紛更之譖其有言豈自乎○盧中菴曰鴻漸于干始進而未遂其進也在小子

無深識遠見而欲速成者也故齷齪以不得志為歟而且將自鳴其不遇也不知上進之道必以其漸以義論之何咎之有則漸初在下自宜安也

○象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

(傳)雖小子以為危厲在義理實无咎也(附)蔡虛齋曰雖有言語之傷然乃時也位也命之不偶而無應者也非已有以致之也故於義為无咎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

(傳)磐石之安平者江河之濱所有象進之安自干之磐又漸進也二與九五之君以中正之道相應其進之安固平易莫加焉故其飲食和樂衎衎然吉可知也(註)胡雲峯曰初始進于下未得所安

虞云无咎還在漸上取義謂始進雖未安自是亦如此蔡說與傳不同

二則自干進于磐未安者安矣初之小子厲有言危而傷也二飲食衍衍安且樂矣時使之然也在初則無應在二則柔順中正而上有九五之應也○張中溪曰凡禽鳥之食也俛而啄仰而四顧一或驚心則飛而去之今鴻漸而進由于干而處于磐之上高而不危飲食衍衍何其吉也二與五為正應進居大臣之位猶鴻漸于磐也安然飲食有衍衍和樂之意其吉可知附蔡虛齋曰六二柔順中正進以漸則非竊據高位者矣又上有九五之應則得君以展布其事功矣故為鴻漸于磐而飲食衍衍之象鴻漸于磐象進於位飲食衍衍象享其位皆安意也○愚按于磐為位之安衍衍為祿之安雖如此取象然不可太分析總是言其進居大臣之位而享萬鍾之祿處之不疑享之無愧如鴻漸于磐而飲食衍衍

者也如是則非竊位非素飡而祿位永綏矣故吉

○象曰飲食衍衍不素飽也素空也不素飽是申所以衍衍之意

註楊誠齋曰六二漸進而居大臣之位也食君之祿又豈素飡云乎亦欲置國家於磐石之安納人民於和衍之樂而已附徐魯庵曰二有可為之德循上進之序以為時用則所食之祿乃其分之所當得者是以退食委蛇而無不安也不然能免於素飡之耻乎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

傳夫陽也夫謂三三若不守正而與四合是知征而不知復征行也復反也婦謂四若以不正而合則雖孕而不育蓋非其道也如是則凶也註鄭剛中曰三上無應而親四四下無應而奔三三務

進而妄動故征則不可還四失守而私交故孕則不敢育○徐進

不素飽處乃其所以為安

齋曰此爻占凶凡皆不利惟利禦寇謂情好相比可濟患難也附
姚鳳梧曰過剛不中無應於上其行而失勢者也故有鴻漸于陸
之象夫征二句作假象看亦根過剛無應該來益宜行者必取困
勢孤者必見摧欲進而不得進猶丈夫悍戾不和征行而不復也
猶婦人陰陽失和雖孕而不育也是皆凶也利禦寇止承過剛說
此過剛之行以之禦寇則利明其不利於他也○孫質菴曰九三
之占作內作外無一可者凡此皆過剛之害也然自處貴柔禦暴
貴勇使以過剛而禦寇則威以制變勇以懾奸庶為利耳若以此
漸進則豈其宜哉○盧中菴曰過剛則無和好之意故不利婚媾
有嚴威之理故利禦寇

○象曰夫征不復離群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

保也醜類也指同行者
言通謂生育之道

註朱子曰順相保也言須上下同心協力相保聚方足以禦寇附
蔡虛齋曰群類皆歸而已獨不歸者離群類也明其無生理矣○
林次崖曰陰陽和然後能生育過剛無應則陽道偏勝陰道不足
是失生育之道也○徐魯庵曰三之過剛在禦寇為順順則已能
倡先而使人效死同心協力以相保雖有寇而無害矣若剛不足
必先自潰何相保之有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

傳四以陰柔進據陽剛之上處非安地如鴻之進于木也鴻趾連
不能握枝故不木榑桷橫平之柯惟平柯之上乃能安處謂四之
處本危或能自得安寧之道則无咎也四居正而柔順宜无咎者

御寇為順
心由子任力

一云此爻
是六臣之
運強暴而
能自全者
如狄仁傑
曲全丁武
后之朝而
且有潛授
五龍之舉
之類

也註吳臨川曰鴻水鳥而乘風以飛下卦艮止而有坎水故下三
爻之象曰干曰磐若曰陸皆鴻之漸進而止於水際者也上卦巽為
風為高故上三爻之象曰木曰陵曰達皆鴻之漸進而飛於風中
者也附葉氏曰六四乘九三之剛在人事為以柔弱之資而遇艱
險之人或遭艱險之事皆是也如是則不得所安矣鴻漸于木之
象也然柔順而巽體是雖所遇不善而能巽順以處之終無可虞
又為鴻得木中之楠而僅安者也故无咎○蔡虛齋曰或得者賴
有此而庶幾可望之辭○余四明曰四處陽剛之上本非安地然
能巽順以下之不與相持彼雖剛猛亦不得以暴加我矣所謂柔
能制剛弱能制強如藺相如之於廉頗寇恂之於賈復是也

○象曰或得其桶巽以順也

以猶而也

附伊繼山曰順則退遜謙沖而與物無忤巽則深潛善入而計出
萬全當難處之時而有善處之術此所以得安也順巽要有別

○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

傳陵高阜也鴻之所止最高處也象君之位五與二為正應而中
正之德同乃隔於三四三比二四比五皆隔其交者也未嘗能即合
故三歲不孕然中正之道有必亨之理不正豈能隔害之故終莫
之能勝但其合有漸耳終得其吉也以不正而敵中正一時之為
耳久其能勝乎註胡雲峰曰三與五皆言婦五以二為婦正也三
以四為婦非正也三四相比而為夫婦雖孕而不敢育女歸之
不以漸者也故凶二五相應而為夫婦雖不孕而三四莫能勝
女歸之以其漸者也故吉附姚鳳梧曰鴻漸于陵居高位之象也

進得其位宜往有功矣然自古聖王明王未有不待賢臣而成功業者今二五正應乃為三四所隔君臣睽乖治績隳矣故象婦三歲不孕然天下之事凡正理所在一時縱有阻隔終必見信彼二五正應之交豈三四所能終奪哉終必相遇之殷而共成正邦之功矣吉

○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註吳臨川曰中正相應乃二五所願其合雖遲終得其所願也附孫質菴曰得賢以弘化乃人君之所深願者今二五相應則君得臣而萬化行夙昔之願酬矣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吉

傳上九在至高之位又益上進是出乎位之外鴻之離所止而飛

於雲空在人則超逸乎常事之外者也進至於是而不失其漸賢達之高致也故可用為儀法而吉羽鴻之所用進也以其進之用况上九進之道也註胡雲峯曰鴻進以漸而不失其時翔以群而不失其序所謂進退可法者也而獨於上文言之者要其終而不可亂也大抵無位者多無用上九猶賢達之高致其用可以為法雖高而無位然不為無用也附蔡虛齋曰鴻漸于陸猶云鳳凰翔于千仞之上也在人則雖其實德不為世用人不得蒙其實德之惠然其清風高節猶足以廉頑而起懦為世標表也○姚鳳梧曰此文是居師傅之尊而出乎臣位之外者德隆道尊不為世羈縻聖世之真儒也然身雖不為世用而道德足以表勵風俗足以振起頑懦當時皆以為儀範象鴻漸云云殆非無益於世道者也士

此又舊作

隱者看細

玩傳義在

實師上看

此

有此用師世範俗之功大矣故吉

○象曰其羽可用為儀吉不可亂也

註胡雲峯曰二志不在溫飽上志卓然不可亂士大夫之出處於此當有取焉附林次崖曰其志何志高尚之志也○孫質菴曰志慮高潔而功名富貴不足以累其心故其志可則使志可得而亂又安可用為儀哉巢由脫迹首陽高卧看他何等脚根何等氣節總論附陸婁東曰漸者進有次序不急據也彖言女爻言鴻蓋臣事君女從夫鴻隨陽皆以漸其事相類臣不二適女不更嫁鴻不再偶俱以正其道亦同○周用齋曰六爻皆以鴻象以其行有序而進有漸也初言于干進之始也二言于磐進之安也三言于陸則非所安矣四言于木則始危而終安矣五言于陵則升天位之

高上言于遠則出天位之外初之不得所安者無應而不能進也三之不得所安者無德而不能進也四雖乘剛而有德亦可安上雖過高而其德亦可則二五皆進得位者也其吉也宜矣

三三兌下震上

○歸妹征凶无攸利

註都丹陽曰男女之相從正則吉而六爻之才剛柔雜居非所謂正如是而有行非禮法之所容也故征凶夫婦之相與順則利而六爻之才柔上剛下非所謂順如是而有為非室家之宜也故无攸利附于孔安曰征凶以方歸之時言无攸利以既歸之後言

○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

始也歸妹特借卦名實作婚姻二字

不曰妹歸而曰歸妹言女子自歸於人所歸在妹耳

傳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交感男女配合天地之常理也歸妹女歸於男也故云天地之大義註張中溪曰女子之嫁子道終於此母道始於此附姚鳳梧曰陰陽交感天地大義今歸妹男室女家即此就是陰陽施受道理故曰天地之大義也蓋天地不交則氣化塞而物類不興若男女不交則形化戕而人類滅息故歸妹雖是女道之終而生育之事所由造端實人道之始也所以為天地之大義

○說以動所歸妹也

附蔡虛齋曰以說而動分明是女不聽行媒而自歸於人故為歸妹所歸妹者蓋云所以為歸妹也○盧中庵曰天地間男女事本是大道理大關係底則為本卦却做得不好了如以情相悅而動

不本義理之正此却是本卦所謂歸妹也

○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

傳征則凶者以諸爻皆不當位也所處皆不正何動而不凶大率以說而動安有不失正者○男女有尊卑之序夫婦有唱隨之禮此常理也苟不由常正之道徇情肆欲惟說是動則夫婦瀆亂男牽欲而失其剛婦徂說而忘其順如歸妹之乘剛是也所以无所往而利也註晁嵩山曰以爻位推之二四以陽居陰有男以不正從女之象三五以陰居陽有女以不正從男之象行皆失正故為征凶上卦以六五乘九四下卦以六三乘九二有夫屈於婦婦制其夫之象故為无攸利也○徐進齋曰位不當則紊男女内外之正柔乘剛則悖夫婦唱隨之理

此句乃如
九子居心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永終是久遠意敝壞也謂離隙也
○註丘建安曰女子從人以說而動至於失身敗德不能永其所終者多矣所謂華落色衰復相棄背者是也而原其所以則由奔誘而為夫婦徇情肆欲之所致而不知其敝之過也向使於說動之時而為永終知敝之戒則無此失矣○胡憲峯曰澤中有雷雷隨澤止君子向晦宴息取其止也澤上有雷澤隨雷動君子永終知敝戒其動也○附蔡虛齋曰雷動則澤水為之搖漾如女子可挑而動者故為歸妹象○蔡氏曰以色合者必以色衰而離以情動者必以情盡而絕聖人存桑椹之詩為戒深矣○晏雲石曰知字重知又遠有敝而始必合之以正矣重在謹始意蓋終之有敝皆由始以致之也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少婦曰娣從女以適人者所謂媵也

○傳女之歸居下而無正應娣之象也剛陽在婦人為賢貞之德而處卑順娣之賢正者娣之卑下雖賢何以能為不過自善其身以承助其君而已如跛之能履言不能及遠也然在其分為害故以是而行則吉也○附蘭庭瑞曰跛者不能以專行依人方可娣妾之道承正室以行則吉○李隆山曰古者諸侯一娶九女嫡夫人及左右媵皆以姪娣從○附徐魯庵曰女子從人惟居上有應者乃為正室初居下位又無正應則其歸為娣之賤而已身既為娣雖賢何為故雖有陽剛之德亦不過自善其身以承助其嫡而不能大有所為猶跛之能履而不能遠到也然在其分則善矣故征則吉

卦以歸妹
名六爻俱
在女道上
說為長若
作仕進言
初即家臣
也

○蘇紫溪曰小星之夫人能謹衾稠于進御之所仲氏之淑慎能

可作張

同易初九

四十九

最莊姜以先君之思足當初九之賢矣○愚按跛能履行之不以正者也在初為娣故側行奉上而不敢自處於正如跛之能履者然何則尊正室也

○象曰歸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傳九陽剛有賢貞之德雖娣之微乃能以常者也雖在下不能有所為如跛者之能履然征而吉者以其能相承助也能助其君娣之吉也附孫質庵曰女德以恒為主陽剛在女子為沉毅之德故以恒名之初雖為娣然有陽剛常久之德其分雖賤而其德則賢不可謂非女之良矣故謂之跛能履吉者正謂其有此恒德終能承助其君以彰明婦順此其所以吉也○姜鳳阿曰王介甫云初承二娣承嫡之象二承五嫡承夫之象故曰跛能履相承也

歸妹以娣
就法破能
須根以恒
來

○九二眇能視幽人之貞

註楊誠齋曰幽人賢德之稱幽則至靜而不可動貞則至潔而不可踰皆陽剛中正之德也附林次崖曰利幽人之貞言不利於仕進也○陳紫峯曰論德之賢則二之剛中為賢於初論命之薄則初之娣為甚於二然其不能大有所成則均也○姚鳳梧曰九二剛中有應則賢女而為正室矢惜其所偶者陰柔不正之五窳窳淑女配非君子何以大成內助之功是以有眇能視之象而其占則利幽人之貞蓋幽人無賢君猶女子無賢夫也故幽人占此抱道守正而不出則利也不然亦終不能有為耳

一說二句
一意不可
以下句推
明說

○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傳世人以娣狎為常故以貞靜為變常不知乃常久之道也註潘

氏曰守其幽靜之正以奉承乎五可謂賢矣。幽女德也。未變女德之常也。○丘建安曰跛能履則無僭。二之疑而嫡妾之分明眇能視則無反目之嫌。而夫婦之倫正。附孫質庵曰未變常即初之恒字。其在幽人則固守其德而不變平生之所守也。所謂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者。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

傳三居下之上本非賤者以失德而無正應故為欲有歸而未得其歸須待也待者未有所適也無所適故須女子之處。如是人誰取之不可以為人配矣。當反歸而求為娣媵則可也。以不正而失其所也。註徐進齋曰三本非賤者無應宜待而急於從人不得為人配而反歸為娣是自賤也。夫人志在祿位而不自重欲速好進

而甘於卑下卒為人所賤者何以異此

○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女不暋須而此須是自處之不足貴况為娣乎

註丘建安曰以六居三柔乘剛賤凌貴皆未當之義也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

傳九以陽居四四上體地之高也陽剛在女子為正德賢明者也

無正應未得其歸也過時未歸故云愆期女子居貴高之地有賢

明之資人情所願娶故其愆期乃為有時蓋自有待非不售也待

得佳配而後行也附蔡虛齋曰遲歸有時欲待佳配也謂愆期之

志如此○林次崖曰愆期非人不我娶而愆期乃我不輕許人而

愆期也○徐魯庵曰期謂歸期禮所謂二十而嫁是也時謂當歸

之時遇佳配則時可歸矣孟光三十不嫁以待梁鴻則其人也

此處只宜正
未誤此也

君主也嫡也即妹也君行則婦從袂衣袖也舉袂以該服也

○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行即歸也

○傳賢女人所願娶所以愆期者乃其志欲有待待得佳配而後行也附務質庵曰點出志字明非不行有待而行也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

○傳六五居尊位妹之貴高者也下應於二為下嫁之象娣媵以容

飾為事衣袂所以為容飾也六五尊貴之女尚禮而不尚飾故其

袂不及其娣之袂良也月望陰之盛也盈則敵陽矣幾望未至於

盈也五之貴高常不至於盈極則不亢其夫乃為吉也註胡雲峰

曰娣以容飾為事五君也豈假容飾以悅人者故曰其君之袂不

如其娣之袂良良在德而不在袂也六五柔中居尊下應九二是

帝之女下嫁者也而不盛其服飾德之盛無以加此故又取月幾

望之象月幾望在小畜中孚以位言陰盛而與陽亢也在歸妹以

德言陰盛而可與陽對也附蔡虛齋曰女子貴飾者萬萬皆然不

貴飾則自然貴德矣惟貴德故能以禮義為光華而不以衣服為

容飾所謂內重外輕也尚德之義所該甚廣

○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行下嫁也

○附胡一川曰以貴行言以德行而不以飾行也○孫質庵曰德之

所貴者中故以中為貴凡能把外面許多艷麗侈大的輕看須是

內面有箇貴重華美的抵當得他過方能如此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承奉也筐管也實謂幣帛之類刲刺也

○傳婦所以奉祭祀筐篚之實婦職所供也諸侯之祭親割牲卿大

夫皆然女當承事筐篚而无實无實則無以祭謂不能奉祭祀也

胡云觀本義約婚不終句則承筐刲羊是

上二句舉及詞下句方什之時說又象俱作下賢着

就嫁娶時
言傳以為
女歸之無
終故以承
儀制
夫如承祭
祀說與本
義差異

蔡汝安

夫婦共承宗廟婦不能奉祭祀乃夫不能承祭祀也故割羊而无血亦無以祭也謂不可以承祭祀也婦不能奉祭祀則當離絕矣是夫婦之無終者也何所往而利哉註胡雲峯曰曰士曰女未成爲夫婦也先女而後士罪在女矣附蔡虛齋曰曰女承筐无實則是不成嫁矣士割羊无血則是不成娶矣故曰約婚而不終也○張葵東曰上爲女則三爲士一處說之極一處動之極夫婦之不正而不終者也必以承筐割羊言者蓋必廟見乃成夫婦一无實一无血則宗廟不享不能成夫婦矣故曰女而不曰婦曰士而不曰夫也○愚按承筐割羊蒙引作實象說看來只取祭祀意爲是且程傳有據蓋約婚有終而夫婦之禮成然後祭祀之儀舉故承筐而采蘋采蘩以奉祭祀女之事也割羊而實鼎實俎以奉祭祀

男之事也今約婚不終則兩夫其偶其何以承宗廟供祭祀乎在女則如承筐而无實在士則如割羊而无血也

○象曰上六无實承虛筐也

傳无實是空筐也空筐可以祭乎言不可以奉祭祀也附顧魯齋曰爻先女而後男象舍男而言女皆主歸妹而言也總論註丘建

安曰此卦六爻五以帝乙之賢居柔履謙而歸其妹故曰其君之

袂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初以陽明安分爲美三以柔邪上僭爲嫌

二又能不矜其才自遜其美何吉如之在九四爲二五正應之間

則言歸妹之愆期上陰柔處一卦之極則泛言夫婦之無終而不

言歸妹附周用齋曰士之仕也猶女之歸也故以六爻觀之五爲

好賢之君初則賢士之不得正位者也二則賢士之不遇明君者

也三枉已以求合為士之自賤四席珍以待聘為士之自貴上處時之窮其士之終身不遇者乎

三三離下震上

○豐亨主假之勿憂宜日中

傳豐之時人民之煩庶事物之殷盛治之豈易周為可憂慮宜如日中之盛明廣照無所不及然後無憂也註朱子曰盛得極常須謹保守得日中時候方得不然便偃仆傾壞了○胡雙湖曰豐下離上震正日未出東之天其光亨之勢未已何憂之有豈非以柔中之主履豐亨之會故不能無憂重煩聖人致戒勉耳然不勉以日進但勉以日中毋亦康節始處其盛之意歟附林次崖曰天道日中則晏宜日中者貴中而不曼也世道盛極則當衰人君兢兢

業業守常而不至於過盛如日之常中也日無常中之理聖人特借此以言治道耳○姚鳳梧曰日中守中之謂也制節謹度而以敬天勤民為心持盈守成而以保極法祖為念兢兢業業雖當既盛之後猶其所以致盛之初不以盛極而侈大常如日之中而不過焉此保豐之術也○唐蘭谿曰古人當於變之日而初時幾之歌慶太和之世而憂艱大之任日中之治益如此

○彖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

傳豐者盛大之義離明而震動明動相資而成盛大也註朱子曰以明心應事物非明則動無所之非動則明無所用

○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

註朱子曰王者至此極大底時節所尚者皆大事凡物盛極去不

得必衰入君於此時當如捧盤水戰兢自持方無傾側滿溢之患
附蔡虛齋曰王者際此豐亨之日生聚日煇貢賦日廣凡所以供
耳目之需者率大其規模所以聳朝野之觀者率大其鋪張以文
物則益以輝煌以制度則益以宏麗所謂不期侈而自侈者故曰
尚大也尚大非是王者要尚大王者至此時則志欲日廣其勢自
是尚大耳如漢武席支景富庶之後狹小漢家制度旋至海內之
虛耗是也○日惟其中方能徧照天下若過盛則如日之晏而天
下之物有遺於所照之外者多矣曰宜照天下言此心常在天下
不敢自有其盈成也○蘇紫溪曰當尚大之時慮多忽於目前而
禍常伏於微渺也必其思患預防圖回周悉慮及於四海九州之
遠明燭乎一日二日之幾如日之中以常照乎天下也○周用齋

曰君之在上如天之有日也日惟中而後可以無遺照君守中而
後可以無隱憂彼狃於盛大而置天下於度外者其亦不知照天
下之道乎○愚按尚大大字與前大也大字相應言豐者大也王
者值此豐大之時凡百事為自然都在大底一邊無有一些猥瑣
狹小氣象就如大人家幹事禮際宴飲其來頭皆大也這時便如
那日之正中時節便箴箇可憂底意思然徒憂亦何益但當以尚
大為戒以過中為防常常保着這箇豐亨如日之常中而照天下
可也

○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况於人乎况於鬼
神乎

傳日中盛極則當昃月既盈滿則有虧缺天地之盈虛尚與時

二句說近
皆開說盈
虛當盈
則必清志

消息况人與鬼神乎盈虛謂盛衰消息謂進退天地之運亦隨時
進退也鬼神謂造化之迹於萬物盛衰可見其消息也於豐盛之
時而為此戒欲其守中不至過盛處豐之道豈易也哉註朱子曰
天地是舉其大體而言鬼神是舉其中運動變化者通上徹下而
言如雨風露雷草木之類皆是○這便是康節所謂醅酏離披時
候如何不憂危謹畏宣政間有以奢侈為言者小人都云當豐亨
豫大之時須是恁地侈泰方得所以一向放肆如何得不亂物事
到盛時必衰雖鬼神有不能違也附蔡虛齋曰兩箇日中不同上
言日中者當如日之中而不可過此言所以宜日中而不至過盛
處蓋以日中為盛日中則易為盛極則衰也○方其時之息也則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盈矣及其時之消也萬類歸根群動俱寂

天地虛矣時之所在天地不能違也時者氣數也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刑斷也致刑言必致之刑不姑息也

傳雷電皆至明震並行也二體相合故云皆至明動相資成豐之

象離明也照察之象震動也威斷之象折獄者必照其情實惟明

克允致刑者以威於奸惡惟斷乃成故君子觀雷電明動之象以

折獄致刑也註朱子曰噬嗑明在上是明得事理先立這法在此

未有犯底人留待異時之用故云明罰勅法豐威在上明在下是

用這法時須是明見下情曲折方得不然威動於上必有過錯故

云折獄致刑○張中溪曰威至而明不至則片言何以折獄明至

而威不至則姑息何以致刑必明威皆至而後可以成豐亨之功

附徐魯庵曰獄者兩造具備混為一途非明無以照之故取電之

噬嗑以立
法者言故
曰先王豐
以明於者
言於下君
子

明以折獄而剖決其曲直之情及其獄之既打而罪有所歸則又取雷之威以致其刑而不務為姑息之計則天下無遁情無遺奸而豐孽不萌於其間矣亦保豐之道也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

傳明動相資致豐之道初明之初四動之初宜相須以成其用故雖旬而相應位則相應用則相資故初謂四為配主已所配也天下之相應者常非均敵如陰之應陽下之附上敵則安肯相從惟豐之初四其用則相資其應則相成故雖均是陽剛相從而無過咎也蓋非明則動無所之非動則明無所用相資而成用同舟則胡越一心共難則仇怨協力事勢使然也往而相從則能成其豐故云有尚注朱子曰徒行不明則行無所向真行而已徒明不行

則明無所用空明而已附蔡虛齋曰當豐之時明動相資如當漢之盛也丙吉以寬治民魏相以嚴總職當唐之興也有房玄齡之善謀杜如晦之善斷之類○孫質庵曰初四皆陽而為應才與德相等埒若其配然者夫既為配主則勢分適均兩不相下宜有嫌隙而無成功矣然當豐之時明以動而益章動以明而不妄夫何咎且明作可以有為震動可以底績寧不有尚哉

○象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

傳與人同而力均者在乎降已以相求協力以從事若懷先已之私有加上之意則患當至矣故曰過旬災也註丘建安曰兩剛相遇勢已均等不可復過矣過則偏勝之患生是有災也初爻位皆陽德盛於四倘或過旬能無災乎○胡雲峰曰旬則配而與之均

過旬則勝而出其上處豐之下而有欲上入之心可乎附蔡虛齋曰過旬災如藺相如所謂兩虎共鬪勢不俱生是也○蔡晉江曰雖旬无咎者一德咸有而成治也過旬災者兩賢相厄而成黨也彼以圖天下之公此以營一己之私也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

傳明動相資乃能成豐二至明之才以所應不足與而不能成其豐喪其明功無明功則為昏暗故云見斗斗以昏見者也言見斗則是明喪而暗矣二雖至明中正之才所遇乃柔暗不正之君既不能下求於己若往求之則反得疑猜忌疾然則如之何而可夫君子之事上也不得其心則盡其至誠以感發其志意而已苟誠意能動則雖昏蒙可開也雖柔弱可輔也雖不正可正也註胡雲

峯曰凡言往者多自下而進上初之往上而從四也二之往上而從五也附徐魯菴曰二以至明之德事柔暗之君明為所蔽不能自達故在此象占者若往從之不度其時勢之不可而直欲以忠言極諫開其蔽惑則昏暗之主必生疑疾亦何益於事哉惟誠信為格君之本而二虛中又有其象故當積其誠意以感發之舍外而格其心因明以通其蔽則彼之昏蒙可開而吾道行矣故吉

○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傳有孚發若謂以己之孚信感發上之心志也附孫質菴曰君心之蔽雖未易以口舌爭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故以誠信而感發之必有潛回默喻者此格君以心善事君者也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沫折其右肱无咎

一說臣所
賴以行道
者君猶人
所賴以作
事者右肱

傳豐其沛更甚於部也三明明體而反暗於四者所應陰暗故也沫
曰五之微小無名數者見沫暗之甚也右肱人之所用乃折矣其無
能為可知賢智之才遇明君則能有為於天下上無可賴之主則
不能有為如人之折其右肱也註胡雪峯曰蔽愈大則見愈小沛
之蔽甚於部故沫之見甚於斗三剛正又居明之極可以有為上
幽暗不足以有為故有折右肱之象然非三之外咎也附伊繼山曰
三以極明之德而應上六暗甚之陰明為君蔽不能自達猶大其
旆而日中至明反見沫也夫然則三之剛明雖是有為亦終於廢
棄而不見用矣不又猶折其右肱者乎然非三無能用之具也君
棄之且於三何尤○姜鳳阿曰三陽剛才本可用以應上震動之
極動極而凶上固致三右肱之折可用者不可用矣○愚按右肱

人之所作用者於人為最切蓋君子才德之可用猶右肱之可用也

○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附蔡虛谷曰不可大事謂不能有為以濟大事非謂可小事也○

李九我曰事君以保豐亨之治事之大也曰終不可用者惜之之辭

○九四豐其沛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

傳四雖陽剛為動之主又得大臣之位然以不中正遇陰暗柔弱

之主故為豐其沛日中見斗當盛明之時反昏暗也初四皆陽而

居初是其德同又居相應之地故為夷主居大臣之位而得在下

之賢同德相輔其助豈小哉故吉也註胡雙湖曰配者配合之義

彼來為我配也夷者等夷之義與我為等夷也皆陽故皆曰主○

鄭東谷曰初視四為配以下偶上也四視初為夷降上就下也○

丘建安曰六五暗主在上二應而四承之所蔽也故皆曰豐部
見斗處豐盛之時四以剛明之才上承暗主欲有所發則已亦居
陰明不足也故不若資人以同往初剛在下而離體至明之才上
與已應可以助已四若資之以輔五則昏蔽之主可開而豐盛之
治可保宜其吉也附林次崖曰此如典午南渡國家多艱元帝柔
弱不足有為謝安周覲之徒同心共濟亦足以維持其萬一也○
蘇紫溪曰上無明君雖不能濟大事而下有同德亦可相與維持
者初居明體四居動體此其同德相資乃四之夷主也四惟與之
遇焉則明因動而有所資動因明而有所用豐亨之治可以常保
矣故吉

○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王吉行也

童指得勝
初皆五
之才皆五
所當來者
也本義泛
言傳專指
六二說
附姚鳳梧曰位不當只說所近暗主處非其位也日中見斗者明
為所蔽幽暗而不達也遇其夷王則同心戮力保扶至治吉行也

○六五久革有慶譽吉

傳五以陰柔之才為豐之主固不能成其豐大六二文明中正
美之才也為五者誠能致之在位而委任之可以致豐大之慶名

譽之美故吉也然六五無虛已下賢之義聖人設此義以為教耳

註丘建安曰六五陰暗在上處豐之時本無慶譽以在下有二四

剛明之臣可以輔已上若屈意下之資人之明以為明則不惟有

慶有譽而且得吉也○胡雲峯曰自二之五則曰往五暗主也往

則得疾自五致二則曰來二文明者也來之則有慶譽而吉附蔡

虛齋曰慶譽謂福慶集於吾身而且有譽天下也慶譽便是吉

○姚鳳梧曰六五暗君也然天下童明之身可以啓沃君心匡扶盛治者固多五雖不明而能屈己以用天下之明則明德之效歸於我而豐亨豫大之慶主聖臣賢之譽悉致之矣何吉如之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附徐魯菴曰五有來章之吉則能祈天命而奠邦家有福慶也不言譽者舉重以見輕也

○十六豐其屋蔀其家闕其戶闕其死人三歲不覲凶

聞靜也

○誦路純中曰居一卦之上而位極其高故曰豐其屋體陰柔之質而材疏今暗故曰蔀其家無剛明之才以用下而且窮大以去其居焉九三雖應於下彼肯為之應哉此所以闕其戶闕其死人而三歲不覲也○附蔡虛齋曰明極反暗是時其明而反失之也如漢

武帝何等剛明惟恃其明是以至於躬親祀竈力求神仙且至方士尚公主何暗如之向非賞罰嚴明又有輪臺之悔同歸於無人不覲之失矣○盧中庵曰古之人才力過人者張大其所為以夸耀而反以自蔽故視其國則國空虛若無人然於凡人情世態了不相聞故又無所見也皆就那豐其屋來而障蔽如此桀紂是也其凶可知○愚按上六質本陰柔居豐極則其勢易侈居動終則其志已驕明極而反暗者也是以好大喜功紛紛制作將以光大其先業也而反有以貽宗社之憂猶人之豐其屋者本欲飾其家而乃至於蔀其家者焉然使其有一隙之明猶可因明以開其蔽也彼則暗之甚而溺之深終身無復通明之時矣又猶窺其戶者囚其暗之甚也聞其無人雖至三歲之久不覲者然迷復之悔

不戢之灾其凶喜矣

○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闕其戶閭且無人自蔽也天際天之際也翔飛也

①六處豐大之極在上而自高若飛翔於天際謂其高大之甚也

②朱子曰天際翔也似說如暈斯飛樣言其屋高大到於天際却

只是自蔽障得闕附伊繼山曰言上六豐極動終懷滿假之心負

驕盈之氣如屋之高大直翔於天際也闕戶無人由其恃勢恃才

自驕以蔽其明自滿以昏其志故障蔽之深而一無所見也總論

③丘建安曰卦以豐名而爻象反多戒辭者雜卦曰豐多故是也

六五居盛之主其諸爻皆從五者也五以柔居君位而言來章

者乃來二四剛明之臣也四比五而二應五以五之暗也故二四

皆有豐蔀見斗之象二言有孚發若者發乎五也四言遇其夷主

者欲得初以共輔乎五也初去五最遠不能自致則遇四之配主

而同往焉此四所以吉也獨九三不知從五而遠應上六故有折

肱之患一處豐盛之極障蔽之甚亦卒至自鄙其家而闕其無人

也豐其可恃乎哉

三三艮下

○旅小亨旅貞吉

④吳氏曰旅非商賈之謂凡客於外者皆是天子有天子之旅天

王出居於鄭是也諸侯有諸侯之旅公在楚是也大夫有大夫之

旅崔子之去他邦是也聖賢有聖賢之旅孔子之轍環孟子之歷

聘是也○張中溪曰凡人處旅本無大通之理羈旅而亨者雖大

亦小也所貴者守正則吉爾○胡雲峰曰在旅而亨亨之小者也

蔡云天子不言旅蓋王者以四海為家也

然事有大小道無不在大亨固利於貞慎不可以旅亨之小而失其貞也附孫質庵曰旅當親寡嫌墜易生似難以得亨者然卦之德體有處旅之道故其占得亨亨而曰小言非大通以旅故也然卽此卦材所具皆旅之正誠能守此正而不離則處已處人可保其亨而吉矣○蔡虛齋曰貞吉另說蓋旅中自有旅之正道如言忠信行篤敬仁於僮僕義於同侶禮以律身智以照物之類

○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

註得道曰一柔在外而處二剛之中是羈旅之人交於強有力者苟非善處卑則取辱高則招禍鮮不失矣惟於止知其所處非賢不主非善不與止而麗乎明也夫如是內不失已外不失人雖

上句屬處人
下句屬處已

外字作旅
者亦可

在旅亦可小亨得旅之正而吉也附虛中庵曰外是為旅於外在外邊陰柔得中而巽順於剛強之交處已之道得矣於寓止時因不失觀附麗於文明之主依人之道得矣此其為旅之正此其所以吉亨也○余四明曰柔謂六五外謂外卦非有取於羈旅之外也止而麗乎明言其內焉靜止而外又能審時度勢得明而麗之也就本身言非謂麗人之明也

○旅之時義大矣哉

附伊繼山曰旅之時所遇之人既非其情之所厚所處之地又非其身之所便驕亢不順者則失人而取傷委靡太過者則失已而取辱自非得中順剛內止外明者不能處也旅之難處如此此其時義之所以為大不可以為小事而忽之也處旅是義難處是大

旅
象
地

三
字
連
或
分
明
察
其
情
以
是
重
其
不
留
獄
言
折
獄
之
時
無
留
獄
罪
中
也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傳明不可恃故戒於慎獄者不得已而設民有罪而入豈可留滯

淹久也註朱子曰此只取火在山上之象不干旅事○張中溪曰

明則無遁情慎則無濫罰明慎既盡斷決隨之聖人取象於旅正

恐其留獄也附林次崖曰明慎仁也不留義也義而不仁則傷於

暴而濫及於無辜仁而不義又傷於懦而威阻於強梗仁義並用

治獄之道也○孫質庵曰主刑者民之司命故獄之未審必致其

明慎以處之輕重出入不敢少有慢易也既明且慎則其獄已當

由是附行之當罰即罰可宥即宥不得有所淹滯則奸宄不容

而善良有賴矣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

○傳六以陰柔在旅之時附於卑下是柔弱之人處旅困而在卑賤

所存汚下者也志卑之人既處旅困鄙猥瑣細無所不至乃其所

以改每取災咎也瑣瑣猥細之狀附恭虛齋曰以陰柔居下位

旅之志意汚下而規模局促者也如是則誰其予之故曰斯其所

取災明其瑣瑣之所致非自外來也○姜鳳阿曰旅下卦三爻皆

以凡旅者言初處最下其道途負販之旅乎

○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傳志意窮迫益自取災也註吳臨川曰柔而居下其志猥陋故曰窮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

○傳二有柔順中正之德柔順則衆與之中正則處不失當故能保

其所有童僕亦盡其忠信處旅之金帛者也

言旅所安也財貨旅

瑣
以
氣
象
言
富
貴
之
人
皆
有

所資也童僕旅所賴也得就次舍懷畜其資其資得童僕之貞良
旅之善也柔弱在下者童也強壯處外者僕也註王童溪曰旅即
次則其所舍也有其居懷其資則其所畜也有其用得童僕貞則
其所以奔走而服役也又有其人旅道何修而得此哉蓋以六居
二之為正故也

○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象示所重

附伊繼山曰旅以得人為重得童僕貞則身不勞而勢不孤所以
保其即次之安懷資之裕者蓋有賴矣故曰終无尤也

○九三以處其資喪其童僕貞厲其次喪童僕正其厲處

傳處旅之道以柔順謙下為先三剛而不中又居下體之上有自
高之象唯旅而過剛自高致困災之道也註潘氏曰居剛而用剛

平時猶不可况旅乎以此與下焚次喪僕固其宜也九三以剛居
下體之上則焚次上九以剛居上體之上則焚巢位愈高剛愈亢
則禍愈大附姚鳳梧曰九三行過高而性驕亢以之待人則不
遜以之禦下則寡恩非處旅之善道也故旅次而曰焚言失所安
也童僕而曰喪言失所賴也此雖心無私邪而正然失依寡助能
免危厲乎

○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附周用齋曰夫次者所以安其身者也旅而焚次則身失所庇亦
已傷矣况又喪其童僕乎然其喪也非獨其人之無良也以旅之
時而過剛不中則其所以與下者可知矣其義當喪也又誰咎哉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一快

頁字畢竟
互連上讀

傳四陽剛雖不居中而處柔在上體之下柔能下之象得旅
之宜也雖在旅為善然上無剛陽之與下惟陰柔之應故不能伸
其才行其志其心不快也云我者據四而言註胡雲峯曰旅以行
為義處而不行非旅之亨也雖勝三之焚次終不若二之行而即
次也得其資斧謂得資足以自利得斧足以自防也雖勝三之喪
童僕視二之懷其資得童僕者有間矣附蔡虛齋曰旅于處不如
即次之安即次之次是次舍也言已得所歸宿正所謂就館也旅
于處只是旅其所可旅之處耳資斧是資身之斧正旅中所宜有
者得斧只是有以自防又不如懷其資之裕矣蓋二柔順中
正四只用柔能下故其象不同如此○愚按旅于處是隨處皆安
意得其資斧是隨事有備意總見在旅中而可小安也雖是實象

然亦不必太泥或以此爻作羈旅之臣看亦通

○象曰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未得位起
下文非什
旅于處也

註張中九四雖在近君之地而處于羈旅之中此其所以未
得位也縱得其資斧之利而以剛居柔未得盡行其志故我心未
快也附孫質庵曰九四旅于處則雖有休息之地而非久居之所
故曰未得位惟其未得位是以雖得資斧而心未快也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譽命聲名也

傳五君位人君無旅旅則失位故不取君象註胡雲峯曰為旅者

不免計得喪故下卦曰得曰喪上卦曰得曰亡六五則所亡者少

而有所得者也附孫質庵曰五為文明之君雉之象占此者當有

文明之應或至他邦觀光上國若射雉然在羈旅以取功

一雉就言一矢
相加步也
射雉者

一天亡時
說

乎自小便涉
也
賢上看又
是一意

名不無資給之費然終由此以得譽命自
得之大益百倍於所失之小矣猶射雉亡矢而終有所得也人君
無旅故變例以占言之○蘇紫溪曰世之求賢者素絲祝之良馬
六之曰才於司徒升於樂正曰適館曰授殮其費皆在於上也豈
在於下哉道路之費之說似未是

○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

附胡一川曰上逮之上指君相舜微時玄德升聞是也○孫賓庵
曰言其身際文明而聲譽上達非止於閭里之榮也

○上九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

傳鳥飛騰處高者也上九剛不中而處最高又離體其亢可知故
取鳥象在旅之時謙降柔和乃可自保而過剛自高失其所宜安

矣巢鳥所安止焚其巢失其所安無所止也陽剛自處於至高始
快其意故先笑既而失安莫與故號咷輕易以喪其順德所以凶
也牛順物於易謂忽易以失其順也註齊節初曰離為科上

高有巢象而火又附焉故曰焚附陸婁東曰巢以極高取象言旅
人處於高亢之所如鳥之巢也而為離火所焚是以其始也自以

所處之高而笑其既也以無所處而號咷所以然者以喪其順德
故致此凶耳離為牛五之柔順當之上九剛而在上故失之苟以

順德自牧則慮以下人矣豈至高亢以招尤如此之甚哉上之喪
牛亦三之喪童僕也○周用齋曰旅最下則以瑣瑣取災最上則

以焚巢致凶益高亢卑鄙皆非處世之道也而况於處旅乎

○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旅之聞也

初九之象
又尚未

傳以旅在上而以尊高自處豈能保其居也象曰有焚巢之事方
以極剛自高為得志而笑不知喪其順德於旅易是終莫之聞謂
終不自聞知也使自覺知則不至於號咷矣附陳紫峯曰喪牛于
易者言其驕氣方盛失其至順之德而不自覺也總論註丘建安
曰親寡旅也人之窮者也故處旅之道以得中為善卑則取辱高
則召禍初處最下旅之卑者也故以瑣瑣而取災三在下之上上
在上之上旅之高者也故三焚次喪僕上焚巢喪牛也四處上之
下雖無太高太卑之失亦未得中故雖得資斧而心未快也惟二
五得二當位而五不當位故五不免射雉亡矢之患然則居旅道之善
者其惟六二乎

周易大全纂七卷終

